

唐文粹

古文碑



卷四十五  
之五十五

唐文粹卷第四十五

古文丁摠二十一首

鉉纂

言對者拜禹言 李翱

拜嶽言 陳黯

治家子言 陸龜蒙

齊處士言 袁皓

英雄之言 羅隱

言鑿 李華

齊誅阿大夫語 牛僧孺

設毛延壽自解語 程晏

對禹問 韓愈

濟為瀆問 李其

寒泉子對秦惠王 陸龜蒙

齊司寇對 程晏

真龍對 盛均

愚谿對 柳宗元

紀梁公對 楊夔

荅問諫者 陳黯

經旨文道元龜尚衡

禹誥 陳黯

補逸書 白居易

疑經 司空圖

正尸祭 皮日休

拜禹言

李翱

貞元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隴西李翱敬再拜禹之堂  
下自賓階升北面立弗敢歎弗敢祈退降復敬再拜哭  
而歸且歌曰惟天地之無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予弗  
及來者吾弗聞已而已而

拜嶽言

陳黯

黯自關東隨計來闕下經華嶽祠有巫導以祈謁迺徹  
蓋整衣馨爐瀝觴頌一拜而前賦默而退巫曰客是行也  
務名耶官耶胡為乎有祈禮而無祈詞神之聆響而答  
盍舒乃誠曰余其來拜自以出獄長群山猶人之有聖賢  
草木之有松蘭百川之有河山海鱗羽之有虬鸞屹屹崇  
崇干霄柱空載國祀典宜人敬宗拜之思盡乎余之敬  
詞之黯懼乎神之聰且神視果高而聽果深必福其善

而禍其淫余行合乎神也必照而臨如欺乎神也祈之  
乎何心巫兮余言無妄兮為妄言者之箴

治家子言

陸龜蒙

武王既伐殷懸紂首有泣於白旗之下者有司責之其  
人曰吾治家孫也數十年間耕易其鎔範矣今又將易  
之不知其所業故泣吾且始鑿田器歲東作必大售殷  
賦重粟未報者一怒不敢起吾父易之為兵器屬宮室  
臺榭侈其售益倍民凋力窮土木中輟吾易之以為兵  
器會諸侯伐殷師旅戰陣其售又倍前也今周用鉞斬  
獨夫四海將奉文理吾之業必壞吾亡無日矣武王聞  
之懼於是苞干戈觀農事治家子復祖之舊

齊處士言

袁皓

齊祖受宋禪大宴卿士顧謂丞相曰予不肖幸有天下

非百執事羽翼小子共拯宋人之溺也然予不敢易時而侮器使不逾載致黃金與土同價朝臣稱賀內外誼懽快喜相聲日走天下齊封父聞而慶曰宋人生矣而告鄉處士處士聞而泣曰捨虎逢狼改時而亡吾爲宋人幸未死果塗炭於齊矣新主之言豈成聖人之道耶君王知黃金貴於土不知百姓視土貴於黃金吾聞古者土地之封在於民阜而國殷土有林木民時而取土有鹹溲民時而煮土有黍黍民時盈庾金玉在山桑麻在原聖人不禁無私無官死者有土生者有田聖人樂而百姓同百姓憂而聖人然句絕秦傳亂國之疾百姓之苦莫痊漢壤既廣百姓饒矣土地之利百姓莫時而窺之金玉在山鹹溲在田取塊土者犯禁而死生無土而可以田歿無土而及乎泉生則稅蠹而郡蠶邑剋而

吏齧吾視宋人之萍久矣未見宋人有寸土者君王苟欲致民於生地不若薄民之賦貽民之利知百姓貴土於黃金則其民受福於齊矣封父敬而謝曰吾將聞執政者可乎處士曰否是欲急擊吾於禍矣惟父勿施吾將狂

英雄之言

羅隱

物之所以有韜晦者防乎盜也故人亦然夫盜亦人也寇履焉衣服焉其所以異者退讓之心貞廉之節不恒其性耳視玉帛而取者則曰牽於寒餓視家國而取者則曰救彼塗炭牽於寒餓者無得而言矣救彼塗炭者則宜以百姓心爲心而西劉則居宜如是楚籍則曰可取而代噫彼必無退讓之心貞廉之節蓋以視其靡曼驕崇然後生其謀耳爲英雄者猶若是况常人乎是

以峻宇逸游不為人之所窺者鮮矣

言鑿

李華

晉侯方畝秦既而有疾秦伯使醫和視之將行戒之曰鄰國相病大夫何以為行對曰臣不發藥石請以詞痊晉侯而國無害秦伯悅以卿禮遣之和至于晉晉君一銅鞮之宮憑豐肥倚柔容更衣被珠玉者百許人膳夫列鼎於庭而後延客客辭曰始受命於寡君以除君疾為役今大國反以色與食病臣非臣所及也中軍師對曰此寡君待先生之禮也不意為過敬惟所擇客曰臣嚮而馳千里形甚勞而氣不足所欲者酒一盛果一器牯鱠佐飯而已其餘不敢煩大國再拜受賜而諗之曰君聲流而陽濁而浮色寒而容壯與楚王相若亦可為也亦不可為也晉侯曰楚不何如而方寡人客曰臣嘗

聘楚楚境大而富山川林藪之盛踰淮而竟南海晉與齊秦不敵也晉侯曰寡人未嘗涉楚且置楚王願聞其國之說客曰君不念臣亦未究楚封疆之事直以所見言之楚也近郊去郢尚三百里引車登岡平視諸宮丹素燭天仰不見空如水漂浮半在其中滄波動搖低昂隨風藹藹南極山松不盡乍伏乍起參差高卑流雲重輕或滅或明道路縣縣縈山繞川車蓋如軒稍覺登原赤霄冒頂舉手摩夫向之高者乃在車下陰谿冥冥投石無聲狀其乳苑之內則連山黯以當戶容杳杳而業業若堅刃與慢塗呀將折而復合露封隙之嵌空聲小往而大谷聳崖峴以日曠呼朗反穿偃仆而雲罍鳥合反濱江臯衍百里芳草往往白沙日炙晶滌俞皎反綠野羊絲走舉蒼連籟輅梗梓橘柚之林密孕元氣寒暑

若一翳不流風幽不漏日後組飛走經息百態啾啾互  
號終昕竟晦墜英紛目如雪蔽路四望無人移足沒履  
黃鳥時鳴白鵬飛度臨險瞰江江隈為潭虞虞刃凌不  
動常有神怪龜魚涵沫露鱗出介纖草以颺風颺磯球  
波起崩濤逆流勢不得止精怖鬼怕毛骨洗初凌然攀  
木瞑眸猶懼跽泉頽麓踈冗繁源鼻歎支流澹澹鋤耕  
合注湯湯晝夜有聲當暑清涼透崖撲湍躍而後逝初  
疑可及忽似無際旋去眩迴胡骨湖鋪明泊鋪非允  
宕輓姑本石敵磨火發川上纜夷又亞傾沙委浪白煙  
微蒼通波滿望澹澹灑上父而生垠浙浙飛雨冥冥起  
雲沅湘春生蒼梧日晚聲與聽盡色隨望遠蘋荇荷華  
組繡一川愕羽族之多石紛合散於水間泛隨流而將  
下時逆浪而復還喧呼雷駭沉起雲翻兩不相傷貌豫

體閑緣涯疊觀照江成霞碧水連漪淺深見沙旁經闡  
闡溢浸攔檻上有嬪嬙絲音入雲侵杳眇而將絕隨墮  
風而復聞齊宋鄭衛之樂張於宮中撞金擊石草木競  
發堅城雉堞崇山峯墜鳥獸狂悖淮湖皆沸首飾戴千  
金一膳傾千家恥不相及者以粒計倉祿之衆半於平  
人秣馬之費倍於租入其餘竒麗之富奉養之侈率與  
是侔楚王甚泰而楚人甚病申叔請老而不與政言未  
畢晉侯舒氣而伸幹曰向先生言亦可為也何哉客曰  
此未足累楚故曰可為也若張而無厭則不可為也晉  
侯色生力起斥御者撤膳羞而請曰先生終說寡人病  
幸間矣客乘時而動之曰楚使令尹司馬理兵于北疆  
以臨樊邑樊邑大夫少者則請開關以戰老者則曰君  
務息人楚恃其富強因侈生欲未足畏也寡君乃發府

將媯而四境寡小君以四時之用為請寡君曰是出於人而歸於人無人則無是夫何愛焉申命上大夫布幣於人而謝之曰孤不德使爾父兄子弟不自保於楚師故罄以相勞秦人感君皆泣婦人處子亦請執報楚楚聞而夕卷師君臣震伏而受職於秦此先生不戰之術也晉侯洗然以楚事而照於晉遂輟謀秦由是大國脩好小國來朝戎狄皆附客果以詞痊晉故曰言鑿

齊誅阿大夫語

牛僧孺

齊威王問阿大夫曰汝孰愿吾左右哉曰近吾君者也王曰吾以阿民寄汝是則割吾憂於心者而謂給吾使於宮者為近耶夫宮中之近不過為吾折支矣吾體有所貴是亦有所賤豈以反貴於心乎故入宮之職非近也入心之職為近也順顧走指出入無方者藝之至也授印于外不必在宮者信之至也汝在吾所以信而此吾所以藝不愧冕衣裳哉今則戮汝使卿大夫識遠近之正於是群臣快賀而國大治君子曰正室之明莫盛乎午者左右陰不至也齊威安有不明乎

設毛延壽自解語

程晏

帝見王嬙美召壽責之曰君欺我之甚也延壽曰臣以為宮中美者可以亂人之國臣欲宮中之美者遷於胡庭是臣使亂國之物不遷於漢而移於胡也昔闕天獻美女於紂而免西伯齊以女樂於魯而孔子行秦遺女樂於戎而間由余是豈曰選其惡者遺之美者留之耶陛下以為美者是能亂陛下之德也臣欲去之將靜我而亂彼陛下不以為美者是不能亂我之德安能亂彼謀哉臣聞太上無亂其次去亂其次遷今國家不能無

亂陛下不能去亂臣爲陛下遷亂耳惡可以爲彼得乎  
帝不能省君子曰良盡工也孰誣其貨哉

對禹問

韓愈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  
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  
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堯舜之利民  
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  
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  
其人而不傳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  
爲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爲不知人堯以傳舜爲憂  
後世禹以傳子爲慮後世曰禹之慮民也則深矣傳之  
子而當不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  
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

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也天之生大聖也不數  
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  
諸子得大惡然後人授其亂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  
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不得而傳也與其傳不得  
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之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  
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  
子之心以爲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不  
得從而爲之辭

濟爲瀆問

李耳

北諸侯來朝過温温令送于温指問水名令曰濟也侯  
曰豈濟瀆耶令復曰然侯曰河吾望也其橫千里渾猛  
如漲無風或毀船殺人得清淇洹漳之水不加深別爲  
九河不不加狹彼所以爲瀆也今盡濟水之力載數石



之舟廣不能橫深不能浮而曰與河同靈等秩吾不識先王班祀之意也今日濟南去數十里過河矣寡介如此馳狂濁中未嘗波渝氣奪別河而潛積沙連嵬千里不壓不翳益壯其流帥汶而東終能發山輸海此其所以為瀆也今河負其強大自積石不捷趨海往來戎狄間脅涇渭澧漆汾洛伊沁之水以滋其暴決愁民生中土患勢逆曲多窮始歸海此皆濟水羞也執事豈以大為賢乎侯默然

寒泉子對秦惠上

陸龜蒙

寒泉子秦之處士見秦惠王曰客有自趙來以約從連橫事說大王者為誰惠王曰東周人蘇秦也寒泉子曰書十上王弗聽有之乎曰然其道如何王耶霸耶曰黜其霸以濟王乎曰然則何上書之煩而用之踈乎惠王

曰醜雞不能混雷霆嬰兒不能抗鳥獲者響與力懸絕故也蘇子誠辯矣安能以三寸舌謀山東諸侯使西面朝秦者乎寡人非不知不破一領甲不折一隻矢之為利也顧其猶捕風耳諸侯不可一非一朝也齊相晉文之伯也始若膠附終若冰拆豈止連雞不能俱上於樓而已哉寡人塞耳義弗聞也寒泉子曰不然夫齊荆三晉之人病於兵久矣方城之金十九為兵一為鑄鉞董澤之蒲十九為幹一為箕捲父子兄弟之血前後濺野草齊鳧為燕氛趙骨化魏土悽痛之聲入之金石出絃匏聞之者悄感酸胷泣不自禁一旦有人謂曰朝與秦連衡暮得帖帖安卧秦亦厭戰雖鼓牙頰未能吞諸侯秦休而強吾亦勇而奮矣設有辯口安能反覆乎大王不用秦詔一武士斷其頸無令車輪輾關下土使東諸

侯聞其言從散衛敗東向以背秦大王出則奪氣入則包羞及其殆也披土地以奉讎國獨不念秦仲之業艱難乎春秋祀事何面目以見宗廟寒泉子耕於鄙趙即封蘇季子為武安君六國果奉教秦閉關十五年

齊司寇對

程晏

齊境多寇司寇不理景公召司寇讓之反諍公曰請理君朝廷之寇也公曰君廢其識反責我欲亂其責也曰不然君不聞鼯鼠之牙乎食人與百類雖齧盡而不痛俗謂之其口鼠也魯國之牛聞食其角矣請以是諷焉牛之寢齧有蚊蚋撓其膚毛必知鼓耳搖尾以揮之及鼯鼠食之即不知痛也鼠之一牙豈不甚於蚊蚋乎乎以其口其雖貫心徹骨而不知也況其角乎公誠職臣以司寇請司朝廷之寇然後司封疆之寇也朝廷之

寇其鼯鼠乎食君之角矣又將貫骨與心也是患大而君不知也封疆之寇蚊蚋乎但撓君之膚毛耳君將鼓耳搖尾以揮之是患小而不知大也臣所以急其大而不知慢其小而得知也景公不喻竟坐司寇以不

真龍對

盛均

客有抽時賢待已之禮舉葉君愛龍意於座曰葉公好假而憚其真誠然乎均曰即飛出丹青者殊未真翔來庭宇者愈假矣何則夫靈濟於物無求於物求於人實龍徒也今聞葉公鱗畫其象則摹形趨之是欲滋乎養育宛蛇魚類耳真為在哉曰然則擾于夏闢于鄭者非耶曰妖而怪所以幽王書身子產不禮焉率假物矣彼其真龍者道能神化其流多派或蟠于天或巢于田或翼于人或為馬或為劍有侔於此靡徒不居其在天

也樞紐陰陽不蹉厥常其在田也瞻腴疆土庶彙蕃庶  
其在人也珠媚心瀾呀成智門其為馬也市體柔油徧  
崇九州其為劍也鬼淚淫淫秋江萬尋至如挾雲則十  
雨時濡銜照則三光遞舒是群龍也縣古今而不僵淫  
生人以無倦聖賢在上將利益於物天下無道必亢悔  
於時豈獨矯矯欄端露威於葉公而誇爪喙哉是謂妖  
怪假物也客皺眉而俯不復抽言

愚谿對

柳宗元

柳子名愚谿而居五日谿之神夜見夢曰子何辰子使  
予為愚耶有其實者名固從之今予固若是耶予聞蜀  
有水生毒霧厲氣中之者混沌嘔泄藏石走瀨連鱸糜  
解有魚焉劔牙鋒尾而獸蹄是食人必斷而躍之乃仰  
遊焉其其名曰惡谿如西海有水散渙而無力不能負木

投之則委靡墜沒及底而後止其名曰弱水秦有水嵒  
汨泥淖撓混沙礫視之分寸貽若睨壁澁深險易昧昧  
不覲乃合清渭以自彰穢跡故其名曰濁涇雍之西有  
水幽險若漆不知所出故其名曰黑水夫惡弱六極也  
濁黑賤名也彼得之而不辭窮萬世而不變者有實也  
今予甚清與美為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  
載方舟朝夕者濟焉子幸擇而君子而辱以無實之  
名以為愚卒不見德而肆其誣豈終不可革耶柳子對曰  
汝誠無其實然以吾之愚獨好汝汝惡得避是名耶且  
汝不見貪泉乎有飲而南者見交趾寶貨之多光溢於  
目惡以兩手左右攫而懷之豈泉之實耶過而往貪之  
猶以為名今汝獨招愚君焉以留而不去雖欲革其名  
不可得矣夫明王之時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近伏者

宜遠今汝之託也遠王都三千餘里仄僻迴隱蒸鬱之  
與曹螺蚌之與居惟觸罪擯辱愚陋黜伏者曰駸駸以  
遊汝闖闖以守汝汝欲爲智乎胡不呼今之聰明皎厲  
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者使一經於汝而惟我  
獨處汝旣不能得彼而見獲於我是則汝之實也當汝  
爲愚而猶以爲誣寧有說耶曰是則然以敢問子之愚  
何如而可以及我柳子曰汝欲窮我之愚說耶雖極汝  
之所往不足以申吾喙涸汝之流不足以濡吾翰姑示  
子其略吾茫洋乎無知冰雪之交衆裘我締溽暑之爍  
衆從之風而我從之火吾盪而趨不知去行之異乎九  
衢以敗吾車放而游不知呂梁之異乎安流以沒吾舟  
吾足蹈坎井頭抵木石衝行榛棘僵卧虺蜴而不知怵  
惕何喪何得進不盈退不爲抑荒涼昏默卒不知乞比

其大九者也願以是汙汝可乎於是谿神深思而歎曰  
嘻有餘矣其及我也因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舉手  
而辭一晦一明覺而莫知所之遂書其對

紀梁公對

楊夔

天后幽中宗之後有不下閭闈移六合之志故徐敬業  
唐之奇等於揚州起兵以興復唐室然皆不旋踵而敗  
遂引用酷吏開羅織之門以懾伏內外一日狄梁公獨  
對天后曰吾自用俊臣思止來朝臣知所懼否梁公曰  
朝廷小人不達天命或有異議然陛下以木有一實之  
蠹將翦樹而弃之乎錦有一黠之汙將全疋而燔之乎  
養隼者誠欲其鷙於鳥焉乎鷙於鸞皇乎鷙而無別不  
如不鷙矣天后默然

答問諫者

陳黯

或問古之士能直諫不君之君者其誰爲最曰有諫奏者齊人茅焦曰夏無龍逢耶殷無比千耶曰不以之無而功德相遠耳夫諫者不獨以言之忠而欲其氣雄不獨以名之彰而欲其事立四者克備是爲難矣昔嬴政吞噬群雄以取天下豪暴奢侈古初無先故非必爲而諫必拒當遷太后於雍有及泉之誓凡諫者二十七人矣天下忠赤之士莫不囚氣鎖詞是時焦能獨奮勇果不顧其威肉視虎狼冰顛鼎鑊諤諤造廷折其四失俾暴主悔非遷善而從其言由是骨肉之恩斷而再續君臣之義捨而再交諫諍之路塞而再啓皆由焦之功也噫忘軀徇忠亦諫者之職然死於二十七人之後不難乎其心哉進諫於二十七人之後不難乎其詞哉斯可謂言忠氣雄名彰事立備矣豈若龍逢諫桀比干諫紂徒自柔聲婉詞而又身不免事不立其足爲茅先生之徒歟問者喜而退矣

文道元龜

尚衡

天寶初適于平陽平陽太守稷山公則衡之從考舅雅好古道門尚詞客當今文人相與多矣嘗歎曰取士之道才其難乎或精文而薄於行或敦行而淺於文斯乃有失其道一至於此顧衡曰吾嘗語爾知言爾其言之衡私門以文場而進五世鄙雖不嗣忝籍餘休敢著元龜以叙其事

元龜曰文道之興也其當中古乎其無所始乎且天道五行以別緯地道五色以別方人道五常以別德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非五緯孰可以知天非五方孰可以辨地非五常孰可以化人文



不克肖宜復于堯舜之道歸于有德勿以吾傳之為世  
有之嗚呼不賢而毀其器俾後源私而罪吾也汝其念  
之

補逸書

白居易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葛伯荒怠敗禮  
廢祀湯專征諸侯肇但征之湯若曰格爾三事之人遠  
于有衆啓乃心正乃容明聽予言咨爾先格王有禮訓  
曰祿無常荷荷于仁福無常亨亨于敬惠乃道保厥邦  
覆乃德殄厥世惟葛伯反易天道怠弃邦本虐于民慢  
于神惟社稷宗廟罔克尊奉暨山川鬼神亦繁譴祀告  
曰罔犧牲以供俎羞予畀厥牛羊乃既于盜食曰罔黍稷  
稷以奉粢盛予佑厥稼穡乃困于仇餉令爾衆曰葛其  
其如予予聞曰為邦者祇奉明神撫綏蒸民二者堯備

尚克保厥家邦吁廢于祀神震怒肆于虐民離心頃繩  
契以降暨于百代神怒民叛而不顛擠者匪我攸聞小  
子覆以涼德欽奉天威肇征有葛咨爾有衆克濟厥功  
其有敵師徒戒車乘敬吾事者有明賞其有罔率職罔  
戮力不龔命者有常刑明賞不僭常刑無赦嗚呼朕告  
汝衆君子監于茲欽哉懋哉罰及乃躬不可悔

疑經

司空圖

經曰天王使來求金又曰求車也且天王之使私有求於  
魯耶不然傳聞之誤耳若諸侯之使來求金則謂求可  
矣若致天子之命徵於諸侯其可謂之求耶且率土之  
人與其貨殖皆一人之所有父之財守於其子則用不  
莫不恭命其可謂之求乎春秋之旨尊君卑臣豈聖人  
為魯不為周耶書云天王狩于河陽尚為晉侯諱召天

子豈可不為周諱其過哉縱天王制用失節多取於諸侯而欲垂誠即書於周史可矣若書於諸侯之史是悔恪其貨而侮王命也王祭亦不供矣必非聖人之文也必若王人責其稽命曷不書曰天王使其責貢金儻以取金為不文曷不曰天王使其來徵貢金亦譏在其中矣以是愚疑仲尼書天王使來句絕求金是使乎私自來而懲之也不然求與責文或相近傳寫之誤焉不爾何子夏之徒不能措一言哉捨此而譏訶皆小小者耳

正尸祭

皮日休

聖人知生不足事事之死死不足其思制之生象其死窮其思也尸象其生極其教也夫禮也者以守闕不以廢廢則亂故祀享立尸于廟王則迎有拜有醑尸有禱所以立象生之教也今視唐禮皇帝神降而拜象乎受

尸受福于神象乎 醑尸嗚呼唐有天下化平三百年其禮典赫然可以蟻 漢蠛魏豈不能守周孔禮制哉故曰不以加加則弊禮 無匪盥之文漢魏以來加之是也以加不以闕者周官 射人祭祀則贊射牲王親射也自漢魏已來惟以毛血為薦是也以闕不以廢古者屈到者艾屈建薦之謂乎非 禮梁氏祀以蔬食是也嗚呼讀漢魏及梁書代無其人 忍使其禮蔽怠廢闕相接至此耶豈天然之使俟吾唐之人補其逸典哉是宗廟祭尸不當廢也已

晉府

勅賜養德書院校正李里刊

唐文粹卷第四十五



唐文粹卷第四十六

古文成 卷二十四首

吳興姚

鉉 纂

讀

讀荀

韓愈

讀墨子

韓愈

讀鬼谷子

來鵠

讀司馬法

皮日休

辯

諱辯

韓愈

辯文

獨孤郁

辯謀

陳黯

辯害

羅隱

時辯

沈顏

三子言性辯

杜牧

象耕鳥耘辯

陸龜蒙

太華仙掌辯

王涯

廬江四辯

盧潘

解

進學解

韓愈

仲尼不歷躬解 盛均

文之章解

韋籌

獲麟解

韓愈

國之興亡解

李華

象刑解

沈顏

人旱解

盛均

工器解

程晏

歸解書彭陽公碑陰

朱閱

命解

李翔

叛解

李其

讀荀

韓愈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  
易王霸易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  
晚得楊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  
亦聖人之徒歟聖人之道不傳于世周之衰好事者各  
以其說干時君紛紛籍籍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  
然先師大儒猶在大于秦黃老于漢其存而醇者孟軻  
氏而已耳揚雄氏而已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  
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醇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  
而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  
著之離於道者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予欲削荀氏之

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  
也苟與雄大醇而小疵

讀墨子

韓愈

儒譏墨以尚同兼愛尚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  
也事其大夫之賢者春秋譏專臣不尚同哉孔子沒愛  
親仁以博施濟衆為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  
褒弟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不尚賢哉孔子不與祭如下  
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祭  
紂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真不相悅如是哉予以謂  
辯生於末學各務集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  
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

讀鬼谷子

來鵠

聖人神疲力盡以行道開禮展樂以告人欲天下不忘

乎溫良忠慤敬讓之心也後之明王又增以設學校立  
廟祀籩豆時修衣冕屨製其天下之書則牆表整整林  
軸麗麗斯可謂教導之備者也如是猶有不率其勸不  
由乎道者所以聖人憂其窳墮乃曰三年不為禮禮必  
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何訓之示之之至而訓之示之  
之難也鬼谷子者鬼谷先生之書也六國時所作其教  
人容動色理氣意之間以詭給激訐怵固呼哩離合揣  
測反覆檢滑之術悉備於章旨余讀之知六國之時得  
術是書者惟秦儀而已亦盜祿入國之祕經然自六經  
已降至於漸醜之後其中有數篇者乃今之粉兒乳子  
亦可與秦儀齒也至如押合飛箝翻合飛箝實時之常  
態是知漸醜之後不讀鬼谷之書者其行事皆得自然  
契也嗚呼聖人之道設禮樂詩書之多學校廟祀之

盛孜孜矻矻則何易壞易崩入人之心難耶鬼谷之書  
三卷而已代不家有則何自然符合奧妙契人心之易  
耶使天下用聖人之道學溫良忠慤敬讓之心得如自  
然符契鬼谷之書者則吾見聖人無恨矣抑余瞑目放  
已陶陶入太古風是不可得也昔蒼頡文字鬼為之哭  
不知鬼谷作是書鬼何為耶吾今不覺毛磔膽寒者是  
疑今之復有鬼谷新書而懷之者則吾不知其備

讀司馬法

皮日休

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以民命唐虞尚  
仁天下之民從而帝之不曰取天下以民心者乎漢魏  
尚權取赤子於利刃之下爭寸土於百戰之內由士為  
諸侯由諸侯為天子非兵不能威非戰不能服不曰取  
天下以民命者乎由是編之為術謂鞞也術愈精而殺

人愈多法益工而害物益甚嗚呼其亦不仁矣蚩蚩之類不敢惜死者上懼乎刑次貪乎賞民之於君猶子也何異父欲殺其子先給以威後啗以利哉孟子曰我善為陣我善為戰大罪人後之君有是者雖不得士吾以為猶士焉

諱辯

韓愈

愈與進士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微不言在言在不言微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為與兩丘與蒞與丘同音鳥草之名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而子不

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則子不得為人乎夫諱始於何時

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周曰克昌厥後又孔子不偏諱二名又曰某在斯微春

秋不譏不諱嫌名衛桓公名完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

魯參之父名哲曾子不諱昔曾子曰湯襲而弔又周之時

有駢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

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

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鷄不聞又

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

饑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為觸犯以誰為

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可為不可邪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邪作人得如周公

孔子亦可以止邪今世之事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邪

### 辯文

獨孤郁

或曰文所以指陳是非有以多為貴也其要在乎彩飾其字而慎其所為體也又曰文章乃一藝耳是皆不知上流之文而文之所由作也夫天文位乎上人文位乎中不可得而增損者自然之文也故伏羲作八卦以象天地窮極終始萬化無有差忒故易與天地準此聖人之文至也但合其德而三才之道盡後聖有作不能使支為五或七而九洎曲折者是其文之至也文字既生

治亂既形仲尼作春秋以繩萬世而褒貶在一字是亦文之至也乎然則易卦之一書春秋之一字豈所謂崇飾之道而尚多之意耶夫文者考言之具也可以革則不足以畢天地矣故聖人當值以將來無得以筆削果可以包舉其義雖一畫一字其可以矣病不然然而曰必以彩飾之能援引之富為作文之秘急是何言之末歟夫天豈有意於文彩耶而日月星辰不可踰地豈有意於文彩耶而山川丘陵不可如八卦春秋豈有意於文彩耶而極與天地侔其何故得以不可越自然也夫自然者不得不然之謂耶不得不然又何體之慎耶夫天地八卦春秋確止於此者也吾得定其所云其不至於此者惟吾何學焉吾安能以天下之心也是則其心卓然絕於俗者其文不求而至也無得子為教苟於聖達

之門無所入則雖劬勞憔悴於黼黻其何數哉是故在心曰志宣於口曰言垂於書曰文其實一也若聖與賢則其書文皆教化之至言也徒見其纖靡而無根者多給目文與藝嗚呼

辯謀

陳黯

覆載之中曾有心者有其謀然其謀則必為己而鮮為人故有孜孜汲汲力於謀者得之則逸身豐家不得則嫉時怨命噫此真澆風薄俗者之心也豈古聖賢之心乎夫古聖賢未始無謀而不求利於身也不求利於身而利自及也何以明之堯舜有大寶之位不傳於子而傳於他人是為天下之謀得其君也大禹疏鑿橫流過其門而不顧啼嬰是為天下之人謀出其溺也后稷勤耕播殖百穀是為天下之人謀粒其食也其謀信何

如哉古今語帝王者必首於堯舜論功德者無出於禹稷風馨億齡不復磨滅其利身又何如哉近世之謀則不然小者不過於謀衣食大者不過於謀祿位督之利天下者或未見謀嗚呼持是心而希其道侔於古人是猶欲越山海而捨梯航其進也無由矣雖今聖人在上賢人在位其謀靡為不然恐蚩蚩者日用而不知也故因文以辯之且欲賢不肖皆公其心苟賢不肖皆公其心則三古之風日可復矣

辯害

羅隱

虎豹之為害也則焚山不顧野人之菽粟蛟蜃之為害也則絕流不顧漁人之鈎網其所全者大所去者小也順天道而行者救天下者也盡規矩而進者全禮義者也權濟天下而君臣立上下正然後禮義在焉力不能

濟於用而君臣上下之不正雖抱空器奚所施設是以  
佐盟津之師焚山絕流者也扣馬而諫計菽粟而顧鈞  
網者也於戲

時辯

沈顏

論者以五帝不迨於三皇時變也三代不迨於五帝時  
變也五伯不迨於三代時變也孰曰時其在君乎在臣  
乎在民乎沈子曰在君不在臣在臣不在民在民不在  
君臣古若義若軒若陶若虞時在君也若殷武丁若周  
武王若齊桓公若晉文公時在臣也若夏之桀殷之辛  
周之赧秦之二世時在民也故時在君則為皇為帝時  
在臣則為王為霸時在民則為禽為虜為禍矣夫君德  
日勤時在於君君德不申時在於民愚故曰在君不在  
臣在臣不在民在民不在君臣吁唯明君而能知時之

所在乎

二子言性辯

杜牧

孟子言人性善荀子言人性惡楊子言人性善惡混曰  
喜曰哀曰懼曰惡曰欲曰愛曰怒夫七者情也情出於  
性也夫七情中愛怒二者生而自能是二者性之根惡  
之端也乳兒見乳必拏求不得即啼是愛與怒與兒俱  
生也夫豈知其五者焉既壯而五者隨而生焉或有或  
亡或厚或薄至於愛怒曾不須臾與乳兒相離而至於  
壯也君子之性愛怒淡然不出於道中人可以上下者  
有愛拘於禮有怒懼於法世有禮法其有踰者不敢恣  
其情世無禮法亦隨而熾焉至於小人雖有禮法而不  
能制愛則求之不得即怒怒則亂故曰愛怒者性之本  
惡之端與乳兒俱生相隨而至於壯也凡言情性之善

者多引舜禹言不善者多引丹朱商均夫舜禹二君子生人已來如二君子者凡有幾人不可引以為喻丹朱商均為堯舜子夫生於堯舜之世被其化皆為善人况生於其室親為父子蒸不能潤灼不能熱是其惡與堯舜之善等耳天止一日月耳言光明者豈可引以為喻人之品類可與上下者衆可與下之性愛怒居多愛怒者惡之端也苟言人之性惡比於二子苟得多矣

象耕鳥耘辯

陸龜蒙

世謂舜之在下也田于歷山象為之耕鳥為之耘聖德感召也如是余曰斯異術也何聖德與孔子叙書於舜曰濬哲文明聖德止於是而足矣何感召之云云乎然象耕鳥耘之說吾得於農家請試辯之吾觀耕者行端而徐起撥欲深獸之形魁者無出於象行必端履必深

法其端深故曰象耕耘者去莠舉手務疾而畏晚鳥之啄食務疾而畏奪法其疾畏故曰鳥耘試禹之績大成而後薦之於天其為端且深非得於象耕乎夫四凶恐害於政其為疾且畏非得於鳥耘乎不然則雷澤之漁河濱之陶一無感召何也豈聖德有時而不得耶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耳而好事者張以就其怪非聖人之意也吾病其書之異端歐之使合於道人其縱我乎雖不從吾亦不能變其說

太華仙掌辯

玉涯

西嶽太華華之首峯有五崖比壑破巖而列自下遠而望之偶為掌形舊俗土記之傳者皆曰昔河自積石出而西流既越龍門遂弭南馳者千數百里折波左旋將走東溟連山塞之壅不得去有巨靈於此力擘而剖其



中踞而北者為首陽絕而南者為太華河自此洩茫茫  
下馳故其掌跡猶存巨靈之跡也余聞而惑之乃往觀  
曰誕哉此說乎夫所謂神者非人也其動無聲其行無  
跡若形而無象若氣而無色拔山剖澤而不見其作鼓  
風奔水而不見其力視不可察名不能及故推而謂之  
神苟有聲可聞形可見非神之所為則皆人力之能及  
也烏有神之作力而有人跡乎且夫高天厚地聳山流  
川者神之所為也所言開山導河亦神也神之所以神  
者有作而無悖一成而不易烏有始塞而復達之始連  
而復絕之始不知終是不為神矣且此靈之運為何古  
乎在太初開闢之始乎為陶唐洪水懷山襄陵之際乎  
以為開闢之始也宜當胚渾之先天地未位萬象茫昧  
尚無定歸當止一河之壅抑而一靈之運借有其事

自為而著悠悠乎年代之眇沒其誰也克傳以為陶唐  
洪水之際乎則禹奠百川宜在禹貢乃曰導河積石至  
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皆禹功之所致以達  
于海豈天地大異之若此一而典記不以為文哉天設四  
瀆宜有以通不當始遏其流滯撓其和氣及其汨亂而  
後理也且山谷之作此形何則不有危陷相薄高深相  
敵乃有銳而出者為虎馱而背者為熊耳角而嚙者為  
牛首冠而峭者為鷄頭必以形之類形而必加說則鷄  
牛熊虎之象其亦有作乎余嘗覽張平子賦西京至巨  
靈高掌厥跡猶存之辭以為該聞精達常以是惑使不  
語怪神之旨何所述明暨觀其形而咨之果謬悠而無  
據也將假文神事以飾其辭歟為思而有闕歟因辯其  
由而述之以告山下

廬江四辯

廬潘

凡作事必法古名地者必求於古地而不古失其地矣  
秦一天下破國為郡名地者唯求於禹貢與山海經故  
始皇二十六年呂揚州之地為九江鄣韜郡會稽九江  
會稽出禹貢鄣出山海經按海內南經云三天子鄣山  
在閩西注云在歙縣東浙江出焉海內東經云廬江出  
三天子都入江彭澤注云即彭蠡也今彭澤縣西西  
是也經又曰一名天子鄣江南鄣由此名也廬山在彭  
蠡西涯因廬江以立名項羽封英布為九江王盡有揚  
州之地漢高改九江曰淮南即封布為淮南王十一年  
布誅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孝文八年長死徙封長子安  
為淮南王賜為廬江王勃為衡山王應劭曰廬江故廬  
子國也考尋載籍古無廬國之名是劭以廬江為廬戎

之地也按左氏傳廬戎亦曰廬在宣城西山中劭誤以  
中廬之廬為廬江之廬後人因迷而不悟按漢書諸侯  
王年表北界淮潁略廬衡為淮南顏注云廬衡二山名  
也衡即今霍山按東漢地理志建武十年省六安國以  
縣屬廬江郡郡十四城有舒潯陽襄安郡南有九江東  
合為大江大江之南與彭澤相接既得潯陽潯陽有廬  
山廬山因廬江而名古矣廬江之城包江南北而有之  
周景武廬山記云匡俗周威王時生而神靈居於山上  
世稱廬君則是俗因山為號不因俗為廬而名山為西  
域法者曰惠遠作廬山記不知所始乃曰匡俗出殷周  
之際結廬山上因名山曰廬其謬甚矣按豫章舊志俗  
父與番陽令吳芮佐漢定天下而亡漢封俗於潯陽武  
帝南巡封俗為明公是山不因俗而名愈明矣余故曰

事必法古名地者必求於古廬江自山海經所謂出三天子都者是也今山在彭蠡之上亡其所謂廬江者時移事古名與地改故也又按經云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東地理志云浙江出黟縣南率山東入海率則歙今浙江是也今率山在歙州南連延而西曰浙嶺浙水實出其陰又西走音彭澤凡三百里并水出山陽者皆西流匯于彭蠡廬江遠乎哉是必一水也又按今潯陽在江州大江之南古潯陽在大江之北名地為國者豈限江之南北哉求於古而已矣廬江之國自山海經而名者為是

### 右辯廬江

同食館不知名於何時咸謂自廬以往振廩同食因以為名按左氏桓十三年使楚屈瑕伐羅羅與廬戎兩軍

之杜注云廬亦為廬廬戎南蠻也文十六年經楚人秦人巴人滅庸注云庸今上庸也今房州上庸也傳云楚人出師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注云廬今襄陽中廬縣也振發廩食也同食上下無異饌也次于勾澁勾澁楚西境也使廬戡梨侵庸戡梨廬大夫也又按漢書地理志當陽之中廬在襄陽縣南今猶有次廬村顏注云隋室諱忠故改為次又按楚莊王時都郢即今之江陵由郢而伐西北密邇之庸安有發東北數千里之廩上下同食哉此非廬江之廬明矣噫夫命名者不祥國地之本末俾後世地因名而生惑余今以廬江所治故六地也六與蓼皆滅於楚以滅而滅孫辰歎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六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足以為後代鑑因更是館名曰建德

右改同食館名

漢書淮南王殺開章葬之肥陵肥陵肥水之上也在壽春應劭云夏水出父城東南至此與肥合故曰合肥今按肥水出雞鳴山北流二十里所分而為二其一東南流經合肥縣南又東南入巢湖其一西北流二百里出壽春西投于淮二水皆曰肥余按爾雅歸異出同流肥言所出同而所歸異也是山也高不過百尋所出唯一水分流而已其源實同而所流實異也故皆曰肥今二川圖記皆不見夏水與父城惡賭其謂夏與肥合者平合於一源分而為肥合亦同也故曰合肥而云夏與肥合者亦應氏之失也

右辯合肥

按圖記令治父山在廬江東北即左氏所謂莫夜也

荒谷群帥囚于冶父茲山是也余按杜注及地理志荆州記皆云冶父城在荆州荒谷西北小城即冶父城莫敖縊于荒谷群帥囚于冶父是也廬非廬戎之地同食異振廩之所安得復有冶父哉後人妄加之明矣矧囚於城豈囚於山乎余按今冶父山實有鐵冶乃作教告縣更名曰冶山不疑

右辯治父山

進學解

韓愈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去祛去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去爬去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能明行患不能

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于  
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  
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  
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矻矻以  
窮年先生之於業可謂勤矣舐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  
子予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  
百川而東之廻狂瀾於既倒先生之于儒可謂有勞矣  
沉浸釀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蒲家上規姚姒渾  
渾無涯周誥殷盤信屈求勿輦牛膠牙春秋謹嚴左氏  
浮誇易竒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  
如同工異曲先生之于德可謂閑其中而肆其外矣少  
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為人  
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誠可

音捷疾也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

見治平命與仇謀其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登而妻

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先生

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音細木為桷榑櫨侏儒椳鳴

也音關店反玷反揆反先列各得其施以成室屋者匠氏之功

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

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

妍卓犖為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

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寓玉大

論以興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與足

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令先生學

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平其中文雖竒而不

濟於用行雖脩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平廩

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役役窺陳篇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賤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負之崇庫暗忘已量之所稱去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楹而訾醫師之不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稀苓也

仲尼不歷聘解

盛均

學者多稱仲尼歷聘不遇吾謂仲尼觀禮行道不歷聘不遇吾謂仲尼觀禮也夫二國交驩曰聘以臣使於君亦曰聘男輸財於女國一駕帛於土皆曰聘故無財與無君國之命不曰聘也當德蝕衰周道徂七國蓋仲尼傷禮樂不起是以學韶於齊求師於周將欲鑄義以鏡國張仁以羅俗使明筭左宗資也且去魯適衛蓋辭在於

仕矣自宋之鄭殆非匹一矣絕糧於陳蔡亦無財矣官至司寇果不為士安謂唯哉吾聞夫子觀夏道則之祀觀殷道則之宋較是而言雖他國可知也安謂歷聘哉

文之章解

章籌

垂日月所以為天也光盛而形物于地備禮樂所以成人也言成而著訓于節非是而光者燭龍燿火亦光矣非是而言者狂童詖子亦言矣故定曰天文曰人文自文而之于地之于簡者章也然而文在帝則簡在史是以堯文思章于典舜文明亦章于典文王性堯舜之文也文治于西伯章于詩易仲尼性堯舜文王之文而弗帝弗伯也盛章于禮樂經記回性仲尼之文也文不及章偃商學仲尼文而之于人也故樂章武城民而經章魏國君伋性其祖者也公孫南以學而章于中庸軻性

汲者也勤其道而章于七篇由偃至軻無有禮樂者乎  
是畢由人文而章者也未見不由而章者也人視影於  
地者仰而見燭火而不見日月必曰非天文之章也視  
辭章於簡者久而見狂濫而不見禮樂則不曰非人之  
文章也浸有不自文而章國知易曰觀乎人文以化  
成天下使章不自人文也下孰觀而孰化

獲麟解

韓愈

麟之為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  
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物不畜於  
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  
麋鹿之狀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角者吾知其  
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  
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不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

宜雖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聖人者  
必知麟麟之果不為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  
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

國之興亡解

李華

為國者同於理身身或不和則藥石之針灸之若夫扶  
疾而不攻疾病則斃扶之者死也齊隋之亡也以貞於  
終始為惑苟而無恥為明慢於事職為高賢見義不為  
為長者繩違用法則附強而瀆弱也議於得失則異寡  
而同眾也尚學希古謂之誕趣便中時謂之工觀其燥  
溼而輕重之候其成敗而褒貶之肉食之尊以滋味糊  
口忍危亡而僥祿利自是而下則曰上司猶如之我於  
國何有設能憤發則逆為備豫動開東闌氣沮志衰志  
亦從化倖於生者炎炎而四合死於正者求援而無繼

麒麟悲鳴鳳鳥垂翅鷓鼓害翼犬呀毒啄則蛇鴆虎狼之徒其可向耶嗟乎心腹支體一也為病者萬焉雖有岐緩而不請岐緩視之而不救噫齊隋不亡得哉反是而理則王道易易也

象刑解

沈顏

舜禹之代象刑而人不敬犯言象刑者以赭以墨染其衣冠異其服色凡為三等及秦法苛虐方用肉刑鋸鑿箠扑楚毒畢至而人犯愈多俗益不治其故何也非徒上古淳朴人易為化亦由聖智玄遠深得其理故也夫法過峻則犯者多犯者多則刑者衆刑者衆則民無恥民無恥則雖曰劓之刖之笞之扑之而不為畏也何以知其然耶夫九人冠而一人髻則髻者慕而冠者勝九人髻而一人冠則冠者慕而髻者勝民不知冠之髻之

為勝但見衆而為慕矣今免者多而刑者少人尚慕其多矣及刑者多而免者少焉以少為勝乎故曰法過峻則犯者多犯者多則刑者衆刑者衆則民無恥民無恥則雖曰劓之刖之笞之扑之而不為畏也凡民之心知恣其所為而不知戒其所失今辱而笞之不足以為法也何者蓋笞絕則罪釋痛止則恥滅恥滅則復為其非矣故不足以為法也虞舜染其衣冠異其服色是罪終身不釋恥畢世不滅豈特已以為恥也人之見之者皆以為恥也皆以為戒也愚故曰非徒上古淳朴人易其化亦由聖智玄邈深得其理故也

人旱解

盛均

涸難歲越垠曠旱塞諸陽遷市不雨祈山川庶神又不雨觴土龍舞巫覡愈不雨或言邦有術人能捕退龍而



譟之昔歲嘗然農利其澤及召術人至而旱色如故太守怒亟命擒之術人遁去矣其遺囊有書一幅目曰人旱旱有三曰天旱國旱人旱曷為天旱蹇陽肆凶下土祗慎雖六七歲黎人不飢曷為國旱君道熾災德涸仁枯貪風暴氣蒸為時癘曷為人旱邦燬其政吏賊其行千里人心燥不為陰夫天旱求諸仁仁洽而時豐國旱求諸德德潤而澤流人旱求諸政政清而俗阜今貨遊於上刑贖于下百姓焦愁結成恨暑所謂人旱者也邦守不清其政而逮龍貨雨是猶乘攢適海豢羊望冀於何可異乎太守得書增怒是歲自正月不雨至于五月明年殍死者數千人而太守亦以財禍

工器解

程晏

匠刀者不必自用割匠弓者不必自用射善為器而已善割者不必善匠刀善射者不必善匠弓善用人之器而已庖丁豈自鍛而後操之耶由基豈自斷而後射之耶然則匠刀者不嫉庖丁之解匠弓者不嫉由基之中業已之為器而懼刃之不利弦之不勁也我器既利既勁稱彼之用是器得其所又何嫉哉蕭張為漢之器既利既勁矣不嫉漢祖之能刃我而解羽弦我而中羽天下是業已之為器也反是者所謂已匠刀不欲人之善割已匠弓不欲人之善射然則器安適乎范曾之器也既利既勁矣鴻門之言不用羽非善割善射者終不能用其器也是器豈嫉人也哉痛器之失其所也是言也不足為儒者道用警乎貪民嫉上之臣也

歸解書彭陽公碑陰

朱閱

古者以死為歸也然則豈死者皆得歸哉故有兇肆之

徒壓溺而斃貪暴之輩刑戮以亡謂之不得其死不得其死是不得所歸也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其身不辱其親是得所歸矣所歸者猶有數品焉有跛蹇而歸者有困窮而歸者有憂鞠而歸者有暇豫而歸者有榮顯而歸者有欣喜而歸者佞媚於生前而得其死者跋蹇而歸也愚鄙於生前而得其死者困窮而歸也彊暴於生前而得其死者憂鞠而歸也三者皆第其歸路也正直於生前得其死者暇豫而歸也敏達於生前得其死者榮顯而歸也仁惠於生前得其死者欣喜而歸也三者皆坦其歸路也嗚呼公昔有遺德於其生前矣而今之歸也豈有跋蹇困窮憂鞠之苦而無暇豫榮顯欣喜之逸哉公歸之道光矣予感公之知獨來予作歸解或曰子不識彭陽公而云知豈誣也哉曰公尹

洛禮陳商為鄆薦蔡京莅京辟李商隱予偶不識公耳公之知予如春潦之奔壑夏雲之得龍秋孤之發矢冬鑪之納火勢豈後於三子哉是則公亦知予者也何必識然後知乃曰之知也在道之相望爾昔殷湯與周公不相識孔子與周公不相識孟軻與孔子不相識揚雄與孟軻不相識韓愈與揚雄不相識果不相知哉伊尹與夏桀相識比干與殷紂相識果相知哉今天下大國之侯小國之伯予常識之矣目且相視言亦相交豈得為余知也哉予感歎碑下歸解於是書之

命解

李翱

或曰貴與富在我而已以智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何命之為或曰不然求之有不得而不求有得之者皆命也人事何為二子出或問曰二者之言其孰是也對

曰是皆陷人於不善之言也以智而求之者盜耕人之田者也皆以為命者弗耕而望收者也吾無取焉爾循其方由其道雖祿之千乘之富舉而立諸卿大夫之上受而不辭非曰貪也私於己者寡而利於天下者多故不辭也何命之有焉如取之不循其道雖一飲之細也猶不可受况富貴之大耶非廉也利於人者鮮而賊於道者多故弗為也何智之有焉然則君子之術其亦可知也

叛解

李甘

或曰申恒何讎而叛解曰盜賊富豪讎乎且恣其財而強索之若寃其主也申習盜恒習賊差乎解曰害財曰盜以盜害人曰賊天下有士家之有紵粟也天下有相家之有子弟也申憑華縣非盜歟恒驚宰相非賊歟或

曰有盜一金費十金而可捕為之乎有賊一夫殺十夫而可磔行之乎今三年兵之非十金而捕如費何萬人死之非十夫而磔如殺何解曰以金為輕而不捕則窮人家謀盜矣富人家遇盜矣以一夫為寡而不磔則壯夫人人為賊矣懦夫人人被賊矣是故盡天下之盜者三年為蚤也勝天下之賊者萬人為少也或曰吾聞寡夫重閉盍鍵乎解曰天雨垣敗盜賊乘之門之閉耶曰以彼習叛之巧也贖而吏之何如解曰盜賊欲巧吏不欲擾如贖倡而為妻也為倡且淫為妻且禁乎

唐文粹卷第四十七 古文已摛二十六首

說

天說

柳宗元

朝日說

柳宗元

吳興姚

鉉纂

稽說

柳宗元

師說

韓愈

儉不至說

來鵠

水樂說

元結

訂司樂氏附

元結

捕蛇說

柳宗元

貓虎說

來鵠

說鵲

柳宗元

說天雞

羅隱

田說

羅衮

竄利說

李甘

原晉亂

楊夔

吳相客說

表皓

雜說五首

陸龜蒙

雜說四首

韓愈

祀黃熊評

程晏

漢史贊桑弘羊評

張或

天說

柳宗元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為子言天之說今夫  
人有疾痛倦辱飢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曷佑  
民者歿又仰而呼天曰何為使至此極疾也若是者舉  
不能知天夫果菰飲食既壞蟲生之人之血氣敗逆壅  
底為癰瘍疣贅瘻痔亦蟲生之木朽而蠹中草腐而螢  
飛是豈不以壞而後出耶物壞蟲由之生元氣陰陽之  
壞人由之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齧之攻穴之蟲之禍  
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繁而息之者  
物之讎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亦滋甚墾原田伐山林  
鑿泉以井飲窆墓以送死而又穴為偃波築為牆垣城  
郭臺榭觀游疏為川溝洫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鎔  
陶甄琢磨悴然使天地萬物不得其情倖倖衝衝攻殘  
敗撓而未嘗息其為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為

乎吾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  
是則有功于天地者也繁而息之者天地之讎也今夫  
人之舉不能知天故為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  
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  
吾言為如何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為是耶則信辯且美  
矣吾能終其說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  
之地混然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  
是雖大無異果菰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  
是物也其能有報乎繁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  
果菰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惡能賞功而  
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矣呼  
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亦大謬矣子而信子之仁義以  
遊其内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菰癰痔草木耶

朝日說

柳宗元

柳子為御史主祀事將朝日其寮問曰古之名曰朝日而已今而曰祀朝日何也余曰古之說者則朝拜之云也今而加祀焉則朝旦之云也今之所云非也問者曰以夕而偶諸朝或者今之是乎余曰夕之名則朝拜之偶也古者且見曰朝暮見曰夕故詩云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左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禮記曰日入而夕又曰朝不廢朝暮不廢夕晉侯將殺豎襄叔向夕楚子之留乾溪右尹子革夕齊之亂子我夕趙文子斲其椽張老夕智襄子為室美士茁夕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郎向墮闈拜謂之夕即亦出是名也故曰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又曰春朝朝日秋夕夕月若是之類足矣又加祀焉蓋不學者為之也寮曰欲子之書其說吾將施于世

可乎余從之

禘說

柳宗元

柳子為御史主祀事將禘進有司以問禘之說則曰合百神於南郊以為歲報者也先有事則質于戶部戶部之辭曰旱于某水于某蟲蝗于某癘疫于某則出其方守之神不及以祭余嘗學禮蓋思而得之則曰順成之方其禘乃通若是古矣繼而歎曰神之貌乎吾不可得而見也祭之饗乎吾不可得而知也是其誕漫恇恍冥冥焉不可執取者夫聖人之為心必有道而已矣非于神也蓋于人也以其誕漫恇恍冥冥焉不可執取而猶誅削若此況其貌言動作之塊然者乎是設乎彼而戒乎此者也其旨大矣或曰若子之言則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未有黜其吏者而神黜焉而曰蓋于人者何

也余曰若子之云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豈人為之耶故其黜在神暴乎眊乎吝貪乎罷弱乎非神為之也故其罰在人今夫在入之道則吾不知也不明斯之道而存乎古之數其名則存而教之實則隱以為非聖人之意故歎而云也曰然則致雨反風蝗不為災虎負子而趨是非人之為則何以余曰子欲知其以乎所謂偶然者信矣必若人之為則十年九潦八年七旱者獨何如人哉其黜之也苟明乎教之道雖去古之數可矣反是則誕漫之說勝名實之事喪亦足悲乎

師說

韓愈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則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

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豈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咨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去聖人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者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

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蓋弘  
師襄老聃郊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  
我師是故弟子未必不如師師未必賢於弟子聞道有  
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  
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請學於予嘉其能行古道  
作師說以詒之

儉不至說

來鵠

翦腐帛而火焚者人聞之必遞相驚曰家之何處燒衣  
耶委餘食而在地者人見之必遞相駭曰家之何處弃  
食耶燒衣易驚弃食易駭以其衣可貴而食可厚不忍  
焚之弃之也然而不知家有無用之人廐有無力之馬  
無用之人服其衣與其焚也何遠無力之馬食其粟與  
其弃也何異以是焚之以是弃之未嘗少有驚駭者公

孫弘為漢相蓋布被是驚家之焚衣也而不能驚漢武  
國恃奢服晏子為齊相豚肩不掩豆是駭家之弃食也  
而不能駭景公之殿馬千駟

水樂說

元結

元子於山中充所耽愛者有水樂水樂是南磴之懸水  
淙淙然聞之多矣於耳充便不至南磴即懸庭前之水  
取敲曲竇缺之石高下承之水聲少似聽之亦便

訂司樂氏

元結

或有將元子水樂說於司樂氏樂官聞之謂元子曰能  
和分五音韻諧水聲可傳之來請觀學元子辭之使門  
人以南磴及庭前懸水指之樂氏醜惡慢罵曰韻曠多  
矣焉有聽而云樂乎此言聞元子元子謝曰次山病餘  
惛固自順於空山窮谷偶有懸水淙石泠然便耳醉甚



或與酒徒戲言呼為水樂不防君子過聞而來實汗辱  
君子之車僕樂官云去李川問曰向號謝樂官不亦過  
甚曰然吾為汝訂之汝豈不知彼為司樂之官老矣八  
音教其心五聲傳其耳不得異聞則以為錯亂紛惑甚  
不可聽况懸水淙石宮商不能合律呂不能主變之不  
可會之無由此全聲也司樂氏非全士安得不甚謝之  
嗟乎司樂氏欲以金石之順和絲竹之流妙宮商角羽  
豐然迭生以化全士之耳猶以懸水淙石激淺注深情  
瀛滢溶不變司樂氏之心嗚呼天下誰為全士能愛夫  
全聲也

補蛇說

柳宗元

永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以  
禦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擊院廡腐去死

肌殺二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  
之者當其租入求之人爭犇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  
世矣問之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  
六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感者余悲之且曰若毒  
之乎余將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  
感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  
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為斯役則父已病矣自  
吾之三世居是鄉積于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  
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  
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  
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  
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而徙  
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呌囂乎東西隳突

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鷄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卧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舂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懼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吾常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可信焉嗚呼孰知賦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俟乎觀人風者得焉

貓虎說

來鷓

農民將有事於原野其老曰遵故實以全其秋無可望矣乃具所嗜為獸之羞祝而迎曰鼠者吾其貓乎豕者吾其虎乎其幼感曰迎貓可也迎虎可乎豕盜於田逐之而去虎來無豕餒將若何抑又聞虎者不可與之全

物恐其決之之怒也不可與之生物恐其殺之之怒也如得其豕生而且全其怒滋甚射之獲胡化之猶畏其來况迎之耶噫吾亡無日失或有決於鄉先生先生听然而笑曰為鼠迎貓為豕迎虎皆為害乎食也然而貪吏奪之又迎何物焉由是知其不免少撤所嗜不復議貓虎

說鷓

柳宗元

有鷓曰鷓者巢于長安薦為福淨罟有年矣淨罟之人室于其下者伺之甚熟為余說之曰冬日之文是鷓也必取鳥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燠其爪掌左右易之旦則執而上淨罟之跂焉者縱之延其首以望極其所如往必背而去之焉苟東矣則是日也不東逐南西北亦然嗚呼孰謂爪吻毛翮之物而不為仁義器耶是故無號

位爵祿之欲里閭親戚朋友之愛也出乎穀卵而知攫食決列之事爾不為其他凡食類之飢唯旦為甚今忍而釋之以有報也是不亦卓絕有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以亡其飢又遠而遠之非仁義之道耶恒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難得也余又疾夫今之說曰以煦煦而默徐徐而俯者善之徒以翹翹而厲炳炳而白者暴之徒今夫梟鵝晦於晝而神於夜鼠不穴寢廟循牆而走是不近於煦煦者耶今夫鷓其立趨然其動善然其視的然其鳴革然是不近於翹翹者耶由是而觀其所為則今之說為夫得也孰若鷓者吾願從之毛耶翹耶胡不我施寂寥太清樂以忘飢

說天雞

羅隱

但氏子不得父術而得雞之性焉其畜養者冠距不舉

毛羽不彰兀然若無飲啄意泊見敵則他雞之雄也伺晨則他雞之先也故謂之天雞但氏死傳其術於子焉且反先人之道非毛羽彩錯觜距鈿刺者不與其棲無復而時伺晨之儔見敵之勇峨冠高步飲啄而已吁道之壞矣有是夫

田說

羅衮

一夫田甲氏乙氏判而農之乙氏糞其田田善收甲氏以為不善守天地之和風雨之絜而不善收噫造化之功不如糞土乎

竄利說

李甘

吾竄乎奚竄吾竄利也利所趨也所竄也吾將為之所為也吾豈為人之所為也哉今是頑人曾無不忍之心然常獨有忍心者餘害於利也且謂螻蟻大於麋鹿則

許之乎聲不許也然人顧而遭螻蟻則迂足而活之過而傷螻蟻則失聲而痛之顧而見麋鹿則援弓而逐之幸而中麋鹿則失聲而喜之忍於大者不忍於小者何與麋鹿利於口腹也螻蟻不利也故居於利則雖麋鹿忍也不居於利則螻蟻不忍也然則羈於利而忍於麋鹿者獨小人耶長人有甚焉長人則果忍於人矣烏有是哉前有將官兵以誅怙蔡叛者不十餘戰而能殺萬人則師喜不能殺萬人則師恥豈翅忍乎從有侈富而劫死者有怨曠而姦死者有飢寒而道路死者有加兵死之數今是長人固有不忍之心然獨時有忍心者亦繇害於利也是故利滋博者忍滋多也吾方與之角利將在所不忍乎故曰吾竄乎奚竄吾竄利也如此儗讀倚詠孳孳於策試者竄而非耶然吾之所竄竄乎心也下竄乎身昔者趙孤正晉先盟五合諸侯傳曰生不及利彼豈竄吾身哉

原晉亂說

楊夔

晉室南遷制度草創承永嘉之後囂風未除廷臣中猶以謝鯤輕佻王澄曠誕競相祖習以為高達卞壺厲色於朝曰帝祚流移社稷傾蕩職茲浮僞致此墮敗猶欲崇慕虛誕汙蠹時風奏請鞫之以正頽俗王導庾亮抑之而止噫西晉之亂百代所悲移都江左是潔源端本之日也猶乃翼虛駕僞崇扇佻薄躡諸敗跡踵其覆轍以此物立朝綱基構王業何異登膠舩而汎巨浸操朽索以馭奔駟乎設或行卞壺之奏黜屏浮僞登進淳實左右大法維持紀綱則晉祚亦未可量也其後王敦作逆蘇峻繼亂余以為晉之亂不自敦峻而檢於導亮

吳相客說

袁皓

孫室季壞其相更相語曰不日不月吾其晉臣乎有客前而語曰相君不聞物之化者耶蛇化為龍龍之孫見蛇而笑之謂吾祖之世龍焉殊不知蟒之腥尚存乎大澤之畔家化為國國之人見家必笑之謂吾祖之世國焉殊不知耕稼之具未朽於歷山之下蓋由知龍而不知蛇知國而不知家噫堯舜聖人也丹均而不能嗣而况吳以干戈而得耶相君論而泣

雜說五首

陸龜蒙

先儒曰瞽叟憎舜使塗廩浚井醜于觴酒欲從而殺之舜謀於二女二女教以鳥工龍工藥浴注云涿而後免矣夫勢之重壯夫不能不畏位之尊聖人不得不敬况舜壻于天子頑嚚煨炭者獨不畏之又從而殺之且

堯之妻二女帥九子觀舜之德舜乃受教於女子其術怪且如是是不教人以孝道教人以術免也固堯使畷之非觀德也何足以天下付

邵侯姜女之生子也始弃之命之曰弃宋芮司徒之生女也始弃之亦命之曰弃邵弃為稷官蒸民賴之宋弃美而生佐幾移於宋國名之同也奚傷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形之類也奚病擇其道如何耳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卜子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戌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其應也如響無他畚在精誠而已不精誠者不能自卜况吉凶他人乎

傳曰武王罷朝而襪系絕顧左右無可使結者衛褚師呼聲子結襪而登席漢廷尉為王生結襪襪之有帶其來尚矣今獨亡之嗚呼古之制亡者十八九奚襪帶之

足云

柳下季之妻誅其夫門人不能竄一字呂不韋作春秋  
秦人不敢損一字德與刑如何哉

雜說四首

韓愈

龍虛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  
無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  
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  
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  
憑依不可與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  
龍旣曰龍雲從之矣

善醫人者不視人之肥瘠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  
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理亂而已矣天下  
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

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爲天下乎夏  
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  
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  
兵而焚之傳二帝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是故四支  
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  
綱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  
天扶與之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爲之

談生云崔山君傳稱鷦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其  
能盡其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  
往而不來者之所爲乎昔之聖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  
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蒙俱者彼皆貌似  
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即有平脅曼膚顏如渥丹  
美而狠者貌則人矣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也然

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為不失也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予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枥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材美不外見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良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邪

祀黃熊評

程晏

傳曰子產聘晉晉侯有疾夢熊以為厲鬼子產曰

神化為黃熊鮫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未之祀乎遂使祀之而杜預又注曰言周衰晉為盟主得佐天子祀群神也曰異乎吾之說也若鮫為夏郊三代祀之即掌周禮者存焉晉為主盟豈天子祀典宜諸侯而僭之耶是不可祀之者一也羽山又非晉望是不可祀之者二也鮫若為天下厲即有天子太厲司其祀矣是不可祀之者三也若為一國之厲即有侯東海者國厲司其祀矣是不可祀之者四也況祀為夏后鮫有歸祀又不為厲是不可祀者五也子產言崇厲之事有二吾取其一焉言實沈臺駘之崇吾取之矣黃熊之厲吾不敢聞晉侯方疾其或荒邪內作偶夢色象之一物謂之黃熊安可執加鮫厲而為畧越之祀哉

漢史贊桑弘羊評

張或

班固稱弘羊擢於賈豎方以版築飯牛且謂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又與仲舒石建汲黯日磾等二十餘人並論而談殆不然矣夫君人者務於得賢故不隔卑鄙將慮賢者之處賤不謂賤者之必賢古者乃欲以伊尹負鼎取類於庖人太公坐釣求備於漁叟不亦遠哉且上之所欲人必有成之者故曹伯好田則公孫彊出陳侯好色則儀行父至殷辛淫酗則惡來革進周厲貪虐則榮夷公起漢武殘剝四海則桑弘羊擢其所由來者久矣書曰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抑爲此也季孫用田賦孔子書而過之以其踰周公之制也而况攘臂抵掌力爲天下聚斂之人乎義也者君子所死生而小人之所不及利也者小人之所赴蹈而君子之所不忍爲漢武必欲行先王之道守高祖之法則焉用弘羊欲奪萬姓利閉生人之資則天下市籍小人皆能之矣亦何獨弘羊乎善爲盜者藝愈精而罪愈重盜愈利而主愈害弘羊善心計幹鹽鐵折秋毫令吏坐販不顧王者之體府庫盈而王澤竭一身幸而四海窮於弘羊之計則得矣漢亦何負於弘羊哉卜式潔已自守不及時政知弘羊罪欲烹以致兩孟聖躬修國史垂法來代柰何以錐刀異類齒得人之論一言不智其若是乎

唐文粹卷第四十七



唐文粹卷第四十八 古文庚 摠一十五首

吳興姚 鉉 纂

符命 貞符 柳宗元

論兵 罪言 杜牧 原十六衛 杜牧

祈微 帝王所尚問 李翱 漢武山呼 羅隱

子高之讓 羅隱 蒙叟遺意 羅隱

詰鳳 陳黯 登華言 沈顏

窮達志 程晏 禹書上 劉蛻

禹書下 劉蛻 斷非聖人事 李商隱

讓非賢人事 李商隱 知道 房千里

貞符 柳宗元

員罪臣宗元惶恐言臣賤所量移流人吳武陵謂臣言  
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誠然非耶臣曰非也何獨仲

舒耳自司馬相如劉向揚雄班彪處子固皆訟襲蚩蚩  
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類淫巫瞽史誑亂後代不足  
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揚大功甚失厥趣臣爲尚  
書卽時嘗著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於生人之意累積  
厚久宜享年無極之義本末閑闕會貶逐中輟不克究  
備武陵卽扣頭邀臣此大事不宜以辱故休缺使聖王  
之典不立無以抑詭類拔正道表覈萬代臣不勝奮激  
卽具爲書念終泯沒蠻夷不聞于時獨不爲也苟一明  
大道施于人代臣死無所憾是用自決臣宗元稽首拜  
手以聞曰

孰稱古初朴蒙倥侗而無爭厥流以訛越乃奮擊鬪怒  
震動專肆爲淫威曰是不知道唯人之初摠摠而生林  
林而羣霜雪風雨雷雹暴其外於是乃知架巢空穴泥

草木取皮革飢渴牝牡之欲毆其內於是乃知噬禽獸  
咀果穀合偶而居交焉而爭癸焉而鬪力大者搏齒利  
者齧爪剛者決羣衆者軋兵良者殺披披籍籍草野塗  
血然後強有力者出而治之往往爲曹於險阻號令起  
而君臣什伍之法立德紹者嗣道怠者奪於是聖人  
焉曰黃帝造其兵車交貫乎其內一統類齊制量然猶  
大公之道不克建於是聖人焉曰堯置州牧四嶽持  
而綱之立有德有功有才有能者參而維之運臂率指  
屈伸把握莫不統率堯年老舉聖人而禪焉大公乃克  
建由是觀之厥初罔不極亂而後稍可爲世也以非德  
下樹故仲尼叙書於堯曰克明俊德於舜曰濬哲文明  
於禹曰文命祗承于帝於湯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於  
武王曰有道曾孫稽揆典誓貞哉惟茲德實受命之符

以奠永祀後之妖淫噐器好怪之徒乃始陳大電大虹  
玄鳥巨跡白狼白魚流火之鳥以為符斯皆詭譎閱誕  
甚可羞也而莫知本于厥員漢用大度克懷于有氓登  
能庸賢濯瘡煦寒以瘳以熙茲其為符也而其臣妾乃  
下取虺蛇上引天光推類號休用夸誣于無知之氓增  
以騶虞神鼎脅毆縱踊俾東之泰山石閭作大號謂之  
封禪皆尚書所無有莽述成效卒奮驚逆其後有賢帝  
曰光武克綏天下復承舊物猶崇赤伏以玷厥德魏晉  
而下龍亂鈎裂厥符不貞邦用不靖亦罔克久駁乎無  
以譏為也積大亂至于隋氏環四海以為鼎跨九垓以  
為鑪爨以毒燎煽以虐焰其人涕涌灼爛號呼騰蹈莫  
有救止於是大聖乃起丕降霖雨澆滌滌沃蒸為清氣  
踈為冷風人乃溍然休然相歸以生相持以成相彌以

寧椽斫屠剔膏流節離之禍不作而人乃克完平舒愉  
尸其肌膚以達于夷途焚析抵掎奔走轉徙之害不起  
而人乃克鳩類集族歌舞悅懌用祇于元德徒奮祖呼  
犒迎義旅謹動六合至于麗下大盜豪據阻命遏德義  
威殄戮咸墜厥緒無劉于虐人乃並受休嘉去隋氏克  
歸于唐躑躅謳歌灑灑和寧帝庸威慄惟人之為敬奠  
厥賦積藏于下是謂豐國鄉為義廩斂發謹飭歲丁大  
浸人以有年簡于厥刑不殘而懲是謂嚴威小厲而友  
天生而孳愷悌祇敬用底于理凡其所欲不謁而獲凡  
其所惡不祈而息四夷稽服不作兵革不竭貨力丕揚  
于後嗣用垂于帝式十聖濟厥理孝仁平寬惟祖之則  
澤久而逾深仁增而益高人之戴唐永永無窮是故受  
命不于天子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

于天匪祥于天茲惟貞符哉未有喪仁而父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商之王以桑穀昌以雉雉大宋之君以法星壽鄭以龍哀魯以麟弱白雉亡漢黃犀死莽惡在其為符也不勝唐德之代光紹明濬深鴻龐大保人斯無疆宜薦于廟郊文之雅詩祇告于德之休帝曰謀哉乃黜休祥之奏究貞符之興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備以極于邦理以敬干人事其詩曰

於穆敬德黎人皇之惟貞厥符浩浩將之仁函于膚刀莫畢屠澤燠于爨沸炎以斲殄厥凶德乃毆乃夷懿其休風是煦是吹父子熙熙相寧以嬉賦徹而藏厚我粗糧刑輕以清俾我靡傷昭我子孫百代是康十聖嗣于理仁后之子子思孝父易患于已拱之戴之神其祐爾載揚于雅承天之嘏天之誠神宜鑒于仁神之曷依宜

仁之歸濮鉉于北祝栗于南幅負西東祇一乃心祝唐之紀後天罔墜祝皇之壽與地咸乂曷從祝之心誠篤之戶協人同道以告之俾億萬年不震不危我代之延永永毗之仁增以崇曷不爾思有號于天僉曰嗚呼咨爾皇靈無替厥符

罪非言

杜牧

國家大事其不當言實言之有罪故以去生人常病兵兵祖於山甫胤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死山東之地禹畫九上一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大離為幽州為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一二故其人沈鷲多材力重許可能立苦自魏晉已下胤淳羨淫工機繼雜意態百出俗益卑弊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

當天下異州以其恃強不循理真其必破弱雖已破弱  
真其復強六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幽陰慘殺也  
故聖人因其風俗以為之名黃帝時蚩尤為兵階今線  
自後帝王多居其地豈尚其俗都之邪自周芳齊霸  
不一世晉太常儒役諸侯至秦萃銳三晉經六世乃能  
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秦未韓信聯齊  
有之故削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鄒  
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武號為  
英雄得蜀得關中盡得河南地十分天下有八然不能  
使一人渡河以窺胡至于高齊荒蕩宇文取得隋文因  
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  
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為王宋為霸田此言之山東  
王者不得不可為王霸者不得不可為霸得之是

以致天下不安國家天寶末燕盜徐起出入成阜函潼  
間若涉無人地郭李輩常以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  
一百餘載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迴鶻吐蕃義  
無有敢窺者國家因之畦河脩障戍塞其術蹊齊魯梁  
蔡被其風流因亦為寇以裏拓表以表撐裏混湏迴轉  
顛倒橫邪未嘗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頽委四夷日昌熾  
天子因之幸陝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矣嗚呼運遭  
孝武澣衣一肉不畋不樂自卑冗中拔取將相凡十三  
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罔不順適唯山東  
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以返豈天使生人未至於帖秦  
耶豈其人謀未至耶何其艱哉何其艱哉今日天子聖  
明超出古昔志於理乎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在先  
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也今者上

策莫如自治何者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黃壽春皆戍厚兵凡此十餘所纔足自護治所資不輟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勢弛熟視不軌者無可奈何階此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皆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得齊凡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山東百城耳土地人戶財物甲兵校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足自以為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奸惡搜選置捨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間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為害環土二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為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何者魏在山

東以其能遮趙也既不可越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

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性命也故魏

在山東最重黎陽距白馬津二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

五十里黎陽新鄉並屬衛州陴壘相望朝駕暮戰是二津虜能潰

一則馳入成臯不數日間故魏於河南間亦最重今者

願以近事明之元和中纂天下兵誅蔡誅齊頡之五年

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田弘止昨日誅滄頡之三年

無山東憂者亦以能得魏也來降誠長慶初誅趙一日

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來降布昨日誅趙一日罷

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李聽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常懸

在魏明白可知也非魏強大能致如此地形使然也故

曰取魏為中策最下策不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

也兵多粟多敵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人不敵自

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虜常困於守山東之人叛且三五世矣今之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為事理正當如此沈酣入骨髓無以為非者指示順向詆侵族鬻語曰叛去酋酋起矣至於有圍急食盡餒死以戰以此為俗豈可與決一勝一負哉自十餘年來凡三收趙食盡且下堯山敗鄒尚趙復振下博敗杜良叔趙復振館陶敗趙趙復振故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為浪戰最下策也

### 原十六衛

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將軍總三十員屬官總一百二十八員署守分部夾峙禁省厥初歷今未始替削然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跡其實天下之大命也始自貞觀中既武遂文內以十六衛畜

養武臣

魏公鄧公之徒

外開折衝

果毅府五百七十四

以儲兵伍或有不幸方二三千人為寇兵變夷戎狄踐踏四作此時我臣當提兵居外至如天下平一暴勃消削單車一符將命四走莫不信順此時我臣當提兵居內當其居內也官為將軍綬有朱紫章有金銀千百騎趨奉朝謁第觀車馬歌兒舞女念功賞勞出於曲賜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一千二百人五百七十府三時耕稼襍糶耒一時治武騎劍兵矢禪衛以課父兄相言不得業他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虫尤為師帥亦不可使為亂耳及其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受命於朝不見妻子斧鉞在前爵賞在後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飄暴交粹豈暇異略雖有虫尤為師帥亦無能為叛也

自貞觀至于開元末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  
此聖人所能柄統輕重制障表裏聖筭神術也至于開  
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詔曰可武夫  
奏章曰天下力強矣請搏四夷詔曰可於是府兵內剋  
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內無一人矣起遼走蜀  
繚絡萬里事五強寇奚契丹吐蕃十餘年中亡百萬人  
尾大中乾成燕偏重去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燃七聖肝  
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  
使出落鈐鑿哉然為國者不能無也居外則叛燕七  
祿山僕居內則篡卓莽曹馬使外不叛內不篡兵不離  
伍無自焚之患將保頸領無烹狗之論古今已還法術  
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已來於其將也弊復為甚也  
人嚮曰廷詔命將矣名出視之率市兒輩蓋多賂金玉

負倚幽陰折券交貨所能也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  
無慷慨感槩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強潔復勃者  
則捭削法制不使縛已斬族忠良不使違已力壹勢便  
罔不為寇其陰沉去巧狡者亦能守冢筭口斂委於邪倖  
由鄉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去別館或一夫不幸  
而壽則曷割生人略匝天下是以天下每每兵亂涌溢  
齊人乾耗鄉黨風俗淫寐衰薄教化恩澤擁抑不下召  
來災沴被及牛馬嗟呼自愚而知之人其盡知之乎且  
武者任誅如天時有秋文者任治如天時有春是天不  
能倒春秋是豪傑不能聰文武是此輩受鉞誅暴乎曰  
於是乎在某人行教乎曰於是乎在欲禍蠹不作者未  
之有也伏惟文皇帝十六衛之旨誰復而原其實天下  
之大命也故作原十六衛



帝王所尚問

李翱

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何也帝王之道非尚忠也非尚敬與文也因時之變以承其弊而已矣救野莫如敬救鬼莫如文救僊莫如忠循環終始迭相為救如火蔓而燒也人知其勝之于水矣勝于水者土也水之潰遏其流者則必大為之防矣故夏之政尚忠湯之政尚敬武王之政尚文各適其宜也如武王居禹之時則尚忠矣湯居武王之時則尚文矣禹與湯交地而居則夏先敬而殷尚乎忠矣故適時之宜而補其不得者三王也使黃帝堯舜居三王之天下則亦必為禹湯武王之所為矣繇是觀之五帝之與夏商周一道也若救殷之鬼不以文而曰我必以夏之忠而化之是由適于南而北轉其到也無日矣孔子聖人之大者也若孔子王天下而

漢武山呼

羅隱

傳周其救文之弊也亦必尚乎夏道矣是文與忠敬皆非帝王之所尚也乃帝王之所以合變而行權者也因時之變以承其弊者也不可休而作為之者也

人之性未有生而侈縱者苟非其正則人能壞之事能壞之物能壞之唯貴賤則殊及其壞一也前後左右之諛佞者人壞之也窮游極觀者事壞之也發於感寤者物壞之也是三者有一於是則為國之大蠹孝武承富庶之後聽左右之說窮游觀之靡乃東封焉蓋所以祈其身而不析其歲時也由是萬歲之聲發於感寤然後踰遼越海勞師弊俗以至於百姓困窮者東山萬歲之聲也以一山之聲猶若是况千口萬舌乎是以東封之呼不得以為為祥而為英主之不幸

子高之讓

有挈其大而舉其高以授人者彼則曰隘矣哉挈而舉者曰以吾所得之廣大曾不若彼人之心又安可以施於彼乎於是退而倜傥不敢以所得為有伯成子高讓禹者非所以小黃屋之尊也夫安九州之大據兆人之上身得意遂動適在我鮮有不以荒怠自放者子高且欲挾禹之心而謹其取也故讓之厥後有卑宮菲食之政

蒙叟遺意

上帝既剖混沌氏以支節為山嶽以腸胃為江河一旦慮其拙然而興則下無生類矣於是孕銅鐵於山澤滓魚鹽於江河俾後人攻取之且將以苦混沌之靈而致其必不起也嗚呼混沌氏則不起而人力殫焉

詰鳳

陳黠

嘗得揚雄云君子在治若鳳在亂若鳳謂隱見之得宜也將欲伸之以為鑒迨覽其劇秦美新則有異乎是句絕雄仕漢遇新室之亂既不能去之又懼禍及乃為斯文以媚而取容嗚呼鳳固若是耶果若是則鳳遇繒繳而猶徊翔其間耶君子之仕也所以行道道之不行也則可以明其節彼莽之不臣雄時在列宜以君臣之義興亡之理匡救之以行其道苟畏其威愛其死則可拔箚高謝以明其節詎有苟祿貪生徇非飾詐廣引秦過以喻惡德則是稔其篡逆也與古之持顛危死名節者背而馳也嚮者所著若鳳之說得不為誣鳳也哉雞常禽也曉晦而不迷其候鳳靈鳥也理亂而不知其時耶噫言之不思有如是耶或曰古入臨危制變亦權道也

惟知莽之不可匡也故矯爲其辭姑務脫禍是亦權也  
何過之深歟曰不然夫權者聖人有焉所以不失其道  
未見捨其道而從其權昔仲尼仕魯以季桓子荒齊樂  
知其不可匡也乃去之曾不聞矯爲其辭以求庸於魯  
雖仲尼日月其德人之不倖然揚旌亦慕仲尼之教者  
以著書立言爲事得自易哉夫立言者豈不欲人之從  
教耶且已不能信人况求信於人乎語曰君子先言而  
後從之斯言可欺也哉

登華首

沈頰

嘗讀李肇國史譜云韓文公登華嶽之巔顧視其險絕  
悲慄度不可下乃發狂慟哭而欲絕遺書爲訣且譏好  
奇之過也如是沈子曰吁是不論文公之旨耶夫仲尼  
之悲麟悲不在麟也墨翟之泣絲泣不在絲也且阮籍  
縱車於途途窮輒慟豈始慮不至耶蓋假事諷時致意  
於此爾前賢後賢道豈相遠文公憤起榮貪位之者若  
陟懸崖險不能止俾至身危蹈蹶然後歎不知稅駕之  
所焉可及矣悲夫文公之旨微沈子幾晦乎

窮達志

程晏

君子寧小窮而大達小人寧小達而大窮小者人之後  
大者入之道也孟子論帝王之道於諸侯諸侯不志我  
言則去之豈不以小窮而大達歟衛鞅論帝王之道於  
秦伯秦伯寐於是鞅乃易之以霸強之術而苟容之豈  
不謂小達而大窮歟君子不患乎無才患乎不知窮達  
之理也孟子大達遠盜蹊而遵正路者也衛鞅大窮捨  
正路而趨盜蹊者也秦不知蹊以問鞅鞅指之趨盜蹊  
而強去也我知盜之蹊而返然之易若遵正路而遠盜

踐哉

禹書上

劉蛻

以功不就而受誅則可謂勤民而死乎曰不然然則夏之郊也奚不尋其先安得以鯀配曰以功不就則可謂勤民而死也以誅其身則可謂勤其家也不怨君誅而尋父功餘當誅也傳曰不以家事辭王事既勤其家為天下故報其勤家於夏郊而已矣有鯀之誅而不廢其功禹為其子也不得以天下而擇其功者禹為之事鬼神也微禹之為子先人之罪將不食矣故其子之功由勤父嗣也然則夏郊宜矣於是君誅其怠也而子不怨其家祭其勤也民神弗畔蓋禹以天下不逮事其父而致孝乎鬼神云

禹書下

治天下之野見之於夏功而未見先於夏功者久矣夫八年之間生聚非不壞也委積非不耗也帝憂則民愁樂則民喜故以憂樂隱顯而助之帝能治其心故禹後雖以身先天下而不以一身負天下之土石以其得治世之心而易使也嗚呼必不得和心之人而為可以智治則豈羽山之下忍不以智獻其父者歟天下見濡手足之禹則不見土階之上以治憂樂者也故曰心治乎人也功治乎水也其可獨禹云乎

斷非聖人事

李商隱

堯去子舜亦去子周公去第後世人以為能斷此絕不知聖人事者斷之為義疑而後定者也聖人所行無疑又安用斷聖人持天下以道民不得知聖人理天下以仁義民不得知害去其身未仁也害去其家未仁也害

去其國亦未仁也害去其天下亦未仁也害去其後世  
然後仁也宜而行之謂之義子不肖去子弟不順去弟  
家國天下後世皆蒙利去害矣不去則反宜然而為之  
堯舜周公未嘗疑又安用斷故曰斷非聖人事

讓非賢人事

世以為能讓其國能讓其天下者為賢此絕不知賢人  
事者能讓其國能讓其天下是不苟取者耳湯故時非  
無臣也然其卒佐湯有陞陟之後鳴條之戰竟何人哉  
非伊尹不可也武故時非無臣也然其卒佐武者牧野  
之誓白旗之懸果何人哉非太公望不可也伊尹之讓  
汝鳩仲虺太公望之讓太顛閎夭則商周之命其集乎  
故伊尹之醜夏復歸太公望之發揚蹈厲當此時雖百  
汝鳩百仲虺伊尹不讓也百太顛百閎夭太公望亦不

言也故曰讓非賢人事

知道

房千里

世所以為達者貴爵富祿威刑不勝其用珠玉不勝其  
計耳熟聲口飫味目馱色斯所謂常情之大欲也世之  
所以窮者秩不足以庇身祿不足以充用侮不能威辱  
不能刑聲色不足以於耳目滋味不甘於口舌斯所謂常  
情之大不欲也然而聖人汲汲於祿仕者豈不為是耶  
曰非也聖人為入者也恒人為已者也聖人負其資得  
其地逢其時有其祿然後因其德基流其德澤猶水之  
居高者決而漑之其浸必廣聖人之所以為榮者導人  
於仁誼然後使千萬年載其烈光為巍巍之德功以浹  
於生人者也恒人之為已者期於厚祿貴位位以私尊  
祿以私富益尊而愈驕益富而愈汰以淫快一日之欲

纒放肆於氣未絕之間者也聖人有其時有其位行其道以及於人無其時無其位奉其道以自飾故聖人不為榮退不為戚而常得其道恒人幸其時竊其位恣其所為竭人以自足無其時失其位任其愚以自困故恒人進以為已榮退以為已辱而常失其道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孔子歎行已之道足以致是而特王不用已之道道無所施非歎其身食不方丈衣不文繡也恒人之所悲不達者率曰吾妻不能羅襦吾兒不得肉食耳豈嘗少及於外物哉聖人以德澤流於人雖九命崇錫不以為厚以其所償果當外其身而公於天下非已幸也恒人無毫毛以禪於人苟幸得祿仕即逸豫以自怡以竊取偷得為大點其所得幸也孔顏聖賢也豈嘗聞伐樹瓢飲以為已辱哉姬旦亦聖人也豈嘗聞受封攝理以為已幸哉是知聖人之樂也內而恒人之樂也外內故常有餘外故常不足有餘故推於人不足故取於人有道之人雖塵裘索帶而人不鄙之者取其內而不取其外也豪民俠士紫衣金鉤而人不貴之者文飾於外也若然者富貴者文飾於外也彼之所以仁誼者質充於內也西子不華嫫女錦縠是不能易其美惡後之君子窮於時者當思負其內而自篤無以其外而諂人達於時者當思勉其內以自飾無以其外而驕人苟如是庶幾乎知道矣

唐文粹卷第四十九

古文辛摠一十七首

駮譽

明分

皇甫湜

諛國

吳興姚

鉉

纂

駮

段成式

諷詐

王壻

內夷檄

程晏

時事

讀開元雜報孫樵

書褒城驛

孫樵

鞭賞

柳宗元

荆巫

羅隱

變化

象化

牛僧孺

移兩神

司空圖

風雨對

羅隱

浪翁觀化

元結

時化

元結

世化

元結

蠹化

陸龜蒙

蟹志

陸龜蒙

明分

皇甫湜

天下之是非繫於人不懸於迹一於分不定於所為孰

謂人君子小人是也孰謂分君子小人之別是也彼誠君子矣為之無不是彼誠小人矣動而之非故君子指人之過為嫉惡譽人之善為樂賢言己之光美擬於堯禹參於天地為昌言順則為周公變則為伊尹其心定矣其歸一矣雖萬殊百化一於君子而已所謂左之右之君子宜之右之左之君子有之小人者不然其過人為毀譽其譽人為比周言己之光美為矜夸變則為賊順則為偽其心定矣其歸一矣雖萬殊百化一於小人而已所謂天下之惡皆歸焉余故曰天下是非繫於人不懸於迹一於分不定於所為橫天地絕古今人之所由者一而已

讒國

沈顛

知佞之讒讒忠不知佞之讒讒國故人君常為意也且曰彼誠佞耶予不過寵一臣彼誠忠耶予不過黜一臣予授天命有天下豈少若人乎柰何拂予心而不知寵一佞而百佞進黜一忠而百忠退矧忠者寡而佞者眾乎是以宰嚭讒子胥而吳滅趙高讒李斯而秦亡無極讒伍奢而楚昭奔靳尚讒屈原而楚懷囚愚故曰知佞之讒讒忠不知佞之讒讒國非夫

毀

毀成式

古之非人也張口沫舌指數於眾人人得而防之今之非人也有張其所違嘖惑而憂之人不得而防也豈雕刻機抒有淫巧乎言非有乎

諛詐

王藹

禮法不可斯須而去有以禮法而為災忠信不可斯須而去有以忠信而為禍禮法非災人之端忠信非禍人



之本理或有害則禮法忠信為禍人之萌狂瞽人之所惡也效之則恐不及其真荒陋人之所恥也履之則恐不自其性狂瞽誠可惡也荒陋誠可恥也臨難而保全則狂瞽荒陋為藏身之藪禮法忠信直也狂瞽荒陋詐也必之保全則直不如詐之功嗚呼三皇之前無所用五帝之後無所不用

內夷檄

程昞

四夷之民長有重譯而至慕中華之仁義忠信雖身出異域能誠心於華吾不謂之夷矣中國之民長有偏強王化忘棄仁義忠信雖身出於華反竄心於夷吾不謂之華矣竄心於夷非國家之竄爾也自竄心於惡也豈止華其名謂之華焉其名謂之夷耶華其名有夷其心者夷其名有華其心者是知棄仁義忠信於中國者即

為中國之夷矣不待四夷之侵我也有時時命中國專倨下王棄彼仁義忠信則不可與人倫齒豈不為中國之夷乎四夷內嚮樂我仁義忠信願為人倫齒者豈不為四夷之華乎記吾言者夷其名尚不為夷矣華其名反不如夷其名者也

讀開元雜報

孫樵

樵曩於襄漢間得數十幅書繫日條事不立首末其略曰某日皇帝親耕籍田行九推禮某日百寮行大射禮於安福樓南某日安北諸蕃君長請扈從封禪某日皇帝自東封還賞賜有差某日宣政門宰相與百寮廷諍十刻罷如此凡數十百條樵當時未知何等書徒以為朝廷近所行事有目長安來者出其書示之則曰吾居長安中新天子嗣國及窮虜自潰則見行南郊禮安有

籍曰事乎况九推非天子禮耶又嘗入太學見叢篲負  
土而起若皇堂者就視得石刻乃射堂舊址則射禮廢  
已久矣國家安得行大射禮耶自關已東水不敗田則  
早敗苗百姓入常賦不足至有賣子為豪家後者吾嘗  
背華走洛遇西戎還兵千人縣給一食力屈不支國家  
安能東封從官禁兵安所仰給耶北虜驚齒邊吐勢不  
可控宰相馳出責戰尚未報功况西關安管於西戎安  
有扈從事耶武皇帝時以御史竊議宰相事望嶺南走  
者四人至今鄉士斷舌相戒况宰相陳奏於仗乎安有  
廷奏諍事耶語未及終有知書者自外來曰此皆開元  
政事蓋當時條布於外者然後得開元錄驗之條條可  
復云尚以為前朝所行不當盡為墜典及來長安日見  
條報朝廷事者徒曰今日除某官明日授某官今日辛  
于某明日畋于某誠不類數十幅書樵恨生不為太平  
男子及覩開元中事如奮臂出其間因取其書帛其縵  
志其末凡補缺文者十三正訛文者十一是歲大中五  
年也

書襄城驛

孫樵

襄城驛號天下第一及得寓目視其沼則淺混而茅視  
其舟則離敗而膠庭除甚蕪堂廡甚殘烏覩其所謂宏  
麗者訊於驛吏則曰忠穆公嘗牧梁州以襄城控二節  
度治所龍節虎旗馳駟奔軺以去以來轂交蹄劇由是  
崇侈其驛以示雄大蓋當時視他驛為壯且一歲賓至  
者不下數百輩苟夕得其庇飢得其飽皆暮至朝去者  
寧有顧惜心耶至如掉舟則必折篙破舷碎鷁而後止  
漁釣則必枯泉涸泥盡魚而後止至有飼馬於軒宿隼

於堂凡所以污敗室廬糜毀器用官小者其下雖氣猛  
可制官大者其下益暴橫難禁由是日益碎破不與曩  
類某曹八九輩雖以供饋之隙一二力治之其能補數  
十百人殘暴乎語未既有老吐笑於傍且曰舉今州縣  
皆驛也吾聞開元中天下富蕃號為治平踵千里者不  
裹糧長子孫者不知兵今者天下無金革之聲而戶口  
日益破疆場無侵削之虞而墾田日益寡生民日益困  
財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與天子共治天下者刺史縣  
令而已以耳目接於民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廷命官  
既已輕任刺史縣令而又促數於更易且刺史縣令遠  
者一二歲再更故州縣之政苟有不利於民可以出意  
革去者其在刺史則曰我即去何用如此當愁醉醲當  
飢飽鮮囊帛貴金笑與扶終嗚呼州縣者真驛耶矧更

代之隙黠吏因緣恣為奸欺以賣州縣者乎如此而欲  
望生民不困財力不竭戶口不破墾田不寡難哉予既  
揖退老吐條其言書於城驛屋壁

鞭賈

柳宗元

市之鬻鞭者人問之其賈直五十必曰五萬復之以五  
十則伏然笑之以五百則小怒五千則大怒必五萬而  
後可有富者子適市買鞭出五萬持以夸予予視其首  
則拳蹙而不遂視其握則蹇仄而不植其行水者一去  
一來而不相承其節朽黑而無文搯之滅爪而不得其  
所窮舉之翹然若揮虛焉余曰子何取於是而不愛五  
萬曰吾愛其黃而澤且賈者云余乃召僮爨湯以濯之  
則邀然枯蒼然白嚮之黃者拖也澤者臘也富者不悅  
然猶持之二年後出東郊爭道長樂坂下馬相踉因大

擊鞭折而爲五六馬蹠不已墜之地傷焉視其內則空  
空然其理若糞壤無所賴者今之施其貌蠟其言以求  
賈伎於朝者一誤而過其分則喜當其分則反怒曰余  
曷不至於公卿然而至焉者亦良多矣居無事雖過三  
年不害當其有事驅之於陳力之列以禦乎物以夫空  
空之內糞壤之理而以責其大擊之效惡有不折其用  
而獲墜傷之患者乎

荆巫

羅隱

荆楚人淫祀者舊矣有巫頗聞於鄉閭其初爲人祀也  
筵席尋常歌迎舞將祈疾者健起祈歲者豐穰其後爲  
人祀也羊猪鮮肥清醑蒲卮祈疾得死祈歲得飢里人  
忿焉而思之未得適有言者曰吾昔游其家也其家無  
甚累故爲人祀誠必罄乎中而福亦應乎外其胙必散  
之其後男女蕃息焉衣食廣大焉故爲人祀誠不得罄  
於中而神亦不散乎外其胙且入其家是入非前聖而  
後愚蓋牽於心而不暇及人耳以一巫用心尚爾況異  
於是者乎

象化

牛僧孺

象龍禱雨三月不應巫病民盜王甚愁儒有言曰王無  
愁也象之誤也夫龍善化雨而時在乎天天使雨龍得  
化不使雨龍不得化聖人象龍而救民是乃象其化者  
也龍之性善學者人之心故象性莫若心而已使性非  
心可象則鴟鳩之性均而木刻鴟鳩足以象均耶獬豸  
之性觸而現飾獬豸冠足以象觸耶龍以性善化而龍  
於化人者衣袞則其象不以土木亦明矣湯是以龍其  
聰而深無不聞也龍其明而高無不見也言若出爲雲

而物仰之有陰智若躍乎淵而物觸之有潤天而不雨  
百姓視王為雨也雖七歲炎炎不聞有咨者而况三月  
哉

移雨神

司空圖

夏滿不雨民前後走神所刻羊豕而跪乞者凡三而後  
得請民大喜且將報祀愚細獨以為惑何者天以神乳育  
百苗穀必時既豐然後民扣率以勞神之勤於事而祀  
焉今始檢其施以愁疲民是神怠天之職也必希民之  
求而遂應是神玩天之權也既應而俾民輸怨於天歸  
惠於己是神攘天之德也推怨何以為義利腥臙之饋  
何以為仁怠天下之事何以為敬蔑是數者何以為神  
假曰非吾所得顯然知民之情而不時請於上是亦徒  
偶於位此愚所以惑也噫人不可終謾民不可久侮竊

為神危之柰何

風雨對

羅隱

風雨雪霜天地之所權也山川藪澤鬼神之所伏也故  
風雨不時則歲有饑饉雪霜不時則人有疾病然後禱  
山川藪澤以致之則風雨雪霜果為鬼神所有也明矣  
得非天之高不可以周理而寄之山川地之厚不可以  
自運而憑之鬼神苟祭祀不時則饑饉作報應不至則  
疾病生是鬼神用天地之權也而風雨雪霜為牛羊之  
本矣復何歲時為復何人民為是以大道不旁出懼其  
弄也大政不問下懼其偷也天欲何言

浪翁觀化并序

元結

浪翁山野浪老也閩元子亦浪然在山谷病中能記水  
石草木蟲豸之化亦來說常所化凡四說

有無相化

浪翁曰陰陽之氣化為四時四時形化為萬物萬物形全是無化有萬物形盡是有化無此有無相化之說

有化無

浪翁曰人或云我立於東西望萬里目極則無人我而忘終世相無此有無有無相化之說

無化有

浪翁曰人或云我來於南北行萬里至無不有人我而求終世相有此無有無有相化之說

化相化

浪翁曰吾觀化於無也何無不有吾觀化於有也何有不無有無更化曰以相化化言何極化言何窮

時化

元子聞浪翁說化化無窮極因論論曰翁亦未知時之化也多於此乎曰時焉何化我未之記元子曰於戲時之化也道德為嗜慾化為險薄仁義為貪暴化為凶亂禮樂為耽淫化為侈靡政教為煩急化為苛酷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夫婦為溺惑所化化為犬豕父子為昏慾所化化為禽獸兄弟為猜忌所化化為讎敵宗戚為財利所化化為行路朋友為世利所化化為市兒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大臣為威權所恣忠信化為姦謀庶官為禁忌所拘公正化為邪佞公族為猜忌所限賢哲化為庸愚人民為征賦所傷州里化為禍郵姦凶為恩幸所迫斯早化為將相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山澤化為井陌或曰盡於草木原野化為狴犴或曰殫於鳥獸江湖化為鼎鑊或曰暴於魚鼈祠廟化為宮寢

或曰數於祀禱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情性為風俗所化無不作但狡詐誑之心聲呼為風俗所化無不作諂媚僻淫之辭顏容為風俗所化無不作姦邪感促之色翁能記於此乎

世化

浪翁聞元子說時化歎曰吾昔聞世化可說又異於此昔世之化也天地化為斧鑕日月化為豺虎山澤化為州里草木化為宗族風雨化為邸舍雪霜化為衣裘呻吟化為常聲糞污化為梁肉一息化為千歲烏犬化為君子元子惑之浪翁曰子不聞往昔世之化也四海之內巷戰鬥闕斷骨腐肉萬里相籍天地非斧鑕也耶人民暗夜盜起求食晝遊則死傷相及日月非豺虎也耶人民相與寄身命於絕崖深谷之底能聲呼動息山

澤非州里也耶人民奔走非深林蒼叢不能蔽草木非宗族也耶人民去鄉國入山海千里一息力盡暫休風雨非邸舍也耶人民相持於死傷之中裸露而行霜雪非衣裘也耶人民勞苦相寃瘡痍相痛老弱孤獨相苦死亡不相救呻吟非常聲也耶人民多飢餓溝瀆病傷道路糞污非梁肉也耶人民奔亡潛伏戈矛相拂前傷後死免而存者一息非千歲也耶僵主腐卿相枕路隅鳥獸讓其骨肉烏犬非君子也耶

蠢化

陸龜蒙

橘之蠢大如小指首負特角身蹙蹙然類蝓蟻而青翳葉仰齧如飢蠶之速不相上下人或振觸之輒奮角而怒氣色桀驁一旦視之凝然弗食弗動明日復往則蛻為胡蝶矣力力拘拘其翎未舒檐黑講蒼分朱問黃腹

填而攜墮綾織且長久醉方寤羸枝不揚又明日往則倚薄風露攀緣草樹聳空翅輕瞥然而去或隱蕙隙或留篁端翩旋軒虛颺曳紛拂甚可愛也須臾犯螿網而膠之引絲環纏牢若拳拮人雖甚憐不可解而縱矣噫秀其外類有文也嘿其中類有德也不朋而遊類潔也無嗜而食類廉也向使前不知爲橘之蠹後不見觸螿之網人謂之鈞天帝居而來今復還矣天下大橘也名位大羽化也封略大蕙篁也苟滅德忘公崇浮飾傲榮其外而枯其內害其本而窒其源得不爲大螿網而膠之乎觀吾之蠹化者可以惕惕

蟹志

陸龜蒙

蟹水族之微者其爲蟲也有籍見於禮經載於國語揚雄太玄辭晉春秋勸學等篇考以於易象爲介類與龜鼈

剛其外者皆乾之屬也周公所謂旁行者與參於藥錄食䟽蔓延乎小說其智則未聞也唯左氏紀其爲災子雲譏其躁以爲郭索後蚓而已蟹始窟穴於沮如中秋冬交必大出江東人云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從其所之蚤夜鬻沸指江而奔漁者緯簫承其流而障之曰蟹斷鋏斷短其江之道焉爾然後奔紛越軌遯而去者十六七既入于江則形質寔大於舊自江復趨于海如江之狀漁者又斷而求之其越軼遯去者又加多焉既入于海形質益大海人亦異其稱謂矣嗚呼摠而朝其魁不近於義耶捨沮如之江海自微而務著不近於智耶今之學者始得百家小說而不知孟軻荀揚之道或知之又不汲汲於聖人之言求大中之要何也百家小說沮如也孟軻荀揚聖人之瀆也六籍者聖



人之海也苟不能捨沮洳而求瀆以至于海是人之智  
反出水蟲下能不悲夫吾是以志其蟹

晉府

勅賜養德書院校正重刊

唐文粹卷第四十九

唐文粹卷第五十

碑一摠六首

吳興姚 鉉 纂

嶽瀆祀

后土神祠碑

玄宗御製張說辭

西嶽太華山碑

玄宗御製張說辭

北嶽恒山碑

張嘉貞

南海神廟碑

韓愈

黃陵廟碑

韓愈

燕支山神寧濟公祠堂碑

楊炎

后土神祠碑銘

并序

玄宗御製

張說辭

古之王者皆受天命禮樂有權神祇是主郊兆所設推  
定於厥居精靈所感則通乎變化大匠歸正旁行不流  
惟創制者為能之亦安在守文而已睢上祠者本魏地  
鄴丘之舊而漢家后土之宮汾水合河梁山對麓地形  
堆阜天然詭異隆坼而特起忽盤紆而陟絕景象相  
傳睥睨如在有物不可以終否有典不可以遂廢故推  
而行之歲在癸亥始有事于茲焉在昔后王時邁省方

柴燎告至幽隱胥洎大舜則五載一巡武帝則三歲一祭今時代丕變人神禮煩朕就爲損益折以法度一紀再駕亦無闕焉二十年冬勒兵逾萬騎旌旗亘千里校獵上黨至于太原赫威戎於朔陸霈展義於南夏肆覲群后道有大備懷柔百神文無而咸秩先是有司宿設恪敬乃事已未師頌于齋宮庚申親祀于后祗聖考在天侑而作主何禮不舉靡神不徧往者漢氏之祠也牲以養牛五歲繭粟無所責其誠藉以采席六重藁結不得尚其質事與古反義不經見朕因其地而不因其儀取其得而不取其失凡牲幣法物之事歌舞接神之類咨故實於方澤不遂過於元鼎此皆公卿大夫鴻生鉅儒獻其方聞匡於不逮朕何有也且王者事天明事地察示其本教以孝祭何郊丘之禮猶獨以祈穀爲名

者耶於戲享于至誠錫以繁祉黃雲蓋於神鼎絳光燭於靈壇自昔已然乃今復見斯固陰晴有所寓寶氣爲不誣雖寂寥而不動亦動之而斯應顧朕之不德靈感何從賴累聖諸祉福流所致乃青災肆赦與物更始大賚天下有慶兆人山川鬼神鳥獸魚鼈莫不允若莫不咸寧此所以承覆載報生殖資元元盡翼翼豈與夫封禪有牒專在求僊祕祝有辭密於移過而已銘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王者母事德合天明義有大報用協求貞茫茫九土思索其精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彼汾之曲高睢傑異景象遺光壇場舊位寂寥千祀精靈長闕誣神不祥復古維祺文所無者秩而祭之矧曰后土昔載明祠何必因陰乃爲我師意多漢武跡在橫汾風流可接簫鼓如聞壽宮創制神鼎勒勳古往今來豈無

斯文

西嶽太華山碑銘并序 玄宗御製 張說辭

天有四序星辰辨其分地有五方山嶽鎮其域陰陽交暢則品物形矣精氣相射則神祇著矣西嶽太華山者當少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山踞中土西偏當七宮正位是稱西嶽披圖以察削成而四方信焉立表以筭其高五千仞明焉石壁礫堅而雄竦衆山奔走而傾附其氣一其勢威其行配金其辰直酉前對華陽之國後暨華陰之郡左抱桃林之塞右產藍田之玉諒少昊之下都即蓐收之別館也軒帝遊焉以會衆神虞舜柴焉以覲群后爰自夏氏迄于隋室朝庭五姓載歷三千祀典相因舊章未改壇場廟宇何代不修一禱三祠無或而缺所以報生殖事靈神不有怠也故亦祥休明災淫

慝未嘗爽也皇天眷佑馨我烈祖奄有萬方逮乎六葉郊天地望山川精意必達墜典咸甄亦命州將四時告虔加視王秩進號金天若是何者抑有由焉予小子之生也歲景戌月仲秋膺少昊之盛德協太華之本命故常寤寐靈嶽彤嚮神交玉帛未陳幽贊必先意而啓椒醕雖薄景福果應期而集玄感昭賽可一二而道耶記云下有方士真人金鼎石室上有明星玉女仙草瑤池茅龍一去毛女千祀前代帝王多所僥覲朕學犧文之道故非斯人之徒憂在至道之不弘不憂富貴之無永患在蒼生之不理不患年壽之若流以功施四海為長生以業傳百代為不死焉羨置集靈之宮虛望非福立存仙之殿勞思輕學者哉於戲維嶽配天尚弼予志予欲大康兆人嶽翼予欲定禮樂諧神人嶽聽予思其維

嶽降神生此多士無俾申甫專美于嵩語酌古訓心通  
神景善而不答誠而不應未之有也嶽其念哉十有二  
載孟冬之月步自京邑幸于洛師停鑿廟下瞻眺仙掌  
雲沸石林霓裳可接風過松嶺仙駕如聞久勤報德之  
願未暇封崇之禮遲迴刻石梗槩銘山萬姓瞻予言可  
復也銘曰

嶽嶽太華柱天直上青崖白谷仰見靈掌雄峯峻削菑  
蓄森爽是曰靈嶽衆山之長白帝西下黃河北來陰陽  
孕育精氣徘徊偶聖呈瑞逢昏降災玉池神挹石室僊  
開海絕瀛洲天遙玄圃偉哉此鎮崢嶸中土鬼神乍遊  
風雲忽聚高標赫日半壁飛雨自古王者巡方必至龍  
駕帝服封天禪地南面會神西后在位待予治國安人  
然後徐思其事

北嶽恒山碑銘并序

張嘉貞

有國者殷薦于天地望秩山川故以火沴不生矣有家者  
嚴禋于鬼神克諧禮樂故休祐斯應矣由是上下交泰  
幽明相協五精同朗辰爲水其味鹹五鎮俱清恒爲冬  
其音羽大哉茲嶽殊於衆山嵩華以踞於近甸衡岱不  
踰於方域孰與夫包括綿長經綸中外外夷有四易宿  
主胡則延袤以限之中郡有五寶符在代則高襄以臨  
之其頂也上扶乾門黑帝之宮觀其足也下捺坤軸玄  
神之都府豈止劈奠魏截幽燕拒洪河撐大海頤洞合  
沓半天下之襟帶嵯峨嶢巖一字內之標格者也故知  
惟土有精惟山有靈宵宵冥冥其道至平其德至貞盍  
盍馨馨日之不覩夫形耳之不聞夫聲陰陽不測夫奧  
所以存像設建詞庭矣稽彼上古泊乎中運五載巡狩

百神懷柔皇王令典以之協祚歷數昌期以之交泰與  
自嬴漢爰逮周隋匪脩匪虔或僭或侈不動於省者其  
政缺非美而封者其事訛於戲黷祭虛陳昭靈罔答更  
張禮秩固待雍熙粵若我唐正百王類教龔惟我后揚  
五聖丕烈人神允洽動植和暢乃籍北鎮柴南壇碑西  
嶽泥東岱是用告厥功祇其祠也故穰穰多福獲於彼  
顛顛衆心後於此而今儉狃不熾已方餘辰邊隅於是  
乎靜雨雪其滂乃屢盈尺稼穡於是乎豐豐歲已成惟  
君能事斯北巡之禮胥詠其蘇雖黜輅纁旂未由冬觀  
而圓珪方璧每自天來或事舉必祈福行宜賽則有公  
卿而奉告命也或四時薦熟三獻酌泝則有侯牧而奉  
新章也非夫昭信惟直豈有享於明代哉是以河朔人  
風繫誠而漣漪穀者多矣春秋孟冬首三之日允劇頌

自蓋若從官斂推蘇不禁孰敢私伐蓋威靈感通以  
致爾與其淫滔而求者異乎夫道莫先乎真政莫先乎  
淳參造化以變萬物莫先乎神資皇王以富四海莫先  
乎人護神莫先乎君公正人莫先乎師長景寅歲乃命  
菲才謬兼軍郡欽若明詔持兵導俗無敢懈怠名山大  
川著乎典式靡不加敬於昭神寢于嶽之陽伊嶽致神  
惟神主嶽高柯古榦幽蔚陰翳俯仰瞻對精魄肅慕慄  
然何爲故以嗟歎嗟歎之不足於是詠歌歌以發言言  
以章德事可追於風雅詞無隱乎聞見神而聽之頌斯  
作曰

五宿熒煌風政休咎上經乎乾綱我君順之祚乃久兮  
五宗盤薄陰化成敗下彰乎坤絡我君欽之福乃介兮  
天平地成神道助貞人專以寧兮皇極帝力神道助直

人事以息兮禎祥日新既祠既禋國力斯春兮風雨時  
若是耕是獲家勤乃作兮至神通兮昭冥協和至道默  
兮勤敷頌歌大恒如礪明德惟幾

南海神廟碑文

韓愈

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  
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爲祝  
融天寶中天子以爲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祀犧  
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  
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  
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爲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升因  
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  
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  
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

於南方事無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  
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感既進  
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爲辭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  
明宮齋廬上兩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  
陸之品狼籍邊豆薦裸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恭神不  
顧享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  
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爲廣州刺史兼御  
史大夫以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祇慎所職治  
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爲表襮至州之明年將  
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被視冊誓群有司  
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某  
官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  
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

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擢夫奏  
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暘載陰  
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  
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  
牲肥酒香搏爵靜絜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必  
怪恍惚畢出蜿蜿蜒蜒來忝飲食闔廟旋艦祥飈送駟  
旗纛旄麾飛揚掩藹鏜鼓朝轟高管噉課武夫奮棹工  
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  
之歲風災熄滅人獸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  
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  
修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耆艾歌詠  
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  
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爲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

畜上下與足於是免于蜀州負逋之緡錢十有八萬米  
八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  
丐之加四面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  
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二十  
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者與之錢  
財令無失所時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  
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可謂備至矣咸願刻廟石以  
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即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正  
自今公明用享錫祐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  
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旣足旣濡胡不均弘俾執事  
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且依

黃陵廟碑

韓愈

湘旁有廟曰黃陵自前古立以祠堯之二女舜二妃者  
虞有碑断裂分散在地其文剥缺考圖記漢荊州牧劉  
表景叔之立題曰湘夫人碑今驗其文乃晉太康九年  
又題其額曰虞舜二妃之碑非景叔立者秦博士對始  
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劉向鄭玄亦皆以二  
妃爲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  
解以爲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  
南征三苗不及道死沅湘之間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  
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不當降小君爲  
其夫人因以二女爲天帝之女以余考之璞與三逸俱  
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爲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英自宜  
降曰夫人也故楚辭謂娥皇爲君謂女英爲帝子各以  
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

書曰舜陟方乃死孔安國謂舜升道南方以死或又曰  
舜死葬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間余謂竹書  
記年帝王之後皆曰陟陟升也謂升天也書曰殷禮陟  
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没云陟者竹書  
周書同文也其下言方乃者所以釋陟爲死也地之勢  
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以  
死謂舜死葬蒼梧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溺死者皆不  
可信也二妃旣日以謀語舜脫舜之厄成舜之聖堯死  
而舜有天下爲天子二妃之力宜常爲神食民之祭今  
之度湖江者莫敢不進禮廟下元和十四年春余以言  
事得罪黜爲潮州刺史典地於漢南海之揭陽瀛毒所  
聚懼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其冬移袁州刺史明年九  
月拜國子祭酒使以私錢十萬抵嶽州願易廟之圯墉



腐瓦於刺史王堪長慶元年刺史張愉自京師往與愉  
故善因謂曰巧我一碑石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  
子名愉曰諾既至州報曰謹碑具篆其事俾刻之

大唐燕支山神寧濟公祠堂碑 揚炎

西北之巨鎮曰燕支本匈奴王庭昔漢武納渾耶開石  
地置武威張掖而山界二郡之間連峯委會雲蔚黛起  
積高之勢四面千里陽崖有枯柏之材備斡革陰壑有  
堅剛之璞化五兵維人氣雄其畜多馬虜得之以制陰  
國主天街周以之興秦以之霸漢得之以斷右臂却南  
牧西距于海北經于河自外而望上也雄七乎一氣旁  
廕朔鹵前衝塞門與積石來朝崑崙相負洎陟蒼蒼臨  
峻極則形變六合空同大荒青冥在混元之中絕壁揭  
宇宙之外舊史云封祀之山八中國之外三自夏缺秩

奠漢攘疆土于時更而王者莫能配天其意者將續禹  
之業以俟聖人乎維唐百三十載賁玄化之紀息金革  
之墟蠢蠢蒸然萃于聖澤於是左丹穴右崆峒古所未  
賓咸頓首於路門之外天子登神宮勒金板將復義于  
群嶽告成于昊蒼議云此山天合氣以正秋方地與神  
而主我國俾蚪螭者爲師爲旅貔虎者爲妾爲臣不在  
於巨靈乎其封禪爲寧濟公錫之盤帶備厥禮物詔邦  
牧太子少保哥舒公卜吉日築靈祠于高麓之陽每歲  
盛秋以笙鏞之器錡金之品率封內以望之索群神以  
會之亞旅師氏旄頭弩牙金鼓七校車徒十萬從享于  
廟庭大閱于山外所以因天界以崇聖功垂地險以恢  
遠略也觀夫叢巖懸抱煙雨屑窳官庭晃其角暮林石  
古而幽陰神其居之可以禱安靜矣附空桑變鍾石神

其聽之可以感和樂矣大玉通帛熊蹯桂漿粢其傾筐  
采物煌煌神其歆之可以柞求年矣維石巖巖日月不  
老維靈是與生此熊羆神其薦之可以奉吾君矣於戲  
陳信克享正祠幽感宜乎有祈而降有祭而歆龍也無  
風雨之愆蛇也無氣焰之作此神之職又何羞焉乃作  
頌曰

揭靈山兮天地界勢奔突兮風雲駭峯蹲龍兮入天門  
氣變蛇兮煙嵐昏祐自天兮得終古被華蟲兮駕朱虎  
晉府

勅賜養德書院校正重刊

唐文粹卷第五十

唐文粹卷第五十一 碑二 記碑陰文附 摠九首

吳興姚 鉉 纂

聖帝 虞帝廟碑 張謂

先聖 處州孔子廟碑 韓愈

河中府文宣王廟碑 常仲孺

兗州曲阜縣宣聖廟碑 李邕

扶風縣文宣王廟記附 程浩

書處州韓吏部孔子廟碑陰附 杜牧

謁夫子廟文附 李觀

大儒 文中子碑 皮日休

文中子碑 司空圖

虞帝廟碑銘 并序 張謂

堯有天下七十載將遜于位久難其人伯支許由全其

節而固讓義仲。蘇叔審其才而固辭帝德。合於天天命。歸於帝。帝盡善也。我其試哉。由是賓于四門。納于百揆。星辰合度。雷雨不迷。堯之二女。釐降於內。堯之九男。服勤於外。受昭華之玉。允洽人神。泥封祀之金。大報天地。五臣皆進明賞也。四族咸黜明刑也。先質后文。敦俗也。貴德尚齒。優賢也。于斯之時。君明於上。人化於下。山川鬼神亦莫不寧。鳥獸魚鱉衆乎。咸若無爲而洽其聖也。歟。夫以萬衆之尊。一人之貴。多見軼其軌度。少能窒其嗜欲。瑤臺瓊室。堯舜則茅茨土階矣。玉食寶衣。堯舜則藜羹皮裘矣。歷代多嬪御。堯舜顧禮經。娶一姓矣。自古好征伐。堯舜舞干戚。懷四夷矣。百姓樂堯舜。未嘗不樂。百姓憂堯舜。未嘗不憂。曆數之來。人以位授我。謳歌之去。我以位授人。其來也。嬰於樊籠。其去也。脫於桎梏。形

神非吾有。天地之委和子孫。非吾有。天地之委蛻。此其所以禪代也。近日曹丕父子。世爲漢賊。當鼎易之時。發荒唐之論。高視前古。大夸羣雄。猥以漢魏之間。輒向堯舜之際。此河伯不知於海。若盜跖自方於仲尼也。古人云。堯以義終。舜以勤死。稽諸祀典。永爲世教。游夏之徒。豈誣也哉。稱堯見囚。小儒之虛誕。爲禹所放。曲士之穿鑿。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九疑北麓。三湘南瀛。帝之遺廟。存焉。地僻易蕪。徒生荆棘。水深難涉。誰薦蘋蘩。先聖不祀。後賢之過。攝邵陽令。前監察御史。宇文宣。大樹風教。小康黎元。相罔巒移。棟宇前豁。林莽得爽。壇之地焉。下指城隅。見祈禱之人焉。如或宣室言徵。闕宮靈降。娥英近侍。稷契旁趨。則歌南風。覲東后。朝衆聖。會群臣。則知湯武不敢升堂。自愧于廊廡之下。高光不敢及戶。退慙

于閩閩之外成康文景帝所譏焉謂也無孔氏之祖述  
有顏子之希慕作頌於清芬勒文於玄石其銘曰  
系自顓頊家于勾芒大口奇表重瞳異相俗變山中風  
移河上其器不窳其人皆讓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惟彼  
陶唐禪于有虞域中交泰天下昭蘇彩鳳聽樂黃龍負  
圖其德難名元功不宰脫屣城闕遺形江海陵廟有依  
山川無改象耕耒耨鳥耘猶在託此巖阿神心若何蒸  
嘗昔少俎豆今多百越迢遙九疑嵯峨湘雲古色楚水  
新波庭羅松桂森若容衛擔度風颺宛如簫韶黎庶以  
寧陰陽以調憑茲聖靈作我皇朝

處州孔子廟碑

韓愈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惟社稷與孔  
子焉然而社祭上稷祭穀勾龍與弃乃其佐享非其子

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禮巍然當座  
以門人為配自天子而下北百拜跪薦祭進退誠敬禮  
如親弟子者矧勾龍棄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  
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勾龍棄孔子皆  
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所謂生  
人已來未有如孔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者比其效歟  
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授於  
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繁至官  
能以爲先既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顏回至子夏十人  
像其餘六十子及後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軻荀况伏  
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楊椎鄭玄等數十人皆圖之  
壁選博士弟子必皆其人又爲置講堂教之行禮肄習  
其中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

弟子入學行釋菜禮耆老歎嗟其子弟皆興於學鄴侯尚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為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惟此廟學鄴侯所作厥初庠下神不以宇先師所處亦窘寒暑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誠用勸揭揭元哲有師之尊群聖嚴嚴大法以存像圖孔肖咸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或亡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詞碑石以贊攸始

河中府新修文宣王廟碑

常伸孺

立於水成於氣以位天地勇於震奮於乙是生萬物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若無聖人誰與準繩故能範而不過類而不遺者也然則垂時設教必生大聖以首之庖羲氏甄才煥文君人子八神農以之首於皇而體至道也

軒轅氏推筮命官度方順紀顓頊奉之首於帝而法玄德也夏后氏奠山通川因地制賦殷湯繼之首於王而明大化也理亂相資質文代變洎有周而衰焉平桓以還鴻流蕩然非聖人之述易義農之道消矣非聖人之辯問軒轅之帝衰矣非聖人之刪書夏殷之王微矣非聖人之作春秋周室卑而諸侯僭矣故夫子彰皇繫帝叙王尊周首於儒而開大教也是知前聖之遺風將絕夫子不得不生中古之彛訓將興夫子不得不作故禮去百代以俟聖人而不惑也有天下者遵其易簡溯其元命可以致於清靜遵其廣大弘其覆載可以致於雍熙遵其禮讓蹈其夷曠可以致於和平苟或失常潛滔淫源德滋非而霸功作矣代易於上教尊於下運否於既往位崇於將來形於國而達於家萬樂和而百禮成

郁郁洋洋與日月而終矣巨唐教本六經德懷三古拯  
大道於既溺復醇源於已醜追謚文宣顯周王禮太學  
之制形于四方貞元五年秋仲上丁元帥司空侍中咸  
寧王渾公有獻于先師退而言曰斯廟也左廡右署前  
軍後府晨暮之間誼闋四起非爾雍致敬之地爰命略  
址于城得南端安焉出其食之中財任閑人之餘力屬  
後如素十旬而成祠庭有閑薦設有嚴鮮落之禮行饗  
獻之儀具是則賈之豈薄師之閱習吏之譏訶寂寥于  
茲矣噫我公以身柱國竭力戴君齊心孔門稟奉如在  
易曰化而裁之默而成之公氣和陰陽德會幾義又曰  
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公志尚純一行必中正語口文武  
之道未墜於地公有全社稷之勲合經緯之用又曰  
之無倦行之以忠公有遵理化之勤及人民之信古訓

是式新廟奔奔尊典顯赫舉集其門也至哉小子明朝  
退飛幕府獲祐歎息徘徊敢揚頌聲其辭曰

昭昭五星玄文之經浩浩五行元氣之形維上紀下災  
昏祥明聖人居中百化適成五星九玄醇朴不曜降及  
堯舜存乎典誥文王既沒孔子乃紹質文異時日月代  
照肇自開闢瀕洞無跡考于六籍窮古盡昔微禹之功  
水土共融微儒之風華夷濛濛大聖同德垂訓作則山  
川九州禮樂萬國義軒之道夫子明之百王續焉仰而  
營之夫子之教巨唐興之皇帝奉焉式而弘之皇帝之  
化藩翰揚之司空行焉敬而將之肅肅新祠煌煌盛儀  
祀享不失絃誦以時儒風載揚天地同期

交州曲阜縣宣聖廟碑銘并序 李邕

嘗觀元化陰藏上帝玄造雖道遠不際而運行有符揚

一也昔蚩尤怙賊厥弟驕兵巨力朋徒合緒連禍則黃  
帝興聖首出羣龍推下濟以君人儆勤略以戡亂大至  
橫流方割包山其咨轉死爲魚鱸食不粒則堯禹並跡  
振拔隱憂導百川康四國粵若殷禮缺周德微宋公用  
鄩楚子問鼎則夫子卓立粲然成章闢邦家之正門搗  
今昔之彛憲此天所以不言而成化聖所以有聞而必  
先其若是者乎故夫子之道消息乎兩儀夫子之德經  
營乎三代豈徒小訖蓋有異聞夫亭之者莫如天籍之  
者莫如地教之者莫如夫子且沐其亭而不識其道則  
不如勿生荷其籍而不由其德則不如勿運故曰消息  
乎兩儀者也夫博之者莫如文約之者莫如禮行之者  
莫如夫子且會其文而不揚其業則不如勿傳經其禮

而不啓其教則不如勿學上代有以焯序中代有以宗  
師後代有以丕訓故曰經營乎三代者也噫唐虞之美  
不必至是贊而大者進聖君也夏桀之惡不必至是擠  
而毀者激庸君也伊尹之忠不必至是演而數者勉誠  
節也趙盾之逆不必至是抑而書者誅賊臣也至若論  
茲廣孝輔仁寵義職此之由於是君臣之位序父子之  
道明朋友之事興夫婦之倫得雖朗日開覺膏雨潤黷  
和風清而安足喻哉惜如九皇繼統而政醇七聖同年  
而道合雖事業廣運而理濟一時未有薄遊大夫僻居  
下國德教旣往言滿方來廟食列邦不假手於後續君  
長萬葉必歸心於素王若此之盛是以騰跨百辟孤絕  
一人曷成名而可稱蓋取興而爲大者也我國家儒教  
浹宇文思啓天伸吏曹以追尊建禮官而崇祀侯褒聖

於人爵尸奠享於國庠是用大起學流錫類孝行敦悅  
施於方國光覆彌於胤宗三十五代孫嗣憲聖侯璩芝  
字藏暉洎族賢元亨等或專門碩儒罔墜于緒或餘波  
明哲載揚厥聲乃相與合謀曰夫墟墓之地禮曰自哀  
聽訟之樹詩云勿翦一則遇事遺愛一則感物允懷矧  
乎大聖烈風吾祖鴻美故國封井舊居川岳歟宜其悚  
神馳魄膝行膜拜陳齋祭奠殿祠樹繚垣以設防刊豐  
碑以爲表兗州牧京兆韋君珪王國周親人才懿德明  
啓風俗休有政教長史河南源晉賓字光國賢操操興  
清節特遠納人以禮成俗於師司馬天水狄光字子亮  
相門開祥雅道踵武聞義必立從事可行錄事參軍東  
海徐仲連功曹成陽蓋寡疑倉曹太原王道淳弘農楊  
萬石戶曹博陵崔少連兵曹范陽張博望法曹安定皇

甫任東海徐光彥工曹滎陽鄭璋參軍 扶風竇光訓及  
曲阜縣令鴈門田思昭主簿吳興施文 蔚清河晏弘楷  
等官緒通德儒林秀士升堂觀興遊聖 欽風僉同演成  
乃共經始其銘曰

元天陰騰大明靈鏡神不利淫物將與正凡曰投艱在  
此逢聖吞沙苻雲軒黃底定襄陵兆災夏禹文命周道  
失序夫子應聘刊詩述史盛禮張樂雅頌穆清訓詞昭  
灼片言一字勸善懲惡誘進後人啓明先覺六順勃興  
四教皆作茂功濟古至道維來首出列聖席卷群才大  
名震耀廣學天開蒸嘗市宇頌聲窮垓帝念居室以光  
壽宮建侯于嗣環封厥中孫謀不泯祖德斯崇乃刊聖  
烈用廣休風

扶風縣文宣王廟碑

程浩



天地吾知至廣也以其無所不覆載日月吾知至明也  
以其無所不照臨江海吾知至大也以其無所不容納  
料廣以寸管測景以尺圭航大以一葦廣不能逃其數  
明不能私其質大不能亡其險偉哉夫子後天地而生  
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沒知天地之終非日非月光之  
所及者遠不江不海潤之所浸者博三代禮樂吾知其  
損益百王憲章吾知其消息君臣以位父子以親家國  
以肥鬼神以享道未可詮其有物釋未可證於無生一  
以貫之我先師夫子夫子聖人也帝之聖者曰堯王之  
聖者曰禹師之聖者曰夫子堯之德有時而息禹之功  
有時而窮夫子之道久而彌芳遠而彌光用之者昌捨  
之者亡昔否於周今泰於唐不然者何被袞而裳岳旒  
而王者哉扶風古縣也在京之西環渭之北望標關輔

之首惟聖廟秦之大右尉曰袁弁者學吞漢臺賢負伊  
鼻文則變雅行乃矩物其為政也剛以斷其理身也柔  
而立迴大君之清問動賢相之精選黃奉詔首廓新祠  
宇廟間岑立宮牆鳥時睥先師於兩楹羅亞聖於十哲  
砌蘭有主院柏分行徂庭自肅入室加敬陳牲牢而如  
在旅邊豆而無筭天下大軍之後也時弊而沒禮域中  
小康之前也俗媮而迷歸尚儒以戢兵設義而銷戰使  
人從善遠惡而不自知大哉袁氏之子其用心也至矣  
邑宰李公政事練達德音和理風聲樹而不丕變毗頌樂  
而不支縣丞主簿尉等琅琊王畿黍稷公器覽容色窺  
相公之明鏡整鬢鬣趣相公之龍門雲霄坐馳鳴躍可  
侯浩白帝鄉薄遊鳳翔入境而醉聞佳政告歸而殮味  
尤績前尉許贊起予能事春秋之徒如何勿書時大曆

二年某月日記

書處州韓吏部孔子廟碑陰 杜牧

天不生夫子於中國中國當何如曰不夷狄如也荀卿  
祖夫子李斯事荀卿一日宰天下盡誘夫子之徒與書  
坑而焚之曰徒能亂人不若刑名獄吏治世之賢也彼  
商鞅者能耕能戰能行其法基秦為強曰彼仁義蠹官  
也可以置之不用也言自董仲舒劉向皆言司馬遷良史  
也而遷以儒分之為九曰博而寡要勞而無功不如道  
家者流也自有天地已來人無有不死者海上迂怪之  
士特出言曰黃帝鍊丹砂為黃金以餌之晝日乘龍上  
天誠得其藥可如黃帝以燕昭王之賢破強齊畿於霸  
秦始皇漢武帝之雄材滅六強僻四夷盡非凡主也自  
其其說耗天下捐骨肉不辭至死而不悟莫尊於天

地莫嚴於宗廟社稷梁武帝起為梁國者以荀脯麩牲  
為薦祀之禮曰佛之教性不可殺以天子之尊捨身為  
其奴散髮布地親命其徒踐之有天地日月為之主陰  
陽鬼神為之佐夫子巍然統而辯之復引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為之助則其徒不為劣其治不為僻彼四君二  
臣不為無知一旦不信背而之他仍族滅之儻不生夫  
子紛紜冥昧百家鬪起是已所是非已所非天下隨其  
時而宗之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者欲何所依據而為其  
辭是楊墨駢慎已降百家之徒廟貌而血食十年一變  
法百年一改教橫斜高下不知止泊彼夷狄者為夷狄  
之俗一定而不易若不生夫子是知其必不夷狄如也  
韓吏部夫子廟碑曰天下通祀惟社稷與夫子社稷壇  
而不屋取異代為配未若夫子上巍然當座用王者禮以

門人為配自天子至于庶人親北面師之夫子以德社稷以功固有次第哉因引孟子曰生人已來未有如夫子者也自古稱夫子者多矣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故書其碑陰云

謁夫子廟文

李觀

世載儒訓者隴西李氏子觀正詞為絜執絜為真恪以上薦桓撥之十有三祀孟秋之月朔修冕帶問廟而入再拜兩柱之下乃退伏而稱曰於皇夫子之道之德與天地周旋與日月合明乃聖乃神炳乎典謨惟王者得之以事神使民庶人得之以不失其死生諸侯得之以事天子卿大夫得之以保祿位怨災不及其身四時得之而序行天下得之而大同然則天地神人之事昭乎夫子之道之德也至矣何小子之所竊歎焉斯歎也其

惟來學乎其惟乞靈乎曰其不敢然也且夫禮樂夾於明夫子之善道也斯可謂以學矣鬼神瞰於幽夫子之明靈也斯可謂以敬矣孰敢捨道而來學黷敬而乞靈者乎於是再拜而起徊翔而觀章莖足徵像設無言我廟俎豆我衣冠夫子得之亦無愧言七十之徒亦公亦侯外如君臣內實討論烝烝小子思得其門夫子聖人天錫元精其未生也若超然神遊與兩氣俱存其既生也遇三季之會飄飄湮淪絃歌之音拊而不和仁義之圖卷而靡陳及相魯而有喜色去宋而曰柘黜其如予何聖人之窮乃有如是耶意俾夫子生於堯之代堯必後舜而先夫子生於舜之代舜則必先夫子而後禹聖人得時化可知也如舜禹生於夫子之年則不過守於田畝之中安有夫子之教垂於無窮若今日之澶漫

者乎惟夫子生實陪臣沒乃王爵有聖德也惟紂生實  
設辟死曰獨夫有逆德也惟爵謚在德惟德有聖有逆  
惟聖逆在人不在於尊嗚呼夫子聖人之極歟鳳鳥不  
至無其時也秦人燒書文之衰也帝唐爵王德之興也  
惟夫子之德洎唐之德永而能安古而更新降康下民  
復有烈光訖無間然小子仲仲慄慄拜奠而出匪作匪  
述

文中子碑

皮日休

天不能言陰陽于民民不可縱是生聖賢聖賢之道句  
德與命符是為堯舜性與命乖是為孔顏噫仲尼之化  
也不及於一國而被于天下不治於一時而需及萬世  
非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脩春秋者乎故孟子疊踵孔  
聖而贊其道復出于世而可繼孟氏者復何人哉文中

子王氏諱通字仲淹生於陳隋之世以亂世不仕退于  
汾晉序述六經敷為中說以行教于門人夫仲尼刪詩  
書定禮樂贊易道脩春秋先生則有禮論二十五篇續  
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三十一篇易贊七十篇孟子之門  
人有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焉先生則有薛收李靖魏  
徵李勣杜如晦房玄齡孟子之門人鬱鬱于亂世先生  
之門人赫赫于盛時較其道與孔孟豈徒然哉設先生  
生于孔聖之世余恐不在游夏之亞也况七十子歟借  
乎德與命乖不及觀吾唐受命而歿苟唐得而用之貞  
觀之治不在於房杜褚魏矣後先生二百五十歲生曰  
皮子嗜先生道業先生文讀文中子後序尚闕于贊述  
想先生封隧所在而為銘云  
大道不明天地淪精俟聖暢教乃出先生百氏黜迹六

藝騰英道符真宰用失阿衡先生門人為唐之楨差肩  
哲相接武名卿未踰一紀致我太平先生之功莫之與  
京

文中子碑

司空圖

道制治之大器也儒守其器者耳故聖哲之生受任於  
天不可斷之以就其時仲尼不用於戰國致其道於孟  
荀而傳焉得於漢成四百之祚五胡繼亂極於周齊天  
其或者生文中子以致聖人之用得衆賢而廓之以俟  
我唐亦天命也故房衛數公皆為其徒恆文武之道以  
濟貞觀治平之盛今三百年矣宜其碑  
聖魁之柄授必有施臣底之績濟亦厥時子惟善守賦  
而不私克輸於我貞休之基

唐文粹卷第五十一

唐文粹卷第五十二

碑三摠五首

吳興姚 鉉 纂

嶽瀆祠

嵩山啓母廟碑崔融

少室山少姨廟碑楊炯

三城韓公廟碑李華

柳州羅池廟碑韓愈

野廟文陸龜蒙

嵩山啓母廟碑并序

崔融

臣聞天地生成其法自然之謂道陰陽鼓舞其功不測  
之謂神然則物或類感事因通變乾棟傾而三光北馳  
坤輿缺而百川東瀉河淪越雋有郡邑之為魚水陷歷  
陽有吏人之化鱉訪遺蹤於女峽風雨蕭條徵往事於  
姑泉絃歌響亮盈虛歷定合散焉常不知誰子既老氏  
之多懵忽然為人寧甞生之足辯仰觀俯察裁識幽明  
之故原始及終未窮死生之說得於道而失於道義有

必然出於幾而入於幾理無或廢知變化者其知神之  
所爲乎臣謹按啓母廟者蓋夏后啓之母也漢避景帝  
諱改啓之字曰開厥後相傳或爲開母而顧野王輿地  
志盧元明嵩高記並不尋避諱之旨以爲陽翟婦人事  
不經見諒無所取粵若下斗璇璣李母之居鄰北極金  
臺石室王母之宅在西山氣爲母則羣物以萌月爲母  
則容光必照坤爲母則上下交泰后爲母則邦家有成  
故華胥履跡而雉氏孕女登感神而炎運作星流華渚  
而白帝生月貫幽房而黑精降明明有夏穆穆塗山子  
娶於度土之辰女婚於台桑之地搜竒帝紀撫異歸藏  
束生發蒙而有迷韓子稱賢而不朽漢臣之筆墨泉海  
陳其令名秦相之一字千金叙其嘉應七歌南國徒聞  
候禹之詞石破北方終見生余之兆則郭璞所謂陽城

曰啓母石李彤所謂嵩山南啓母詞隨巢之說有徵鴻  
烈之言無爽著矣昔者鸞川之上母變空桑脈水之濱  
男生破竹美人之虹召蝶煉仙婦之月作蟾蜍精衛銜  
木而償冤女尸化草而成嬪山崩蜀道臺候婦而無歸  
石立武昌亭望夫而不及論乎誕載群下莫尊於帝王  
語乎遷易凡百無聞於感致美矣哉不可得而稱也大  
唐革去故鼎取新興運而生繼天而作握乾元而造物  
海內知春闢混沌而爲家域中無外天皇膺曆數順謳  
歌金匱玉板服皇王之能事衢室廟堂承祖宗之茂烈  
垂衣裳而作元后端拱北辰負黼衣而朝諸侯嚮明南  
面周邦赫赫其道洽於成康漢室巍巍其化鍾於文景  
東漸西被遠安邇肅海三年而無波雲連月而不散天  
瑞降地符昇靈鳳五丈歲時來苑園神龍八卦昏旦游

池沼禮云乎哉無取於周旋揖讓樂之謂也必在於移  
風易俗司祿益富家國於是乎有餘司命益年臣人於  
是乎不天明王三懼未嘗遺戒慎之心天子四鄰莫能  
展彌譜之用家安其業但聽於鄰雞人得其和遂同於  
野鹿表識記奏河圖四十六事之著明曷云尚也登太  
山禪梁甫七十二封之可識何以加乎且夫窮聖神備  
道德滋萌元氣開闢太初斯乃天皇氏之所以應乎天  
也依土地明神靈駕六羽而上騰度九州而下濟斯乃  
人皇氏之所以順乎人也造書契教畋漁合五緯而節  
四時登九天而類萬物斯乃犧皇氏之所以制人法也  
務播殖該變通壹藥以救兆人聚貨而交天下斯乃農  
皇氏之所以興人利也振夔鼓載龍旗天則玄女授符  
帝則黃神降斗斯乃軒轅氏之所以除人害也均度量

正都邑摠秋令於金天分瑞官於鳳紀斯乃帝昊氏之  
所以爲人極也絜祭祀義鬼神履時以象天養財以任  
地斯乃帝項氏之所以爲人教也秋乘馬春乘龍順三  
辰而天道平建五正而人事理斯乃帝辛氏之所以爲  
人政也明如日晦如陰人無識其名帝何力於我斯乃  
帝堯氏之所以昭君德也間一善舉八才帝唱動而爛  
星雲天歌發而踰鳥獸斯乃帝舜氏之所以章后功也  
夫三統者道之大五行者生之宗三皇法之而列五帝  
則之而序道以三興德以五立非天下之至聖孰能兼  
於此乎而猶雖休勿休損之又損下明詔發德音尊天  
而重人省方而巡狩舉星畢曳雲稍召風伯以清塵命  
山靈而護野馳洛邑驚襄城天迴而地游雲合而霧沓  
周穆王來遊太室先徵夏啓之居漢武帝有事嵩立即

訪奴開之石徒觀其丹青歲古霜露年侵聖情有睠興  
言改葺其山則古文之外方其地則新邑之中土銘壇  
邈迤斜分玉女之臺碑闕相望近對石人之廟金草生  
而五色貝樹長而三花紫雲合沓於溪澗白霧氛氲於  
巖嶺考之易林信惟神明所伏求之遁甲固以威靈肅  
然夫其命有司乘務隙因高背下察隱嶙之餘基審日  
觀星揆摧殘之落構周官置臬郢匠揮斤異態神行全  
模化造紅葩奪日飛累榭於山間綺級衝風架迴廊於  
木末仙人在棟神女臨窻周施玳瑁之椽徧覆琉璃之  
瓦赤玉爲階秋苑黃金作門闕山如白岸樹似青溪羞蘊  
藻於前庭籍生芻於後徑蘭香夾水居然洗沐之資竹  
帚臨風自隔臨塵之境夢臺雲雨宋玉對而先驚壁  
山川屈原言而幾倦壽宮幃兮不擾象設兮兮喻曲相

羅曳曳雲錦披披鴛鴦褥兮翡翠幃白羽扇兮青絲履  
垂玉鸞之珮若往而若還戴金雀之釵不長而不短其  
居處也曖曖昧昧陰閉陽開其被服也煌煌熒熒霞駁  
雲蔚鼎俎則麟胎鳳卵蒸蕙燃苒餌膳則木蜜金膏玉  
漿瓊酒當是時也合五嶽訊九魁選太陰命玄闕馮夷  
鳴鼓女媧清歌左蒼龍兮吹虎右白虎兮絃瑟金真拂  
座玉女焚香肅肅習習天煖來風雨霏霏非神姬下  
霜雪孔雀飛而儀鳳舞弄玉邀歡軒車合而羅綺陳智  
瓊陪宴麻姑服道變海水而來遊織婦希風填河津而  
下謁洛妃綽約江妃緜眇玄女以明月爲珠素女以積  
雲作髻九天真母八極夫人畢集於茲矣青霞衣兮翠  
雲裘靈連蜷兮既留車迴風兮馬飛電視倏忽兮無見  
昔者濟陰山下降堯母之精靈湘川水曲留舜妃之響



像壇壇或在徒聞分福之名棟宇不修誰辨安歌之處  
豈知夫三仙福地百姓尊祠挾王者之都畿當聖人之  
順動犧牲玉帛可以治氣和神幼婦外孫可以披文相  
質虔奉綸旨式陳壯觀雖周人作詩自得后妃之美而  
魏臣獻賦終慙神女之工敢作銘曰

九州地險五嶽天中蛟龍洞穴日月仙宮蓄洩雲霧震  
蕩雷風笙歌近接鍾鼓遙通其在媯帝洪泉未塞昏  
墊下人汎濫中國於鑠大禹顯允天德龍畫旁分螺書  
徧刻其佩文北海省土南方還從碣石更下台桑予娶  
有禮我都攸昌八年不顧四載惟荒其宛交既登輶轅  
佇鑿家室誤往熊羆方作天道幽祕生涯糾錯其化則  
遷其靈是託其處妃之館仙女之臺物類通感精魂去  
來巫山廟立漢水祠開壇壇歲古棟宇年摧其皇矣大

唐麗哉神聖膺圖受錄體元居正赫赫高祖天有成命

明明太宗於茲為盛其重光累洽下武嗣文負宸而化

垂衣以君三靈盼蠻六氣氤氳魚鼈咸若雞犬相聞其

重譯請命殊鄰稟朝化及中孚風移大朴天秩百禮人

和萬樂汾水可遊峴山何貌其隋巢舊說夏啓遺居盛

德不泯嘉聲在諸周三轉蹕漢帝迴輿幸懷降鑒其祀

如初其虞衡掌木班倕葺宇虹亘梅梁龍盤柱柱草積

庭院水周堂廡石室置儔軒宮為輔其珠簾洞卷玉座

含清金翠玳瑁羅縠輕明儀形若動侍衛疑生依倚有

物恂恂無聲其帝子湘川天孫漢曲翩緜縹緲躑躅躑

躅神女弄珠靈妃啓玉倏來忽往星繁電燭其壯矣麗

矣神之聽之聰明是屬景福無欺夫人立館幼婦鵲辭

山魏魏皇室萬萬餘基其

少室山少姨廟碑銘并序

楊炯

臣聞崑閬西北之天門也則五帝處其陽陸三皇居其  
正地太山東南之日觀也則秦皇刻其石銘漢帝探其  
玉策故知建都邑正方位畫崇墉剡澹洫必憑天地之  
險然後四海爲家擁神休尊明號協時月同量衡必致  
山川之祠然後群神受職少石山者山嶽之神秀也憑  
河圖而括地用遁甲而開山發揮宇宙之精噴薄陰陽  
之氣壁立而千仞削成而四方北臨恒碣猶如聚米南  
望荆衡繞同覆篲共工觸皇天之八柱未足擬議龍伯  
釣溟海之三山無階響像考於含神紐白玉猶存驗於  
山海經黃花不落其名有序則太室西偏其位可知則  
嵩高位命若乃乾坤之所合雷雨之所交仰躔七星之  
野俯鎮三河之曲朝市臨於域中樞機止於天下六合

交會於是乎有天帝之下都九州名山於是乎有靈仙  
之窟宅臣謹按少姨廟者則漢書地理志崇高少室之  
廟也其神爲婦人像者則故老相傳云啓母塗山之妹  
也昔者生於石紐水土所以致其功娶于塗山室家所  
以成其德后宗之位象南宮之一星外戚之班比西京  
之列傳惟幾不測其道無方騁神變而揮霍降精靈而  
盼鸞亦猶蔣侯三妹青溪之軌跡可尋虞帝二妃湘水  
之波瀾未歇何止祠稱丁婦廟號滕姑少女宅於西宮  
夫人館於南嶽山臨白岸空聞石室之靈瀆對青崖獨  
有金臺之異若斯而已矣時更魏晉數歷周隋四望於  
是莫修八神以之無主炎涼代序寧觀俎豆之容霜露  
霑衣非復絃歌之地國家乘天造之草昧屬人謀之與  
能奄有大寶遂登神卷天地水火之無象則女媧氏補

之於是乎鍊其五石東西南北之失位則神農氏立之  
於是乎甄其四海天皇貴與天乎合德富與地乎侔質  
窮變化之理盡神明之數伏犧畫卦唯觀鳥獸之文黃  
帝垂衣蓋取乾坤之象利兼於成器功周於備物瑤臺  
美化闡邦國之風猷銀榜嘉聲茂君親之典禮稱才子  
者八族則叔獻季狸有亂臣者十人則太顛閔夭若夫  
圓丘方澤所以饗天神地祇複廟重閣所以序文昭武  
穆命秩宗之位分太宰之官考虞夏之質文定殷周之  
損益其大禮有如此者高陽有飛龍之樂始會八風帝  
舜有儀鳳之音初調九奏之石夔典其教制氏辨其聲鍾  
磬等瑟致其和尊卑長幼成其序其廣樂有如此者太  
微營室明堂布政之宮白獸蒼龍象魏懸書之法下應  
猶草王言如絲北辰而拱聚星南面而朝天下其為政

有如此者糾萬人者施以八刑詰四方者戒之三典畫  
衣不犯載酒無冤免禽獸以網羅納寧瀛於軌物其恤  
刑有如此者周人之養國老已始闢西膠漢氏之召諸生  
初開太學辟離所以行其禮泮宮所以班其政童子三  
尺蓋稱霸后之臣冠者六人唯述明王之道其文德有  
如此者涼風至司馬於是乎陳兵太白高將軍於是乎  
宜戰乘斗杓而誓旅出星門而杖鉞莊周稱天子之劍  
舉之按之呂望言聖人之兵如風如雨其成功有如此  
者稽其殷令有文犀利劍之效珍考其周書有赭白乘  
黃之騁力東漸西被南馳北走廬敖之窮觀六合不出  
於城隍陶侃之飛入八門未遊於宮室其疆理有如此  
者察璿璣而孚大運天迴地游吹玉律而部人時陽動  
陰靜煙雲蕭索而合彩日月淑清而啓旦豈直鳳巢阿

閣入軒后之圖書魚躍中弁稱武王之事業其休徵有  
如此者然則囊括混沌發揮生靈大庭不足使驂乘驪  
連不足使扶輦可以會玉帛可以答靈祇行聖人之大  
孝既郊祀而宗祀昭帝王之盛節亦因天而事天猶復  
下聽輿人旁求故實以為唐堯五載無聞太室之儀殷  
帝八遷未卜王城之地是用陳圭置臬建周后之兩都  
詔蹕鳴鑾巡漢皇之中嶽爰感先列招搖在上隱天而  
動地吹野而歆山旌旗則日月運行鍾鼓則雷風相薄  
道伊闕捷輟轅怡然長望邈乎周覽壯靈山之雲雨仍  
求載祀之經對閑寢之丘墟思秩無文之禮於是降天  
渙命司存因其舊跡葺其新廟詳費務議工徒下隴蜀  
之名材致荆藍之寶玉易者言乎悅使民忘其勞詩者  
歌乎子來成之不日東西轆轤南北崢嶸繡栒芳雲摺

光昭

桂棟芳蘭掠氣氤氳芳襲人皎日登於

綺疏奔星下於閨闈珠簾玳匣上高閣而三休金柱銀  
楹出長廊而中宿窮山海之瓊寶盡人神之壯麗豈直  
河庭貝闕俯瞰馮夷之都洛水瑤壇旁臨處妃之館爾  
其巖嶂重複岡巒左右青霞起而照天白霧生而布地  
餘基隱嶙仍知萬歲之亭古木摧殘尚辨三花之樹明  
公舊祀棟宇峩堯仙女層臺風煙爛漫軒轅之訪大塊  
先來牧馬之童太一之徵少君直下乘龍之使夫峻極  
也天帝因而會昌夫降神也景福由其興作於是乎昭  
之以明德聽之以和聲可以羞澗溪沼沚之毛可以奠  
潢汙行潦之水聰明正直惟鬼神之有知玉帛犧牲實  
陳信而無媿日之吉靈之來蜺為旌芳翠為蓋雷為車  
步電為策鼓之以南箕風嫋嫋而先路潤之以西畢雨

冥冥而灑道其始至也若海靜山空曠曠曠照白日  
於扶桑之東其少進也若移星轉漢粲粲爛爛吐明月  
於瀛洲之半佩珠璣而率璣龍襲羅縠而飄颻建晨嬰之  
寶冠踐遠遊之文履命儔兮嘯侶徒倚兮徘徊群仙畢  
集衆靈咸至有西華之紫妃有中黃之素女華山之上  
明星遠燭陽臺之下暮雨潛通或瓊室以飛霞或銀臺  
而薦藥天孫忽降暫停支石之機神女相歡即起投壺  
之電左侍右衛則甲申之瓊石乙巳之蘭蕭妍倡妙妓  
則憑院之清歌幽靈之鼓瑟樂章既闋禮容斯備迴風  
兮雲旗入不言兮出不辭兮回衣兮蕙帶倏而來兮忽而  
遊惟神享德降百福而無疆惟嶽配天視三公而有典  
昔者夏后氏之乘四方仍用宛委之圖周穆王之御八  
龍猶紀春山之石況乎上照下漏天平地城人主宅中

旁羅於宇縣山靈顯位密邇於神州豈使命德不傳頌  
聲無紀由是三天降策有南霍之叔儲八丈鵠銘有西  
王之服道魏國鍾繇之字唯勒歲年晉日家張載之文遂  
承明詔其詞曰

上帝有命皇天無親樹之元后以牧世烝人光宅六合懷  
柔百神德成郊祀禮備宗禋其軒稱配永崑墟帝出堯  
號則天汾陽詔蹕觀人設教協時同律有感必通無文  
咸秩其皇家啓聖受命于天上鍊五石旁䟽九川開階  
運斗宅海乘乾王母益地周公卜年其天子建德重規  
疊矩聖敬日躋宗文祖武範圍三極和平萬寓率由舊  
章粵若乂古其璇宮夜敞銀榜朝開德象陰月聲符震  
雷山河翼戴星緯鹽梅能事畢矣乾元大哉其化定制  
禮功成作樂日月旂常夏殷正朔德澤天外文明地角

氣白星黃風搖露濁其六兩京幾旬五載巡遊驅馳太一部列蚩尤將見大隗爰尋許由迴鸞躑躅寓目周流其七鬱鬱靈鎮巖巖積石直上五千去天三百帝休非遠真經可觀石室徘徊瓊膏滴瀝其八山惟地德神即陰靈瑤姬逐雨玉女隨星陰陽不測黍稷非馨倏忽年代荒蕪廟庭其九旁求祀典載垂天渙始詔林衡俄成壯觀紫旆星錯丹梁霞煥似對青溪如遊白岸其十文狸赤豹雷策雷車隱隱中道旬旬太虛遂停龍駕求託神居天迴地止霧歇雲除其十一衆靈睽易群仙容與衡嶽夫人漢濱游女洛川解珮天河弄杼顧慕招攜續紛儔侶同氣同聲爰笑爰語其十二于以採蘋南澗之濱于以採藻于彼行潦其十三吉兮辰良浴蘭湯兮沐芳揚袍兮拊鼓奠桂酒兮椒漿神其萃止降福穰穰其十四

韓公廟碑銘并序

李華

唐之元老有大庇於生人曰韓公公盡力大朝位尊將相三城立廟軍帥乞靈則祠之天寶季歲華奉使朔方展敬祠下式瞻風采像與神合沉沉如生嗚呼生以功爲臣歿以靈爲神神乎且奉公摠戎疆外懸衡審政拒隴循河繇亘萬里堅城雄防扞蔽三輔介冑之士垂十萬人瞻我麾節以爲進退先是突厥犯塞棄勝入朔方游騎至安定守軍不到經略失守虜乃驅監牧之駭牝還存廬帳進圍聚邑鳴弓躍馬規復漠南邊人搖心元聖軫念節將更至咸以爲請搢紳獻議則以和親爲便中宗未之許也初以公耆老且重煩之及卜師於太宮之庭惟公之吉至尊親臨前殿授以兵符公承命徂征北蕃逆賊記所謂君子有其時有其命公得其二而伸

其一者也公忠貫神明慮幾造化鎮以長策潰其姦謀  
一麾偏師屠名王復喪馬奪壘拂雲維而城之並河之  
阿列築三鎮將精士銳談笑就役匈奴莫敢南視雷哭  
而遁老幼望公以相震怖不然則乘冰轉關無日無之  
既而據河山翫其動靜納行旅歸之衽席憑墉而望匹  
馬單兵不匿形影虜由是械手足而剗腹心朝廷草  
竊之虞天下滅征役之半矣詩云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又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公之謂也張下之野尚有存  
者曰公號令素嚴人無違禁自將更騎卒咸有旗表節  
不常出出則賞罰隨之賞無非功罰無非罪上流而下  
競心行而事從謀全功成由此術也三城既就刊木標  
櫓記之種落刻其降年後皆如之豈挺生上將之龜策  
也竒鑿先物之然也夫鳥獸草木出其倫輩猶或利害

憑焉况殊績功勳終始天地翼輔先聖紀元元有茅  
社之尊符節之重後奉者果一勝遂一謀庸非明神  
贊之效雅有吉甫薄伐至于太原王命南仲城彼朔方  
傳稱齊桓伐戎攘狄以其病燕滅衛魏之和戎狄合諸  
侯從古及今以爲大功其餘秦恬漢青之倫纔丘垤耳  
尚或筮頌颺之簡策貴之况忠武卓異獲履今昔而詠  
歌無之非古也竊感趙孟懷隨武之德寤寐未歎奉銘  
神宮其文曰

赫爾韓公司武有經受命北伐渠魁就刑敢或不順鼓  
行風霆崇岱壓卵滄波灌螢沉泉雷動機發冥冥功奮  
三城人謠億齡謀出先後構危於寧張天之威恢廟之  
靈北狄頓顙山戎來庭萬里寢柝綠河罷局趨拜故祠  
德謝惟馨翔野何有群山青青感激遺風徘徊涕零吾

誰與歸式薦斯銘

柳州羅池廟碑銘

并序

韓愈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為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曰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命凡有所為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期令之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讓宅有牛羊鴨肥大蕃息子嚴父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得贖盡沒為諒我侯之至之文修孔子廟城郭道巷

皆治使端正以名木而民

飲酒驛亭謂曰

吾將死死而為

神後三年為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子血秋辛卯侯降于

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之曰館

我於羅池其日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漢醉酒慢侮堂

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

京師請書其事于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

禍福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氏

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

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擯不用其詞曰

荔子丹芳蕉黃雜穀蔬芳進侯堂侯之舫芳兩旗度中

流芳風泊之待侯不來芳不知我悲侯乘駒芳入廟慰

我民芳不嘖以笑鵝之山芳柳之水挂樹團團芳白石

既皆悅喜嘗與郡將魏忠謝寧歐陽翼

飲酒驛亭謂曰

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君等好也明年

神後三年為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子血秋辛卯侯降于

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之曰館

我於羅池其日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漢醉酒慢侮堂

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

京師請書其事于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

禍福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氏

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

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擯不用其詞曰

荔子丹芳蕉黃雜穀蔬芳進侯堂侯之舫芳兩旗度中

流芳風泊之待侯不來芳不知我悲侯乘駒芳入廟慰

我民芳不嘖以笑鵝之山芳柳之水挂樹團團芳白石



齒齒依八朝出游兮暮采歸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北方  
之人兮為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遠福我兮壽我  
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航餘充羨兮蛇  
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于世世

野廟碑

陸龜蒙

碑者非心也古者懸而定用木後人書之以表其功德因  
留之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漢以降生而有功  
德政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石失其稱矣余之碑野  
廟也非有政事功德可紀直悲夫毗竭其力以奉無名  
之土木而已矣甌粵間好事鬼山椒水濱多淫祀其廟  
貌有雄而毅黝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溫而愿哲而少者  
則曰甘公郎有媪焉老而尊嚴者則曰姥有婦而容豔者  
則曰姑其居處則敬之以庭堂峻之以陞級左右老木

擢植森拱蘿葛翳于上鷓鴣室其間車馬徒蹂叢雜怪  
狀農作之忙怖之大者椎牛次者擊豕小不下犬雞魚  
菽之薦牲酒之奠缺於家可也缺於神不可也一朝懈  
怠禍亦隨作耆孺畜牧慄慄然疾病死喪不曰適丁  
其時耶而自惑其生悉歸之於神雖然若以古言之則  
矣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何者豈不以生能  
禦大災捍大患其死也則血食於生人無名之土木不  
當與禦災捍患者為比是戾於古也明矣今之雄毅而  
碩者有之溫愿而少者有之升階級坐堂筵耳絃匏口  
梁肉載車馬擁徒隸者皆是也解民之懸清民之暵未  
嘗貯于曾中民之當奉者一日懈怠則發悍吏肆淫刑  
毆之以就事校神之禍福孰為輕重哉平居無事指為  
賢良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悃撓脆怯顛躓

竄踣乞為囚虜之不暇此乃纓弁言語之士木爾又何  
貴其真土木耶故曰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  
既而為詩以誌其末

土木其形竊吾民之酒牲固無以名土木其智竊吾君  
之祿位如何可議祿位頎頎酒牲甚微神之饗也孰云  
其非視吾之碑知斯文之孔悲

晉府

勅賜養德書院校正重刊

唐文粹卷第五十一

文粹卷第五十三

碑四碣并刻文碑陰文附摠一十四首

高士

漢高士嚴君鈞臺碑梁肅

刻嚴陵鈞臺附羅隱

許由先生廟碣附藺

梁高士碣附梁肅

後漢徐徵君碣附張九齡

義

首陽山碑皮日休

忠烈

有夏大夫關公碑陰文附翬殷太師比干碑李翰

紀信碑盧藏用

周苛碑李觀

忠臣

春申君碑皮日休

梅先生碑羅隱

純臣

微子廟碑賈至

烈女

高懸女碑李翱

漢高士嚴君鈞臺碑

梁肅

先生諱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也名聞于漢光武之世

東觀書實載其事當哀平之後天地既閉先生韜其光  
隱而不見建武反正雲雷既定先生全其道而不屈消  
息治亂之際卷舒夷曠之域如雲出於山游於天復歸  
於無間不可得而累也則激清風聳高節以遺後世先  
生之道可見于是矣或曰人倫大統莫大乎君臣崇德  
致用莫盛乎富貴而子陵以賤為貴以臣傲君二者其  
失於教歟君子曰不然夫賢哲之道一動一靜動而用  
者功濟乎當世靜而不用者化光於無窮故許由於堯  
先生於漢皆不易乎世游方之外俾後之人聞清風而  
嚮慕焉蓋運有會事有行伊呂遇湯武而立大功子陵  
遇世祖而立大名去就不同同歸乎道焉歲在大梁予  
涉江自富春而南訪先生遺塵則釣臺尚存仰聆清風  
刻頌于石其文曰

李禁浩浩

澆風薄淳

先生括囊

鳥獸同群

四海既平

故人為君

富貴于我

有如浮雲

召至禁中

告歸江濱

下視天子

上動星文

接輿肆狂

孤竹求仁

介推山死

龔勝蘭焚

猗歟先生

異乎斯人

俯仰世道

從容屈伸

清溪悠悠

白石磷磷

清風是仰

終古不泯

刻嚴陵釣臺

羅隱

巖巖而高者嚴子陵之釣臺也寥寥而不歸者光武之  
故人也故人之道何如晚蒼谷以言之尊莫尊於天子  
賤莫賤於布衣龍爭地蟄兮風雨相遺干戈載靡兮悠  
悠夢思何富貴不易節而窮達無所欺故得脫邯鄲之  
難破犀象之師造二百年之業繼三尺劍之基者其唯  
有始有卒者乎下之世風俗偷去祿位相尚朝為一旅

人暮爲九品官而親戚骨肉已有差等矣況故人乎嗚呼往者不可見來者未可期已而已而

許由先生廟碣

楊植

堯之聰明猶先生成堯之至理猶先生始堯不以天下讓先生先生之道猶昏先生不以清節避唐堯唐堯之道何尊是知天地間堯而許之日而月之生人已來避讓之大未有如先生者也若非錙銖九有亢極一夫安能以巖澤枯槁之姿下聖文神武之德則知丹朱得堯之體而遺堯之性先生得堯之性而遺老之名是得之者守之不足遺之者宰之有餘天用先生批糠帝王牢籠六合欲先生躬戴清規首出萬古僭賊爲臣之道拜先生廟者得不戒之哉使湯之智讀先生書夏祀不夷也使發之聖得先生夢商廟不墟也然湯武聖人之用

也先生一聖人之繫也於亂則吾用於治則吾繫二者聖人經時之大柄使湯武逢堯舜是必韜用而光繫矣先生逢桀紂是必捨繫而趨用矣則聖道變化豈有跡耶故喜爲雲霞怒爲雷雨先生神也生爲春夏殺爲秋冬先生功也結爲山嶽融爲川瀆先生壽也星羅月帳巖靈壑靜先生宅也聖人無爲金玉在璞先生富也功而不宰人文化成先生道也休光烈儀仰道垂師先生文也天機自繫雖死不裂先生武也噫先生所謂稟天之德合地之式居天地中立帝王則噫先生所謂往矣誰能宗見寥寥但箕頰之上惟餘清風噫先生所謂爲聖人之大標天地之外揖堯謝舜疇爲吾輩我來獨尋清禱意深再拜刻石取文于心

梁高士碣

梁肅

有漢高士梁君諱鴻字伯鸞扶風人君得天元純誕其  
生知囊括道妙而游於世遭漢微政燒風偃物君以為  
道不可徇時故安節以高蹈高蹈不可以激俗故登邱  
以作歌歌不可以遺患故適越以遐遯遯不可以不粒  
故寄食於杵曰是以孟氏悅其道而妻之伯通尚其風  
而禮之安夫大而遺其細忽夫語而順乎默樂則行之  
憂則違之斯可謂高世之逸民矣原夫天之運也曰明  
與晦人之道也曰否與泰達人知否與晦之不可為也  
故耦而耕狂而歌鑿坯以逃荷蓀以游而晦德避難不  
成乎名於戲伯鸞非斯人之徒則誰與哉唐大曆六年  
小子旅於吳得君之舊游焉孟子稱聞柳下惠之風者  
鄙夫寬薄夫敦然則聞之風聲亦將舍爾采頤以觀我  
靈龜乎乃刊貞石以識遺烈銘曰

山隱器車河秘馬圖伯鸞不行獨與道俱太虛無際浮  
雲無繫伯鸞伊何真跡人世直道辱身三黜魯邦扣馬  
逆諫餓于首陽邈矣伯鸞靜而含元作銘阜橋萬古是  
望

後漢徐徵君碣

張九齡

後漢高士徐君諱穉字孺子南昌人也先生受天元休  
含道傑出生知而上貫之以一體負清純動適玄妙知  
道之將廢乃窮則獨善躬耕取資非力不食鄰落所處  
率化無訟在漢之季遭時溷濁不抗跡以庇物故退非  
山林不苟利以辱身故進無祿位五辟宰府四察孝廉  
又舉有道就拜太原太守皆辭疾不起延嘉二年尚書  
令汝南陳蕃僕射南郡胡廣相與上疏極言先生宜為  
輔弼協和人神漢拓帝猶能安車玄纁備禮致聘而竟

不屈志知時之不可支也然而諸公嘉招雖不之屑就  
及聞農卒徒步弔祭禮有所尚隻雞不薄意有所加生  
藹爲貴士之感義實衰世之有補人而見德俾後生之  
可尋其廢中權行中慮皆此類也昔者夷齊介絜而遠  
去沮溺野逸而難群顏闔鑿坯以遁逃接輿狂歌而詭  
激此誠作者或類沽名夫有所不爲至則偏也無適不  
可用之極也先生則貶絕在心而經脩於世純儉以存  
戒博愛以體仁應物以會通全已以歸正漢廷所以宗  
其德天下所以服其行豈與彼數子直道而已哉靈帝  
初欲蒲輪聘焉會先生以疾終時年七十有二子曰季  
祭篤行孝悌亦高尚不仕皇唐開元十五年子忝牧茲  
邦風流是仰在懸榻之後想見其人有表墓之儀豈孤  
此地則先主之德其可沒乎乃銘曰

靈芝無根醴泉無源角立傑出先生斯存英英先生德  
不可名麟出無應鴻飛入冥道高事遠跡陳名劭勒石  
舊邦以觀其妙

首陽山碑

皮日休

天必從道道不由天其曰人乎哉大聖應千百年之運  
仁發於祥義動於瑞上聖帝也次素王也莫不應乎天  
地亘乎日月動乎鬼神或有守道以介死秉志以窮生  
確然金石不足以爲貞澹然冰玉不足以爲絜非其上  
占聖人不以動其心况當世言貴之士哉斯其自信乎  
道則天地不可得而應也嗚呼夷齊之志嘗以神農虞  
夏形於言由是觀之豈有意於文武者哉然跡其歸周  
不從諫而死彼當求西伯也而得武王不曰得仁乎既  
得其仁而不取其諫則夷齊之死宜矣太史公以其誠

死責乎天道嗚呼若夷齊之行可謂道不由天者乎如  
不得仁而餓死天可責也苟夷齊以殷亂可乎而臣於  
周則周召之列矣奚有首陽之阨乎若夷齊者自信其  
道天不可得而應者也天尚不可應况於人乎况於鬼  
神乎

有夏大夫關公碑陰文

張謂

禹成九功誕受天命桀喪一德悖于人心為虺為蛇如  
豺如虎既毒螫焉又吞噬焉重之以昆吾因之以妹喜  
匹夫醜夏多士懷殷萬方囂然九州危矣公夏后之諍  
臣也以謂為臣之禮不擇其利食君之祿不避其害亦  
知直言之賈禍國慶時危欲其行之遠也亦知諷諫之  
儼福里迺車遠恐其効之遲也由是祀帝座排天門謀  
成深心藥進苦口石可轉也不可奪其堅貞身可殺也

不可揜其忠義夫生死者必然之常數忠義者不易之  
大節位卑則迹遠祿厚則恩深恩深則義重於生全義  
可也迹遠則生重於義全生可也夫子世鄉之族捨生  
即義賢哉且伊呂之遇殷湯也賢與聖合之賢聖之間  
相去甚近此其所以行道也夫子之逢夏桀也賢與愚  
合之賢愚之間相去甚遠此其所以喪身也向若桀昧  
可革從公之言則國不失夏之初君不失禹之舊殷湯  
不能成大業伊呂不能建元勳諸侯奉於天子一姓傳  
於萬世驕君暴怒亂國淫刑朝行斧鉞之誅夕覩市朝  
之變千載之下九原之上殷人比干攜手而游耳鳴戲  
先王納諫而昌後王拒諫而亡當其昌也忠良勝於邪  
佞及其亡也邪佞勝於忠良故君子慎於語默審於行  
藏豈徒然哉蓋有以也乾元歲以戎車之殿朝于京師

一覽吳子之文再明關公之義託於匠石勒于碑陰亦猶公毅作傳之異同韓毛解詩之先後也

殷太師比干碑

李翰

太宗文皇帝既一海內明君臣之義貞觀十九年東征烏夷師次殷墟乃下詔追贈殷少師比干為太師謚曰忠烈公遣大臣持節賜贈申命郡縣封墓葺祠置守塚五家以少牢時享著于甲令刻于金石故比干之忠益彰臣子得以述其志也昔商王受毒痛于四海德悖于三正肆厥淫虐下罔敢諫於是微子去之箕子囚之而公獨死之非捐生之難處死之難非處死之難得死之難故不可死而死之是輕其生非孝也得其死而不死是重其死非忠也王之叔父親莫至焉國之元臣位莫崇焉崇高不可以觀其危親昵不可以忘其祖則我成

湯之業將墜于泉商王之命將絕于天整扶其顛遂諫而死剖心非痛殷亡是痛公之忠烈也其若是乎故能獨立危邦橫抗興運周武以三分之業有諸侯之師資十亂之謀揔一心之衆當公之存也則戰彼西土及公之喪也乃觀于盟津公存而殷存公喪而殷喪興亡所繫豈不重歟且聖人立教懲惡勸善而已矣人倫大統父子君臣而已矣太師存則正其統歿則垂其教奪乎千古之上行乎百王之末俾夫淫者懼佞者慙睿者思忠者勸其為式也不亦大哉而夫子稱殷有三仁豈無微旨嘗敢願之曰存其身存其祀亦仁也亡其身存其國亦仁也若進死者退生者狂狷之士將奔走焉喪生者貶死者宴安之人將寘力焉故同歸諸仁各順其志殊途而一揆異行而齊致俾後之人優柔而自得焉蓋



春秋微婉之義也必將建皇極叙彝倫弘在三之規垂不二之訓以昭於世則夫人臣者既移孝于親而致之於君焉有聞親失而不爭覩親危而不救從容安地而稱得禮甚不然矣夫孝於其親者人之親皆願其為子忠于其君者人之君皆欲其為臣故歷代帝王莫不旌顯周武下車而封其墓魏氏南遷而創其祠我太宗有天下禮百神而盛其禮追贈太師謚曰忠烈申命郡縣封墓葺祠置守塚五家以少牢時享著于甲令刻于金石於戲哀傷列辟主食舊封德為神明杖視群望身滅而名益大世絕而祀愈長然後知忠烈之道其感激天人深矣天寶十祀余尉于衛拜乎祠堂魄感精動而廟在隣邑官非越閭刊石銘美以志丕烈詞曰

庶軀非仁蹈難非智死于其死然後為義忠無二體烈有餘氣正直聰明至今猶

紀信碑

盧藏用

有漢忠烈姓紀名信官族代載史失其書昔秦始皇棄六代之業窮天下之力以縱其心施及二代荐作昏德人怨神怒百姓與能此皇天之所以興漢祖也夫龍躍虎變不有非常之災則不能蔚其文而神其行故英雄豪傑雷動電擊並起而亡秦當是時海水飛而無紀王網頽而不紐強者制命弱國連衡項羽提八千兵鼓行搆百萬隳名城坑勁卒弑義帝屠咸陽七十餘戰而天下定矣於是背關懷楚專制主約雖負河山籍舊業南面稱孤者滕行請命舉國受署者莫敢抵牾焉而高祖奮于漢中定三秦之地扶義仗信東向而爭天下天下之命懸於二椎山東紛紛蜂合蟻聚未省所係羽嘗以

百萬之衆圍高祖於滎陽紀公推天曆之在劉顧忠節以自効躬載黃屋出東門而叱之沮百萬之氣頓強楚之威奮諸侯之魄迴霸王之機身焚孤城之下功濟廟堂之上高祖因之以成帝業雖弘演納肝而無悔千犖請矢而不疑公孫抱子而為詐孟陽寢牀以自欺其忠則然於大業不可希也先軫免胄以立誠鉏麇觸槐以取喪富辰對諫而赴翟仲由結纓而為壯其節則全於大機則無以尚也苟息守言而死事豫讓感遇以自殘石乞亨身以殉白漸離矐目以報丹其義則立於大濟則闕焉故功貴成業貴廣苟有大賴則輕太山於鴻毛壯哉紀公誠得其死矣夫城郢而絕君名寢齋以祈於死其於惡也不亦大乎於戲仲尼所謂見危授命殺身成仁臨難無苟免者則其人而歷載數百莫能

表之縣令會稽孔君名祖舜字奉先資大聖之緒秉忠孝之規清身以激俗矯枉以從政到官視事三載有成於是鄉之碩老攝齋而請府君以盛德茂才弘宣大化旌孝尚節敦學務稽人無懸耜野蕪青草可為政之美也而紀公之基淪而不顯豈所以鼓舞前志發揮臣子之道哉府君乃咨謀寮吏稽古訓典以謂忘生從道者仁也沉斷固分者義也威儀不忒者化也好謀而成者智也有死無二者信也大節不撓者勇也決機興運者明也夫藏一行於人則銘之金鼎耀樂風雅況紀公兼而有焉斯實忠臣義士之殊尤者也而文獻之所先也故表商容式干木君子躋之乃惟春秋旌善之義庶幾為臣之節奮乎百代之上凜然可以比肩於斯人俾能揚耿光厚忠義崇尚教化以昭烈我明天子之風豈不

褒德而顯功哉遂作頌曰  
惟維紀公自天作忠應皇祖兮卓犖磊朗瑰詭倣儻奮  
威武兮虎鬪龍戰扶危制變挫強楚兮定霸興王身是  
業昌得其所兮雲雷經綸乃聖乃神萬物覩兮千載一  
振闡幽作訓爲代矩兮肇自三五愚聖同死苟無追而  
稱焉吾何以貴於前古兮

周苛碑

李觀

昔天喪水德未有受命者而劉項之戰方苦殘毒軋於  
生民御史大夫周苛世籍于沛始漢祖起而隨焉時漢  
祖以新阨睢水之圍而遽保滎陽楚人四面攻之內無  
完備憂難持久用將軍紀信計而漢祖免命用苛守後  
事以禦外敵敵知其危併力蕩搖哀哀遺軍創痛如積  
雖授之以利兵束之以堅甲而莫能起非愛死也力不

堪也故城覆於項氏項氏毅然鷹鷂囊大鼎於宇下謂  
苛曰請封三萬戶爲上將軍軍之政自不穀而下及卒  
乘皆聽其所爲不從則烹決無疑焉公怒甚色作視羽  
而咳之曰吾聞不善者善人之資今天將錫漢故泯天  
下以亂救亂者師是用汝資之不即倒戈請命兵絕若  
傾汝死無日矣且秦政反道殲滅六國天人合怒噍類  
不留今汝之業不足侔秦而罪侈於秦曾不知天以陰  
隲興喪與奪而猶與漢爭鋒且若戰數勝攻數剋非君  
能也天厚其惡惡厚將崩何得長哉項氏志公之不屈  
而恥其詭已聲如乳虎指左右梓公於沸鼎公奮身不  
顧蹈鼎而卒嗚呼麋驅異於不朽不朽在乎立節立節  
在乎顯主主顯節立獨苛有之與夫由余受戈弘演內  
肝殊也初苛殺魏豹可謂無人薄我及拒項氏豈非臨

難不苟免邪觀感公之雄果而史無傳記敢鏤幽石以承闕文其辭曰

龍戰未分崩雷洩雲雷奔雲洩其下流血滎陽攻急介士涕泣赤帝徘徊惟公在哉秉心慷慨處死不改沉沉積究千古奚言紀公光烈系史之闕

春申君碑

皮日休

士以知己委用於人報其用者術苟不王要在強其國尊其君也上可以霸略次可以忠烈無王術而有霸略者可以勝人國無霸略而有忠烈亦足以勝人國春申之道復何如哉憂荆不勝以自市奇計不曰忠乎荆太子既去歎孤在秦其侯刑待細若自屠以當饒虎不曰烈乎然徙都於壽春失鄧室之固去方城之險捨江漢之利其為人謀下矣猶死以自爲官室以魯爲封疆春申之力哉當斯時也苟任荀卿之儒術廣聖道用之暮月荆可王矣然以猜去士以謗免賢嗚戲儒術聖道其與藏天地其明燭鬼神表可申且不悟况李園之陰謀豈易悟哉豈易悟哉

梅先生碑

羅隱

漢成帝時綱紐頽壞先生以書諫天子者再三夫火政雖去而劍履間健者猶數百位尚不能爲國家出力以斷佞臣頭復何南昌故吏憤憤於其下得非南昌遠地也尉下寮也苟觸天子網空倖臣牙止於殛一狂人噬一單族而已彼公卿大臣有生殺喜怒之任有明黨蕃衍之大出一言作一事必與妻子謀苟不使其家雖妾人婢子亦攪挽相制而況親戚乎况骨肉乎故雖有憂社稷心亦噤而不吐也嗚呼寵祿所以勸功而位大者

不語朝廷事是知天下有道則正人在上天下無道則正人在下余讀先生書未嘗不爲漢朝公卿恨今南游復過先生里吁何爲道之多也遂碑

微子廟碑

賈至

昔者高宗旣歿始錯命政有數倫敗紀事有梗神虐天迄于獨夫稼慝乃稔武庚不化茅土再血玄鳥之祀宜其忽諸噫湯之德未衰故微子復興于宋矣微子諱啓實帝乙元子帝乙惜賢之故而神器不集於君君肅恭神人格慎克孝才兼八元之偉德首三仁之列始在擇嗣箕子贊焉尹茲東夏周公嘉焉歿而不朽仲尼稱焉覩其進思盡忠則伴主以竭諫退將保祀則全身以逃難去就生死之塗沉吟出處之域有以見聖達之情也若乃受爲不道暴殄天物剖諫輔之心解忠良之骨

億兆墜於塗炭宗祧困於旣旣而君崎嶇險阻避跡藏時免身龍戰之郊解縛鷹揚之帥卒能脩復舊物統承先祀七百餘年歆我神祇非明德至仁其孰能與於此於戲國之興亡不獨天命向使帝乙捨受而立啓前箕子而後少師則文王未可專征於諸侯武王未可誓師於牧野雖周公之聖不過子產善相矣太公之賢不過穰苴之法矣是太王立季歷而昌帝乙捨微子而亡成敗繫本不其昭彰皇帝三十有一載予作吏于宋思其先聖遺事求於古老輿人則得君之祠廟存焉盛衰紛綸年紀超忽喬木老矣靈儀儼然椽欂於堅者月繼嶺繁牲幣者日接何百代之後而仁風獨揚乎留連廟庭乃作頌曰天革元命皇符在木玄天降災上慄下黷人怨神怒川崩鬼哭赫赫周邦如臨深谷過矣微子逢時

顛沛居亡念存處否求泰諫以明節仁而遠害作誥父  
師全身而退龍戰于野鳥焚其巢桓桓周王奄有商郊  
面縛就執牽羊投庖祀商修器啓宋分茅嗟爾宋人來  
蘇是仰穆如雨潤霽若春養以戴以翼是宗是長茫茫  
舊封千載餘響我來祠廟永挹遺芬荒塔蔓草古木垂  
雲惆悵懷賢徘徊日曛鐫石紀德用流斯文

高愍女碑

李翱

愍女姓高妹妹名也生七歲當建中二年父彥昭以濮  
陽歸天子前此者有質妹妹與其母兄者使彥昭守濮  
陽及彥昭以城歸妹妹與其母兄皆死其母李氏也將  
死憐妹妹之幼無辜請獨免其死而以為婢衆皆許之  
妹妹不欲曰生而受辱不如死母兄皆不免何獨生為  
其母與兄將被刑咸拜於四方妹妹獨曰我家為忠宗

族誅夷四方神祇尚何知問其父所在之方西嚮哭再  
拜遂就死明年大常謚之曰愍當此之時天下之為父  
母者莫不欲愍女之為子也天下之為夫者莫不欲愍  
女之為室家也天下之為女與妻者聞之莫不欲愍女  
之行在其身也昔者曹娥思盱自沉于江獄吏嗔囚章  
女悲號思唁其兄作詩載馳緹縈上書廼除肉刑彼四  
女者或孝或智或義或仁噫此愍女厥生七年天生其  
知四女不備向遂推而布之於天下其誰不從而化焉  
雖有逆子必改行雖有悍妻必易心賞一女而天下勸  
亦王化之大端也異哉愍女之行而不家聞戶知也貞  
元十三年朔在汴州彥昭時為潁川刺史昌黎韓愈始  
為余言余既悲而嘉之於是作高愍女碑

唐文粹卷第五十三

唐文粹卷第五十四

碑五石表附

物類六首

古跡

禹穴碑

鄭魴

麟臺碑

韋表微

圮橋石表附

梁肅

土風

長沙土風碑

張謂

遺愛

唐淮南節度使崔公頌德碑

李華

唐杜岐公遺愛碑

權德輿

禹穴碑銘

鄭魴

惟帝聖世時必有符命在昔黃帝始受河圖而定玉錄  
定義得神著而垂皇策堯配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舜繼  
成六德文王獲赤雀丹書而演道定謨子亦以謂禹探  
其穴得開世之符而成乎水功夫神人合謀而行變化  
天地定位陰陽潛交五行迭王斗建司節岳尊山而瀆

長川乃至日星雷風禎祥秘奧三綱五紀萬樂百禮人  
人物物各由身生無非玄功冥持至數物合以及之者  
王者奉天而行故聖神焉帝皇焉彼聖如仲尼有德而  
無應故位止於旅人福弟及生靈乃歎曰鳳鳥不至河  
不出圖吾已矣夫然後知元命者軒后命者羲受命者  
曰唐與虞成命者禹備命者文仲尼不受命乃假人事  
而言故有宗子之說後代無作焉立言者二仁義以東  
世教瞽瞍蚩蚩使絕其非望業之外存而不論予讀夏  
書無是說司馬子長自叙始云登會稽探禹穴不然萬  
禩何傳焉或矣蒼山之濬呀如淵如陵徙谷遷此中不  
騫雨洗煙空颯然莫窮噫實禹迹之所始終唐興二百  
八祀寶曆景午秋九月子從事于是邦感上聖遺軌而  
學者無述作禹穴碑廉察使舊相河南公見而銘之曰  
禹穴宜載夏與秦胡爲而不載禹貢無說秦始皇游會  
稽李斯刻石亦不言古而不載遷與鄭胡爲而載始司  
馬遷自叙探禹穴而後千百年無說至鄭乃製斯碑予  
以謂天德統萬止言其蓋言其蓋萬物以生非談天氏  
所謂蓋天者也地德統萬止言其載言其載萬物以生  
也堯德統萬止言其大傳云堯能則天之大千川萬山  
皆禹之會讀爲會稽之會一符一穴禹穴藏五符統而  
言之故曰一不足爲最故夏與秦俱不之載而人以之  
昧雖山之堅雖洞之濺有時而堙有時而允歲其萬千  
風雨濤汰亡其坎呀藪是醫蒼鄭與遷斯碑斯載斯時  
之賴

麟臺碑銘 并序

韋表微

夫聖人作於後王道明王道明然後瑞應至靈既感通



理合冥數昔殷道剝喪民罔攸歸於是文王以有位之  
聖嗣成湯之德神人咸乂故鳳鳴于岐洎周德凌遲道  
靡所屬由是仲尼以無位之聖述文武之法憲章聿修  
故麟見於魯于時王室無主禮法盡去天子之尊存乎  
位號魯周公之所封用四代之禮樂遺風故典鬱而未  
發仲尼以天縱之德生乎其中居周公之邦志文武之  
道觀廢興之運知作者在已位不德以庇生民權不得  
以司刑賞是天將喪斯民也而未喪斯文也乃綴絕緒  
申舊章變其禮文酌為典憲擘五常之龜鏡正三綱之  
軌轍帝王之道幽而復明盛德大業於是乎在天錫嘉  
瑞光昭厥功故周敬魯哀不得而有也由此觀之蓋春  
秋為王法之器魯國為王法所寄在其所寄以舉其器  
鼓仁義為舟航權宜貶為萬機棄橫流之波濟天下之

溺上無列國之輔下無陪臣之助故道不信於天下而  
信於智者法不者於當時而著於後代向使仲尼有滕  
薛之士得三家之衆興我王澤霑及蒸民則麟出其郊  
得其所矣豈復厄於虞人哉故麟不見則孔聖之道不  
彰麟不死則周室之亂不極嗚呼聖人之生也得其時  
則化行乎江漢不得其時則道屈於季孟靈瑞之出也  
得其時則名薦於郊廟不得其時則身罹於殘天是聖  
人能順時以二人不能反時以自聖靈瑞能因時以應  
感不能反時以自靈被厄於陳蔡獲麟於大野影響之  
應其符著矣春秋傳曰有以告者曰有麇而一角者何  
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夫豈不知乎蓋殺之而不  
敢有故示人以疑之故也元和五年冬十一月表微以  
滑之從事使乎鄆陽停驂訪古經獲麟之舊壞且曰後

之人築臺於此以旌厥路感先聖之不遇俾麟出而非  
時徘徊道周乃作銘曰

二儀既闢三象乃乖聖道堙鬱人心不開上無文武下  
有定哀吁嗟麟兮孰為來哉周雖不綱孔實嗣聖詩書  
載刪禮樂大定懲惡勸善歸邪反正吁嗟麟兮克昭符  
命聖與時合化行位尊苟或乖矣身窮道存於昭豐邑  
栖遑孔門吁嗟麟兮孰知其仁運極數沒德至時否楚  
國寤廣秦封益侈牆仞迫阨崎嶇闕里吁嗟麟兮靡有  
攸止世治則麟世亂則麋出非其時麋鹿同羣孔不自  
聖麟不自神吁嗟麟兮夫復何云

圯橋石表銘 并序

梁肅

臨淮之下邳有古圯橋蓋漢少傅留文成侯張良受神  
人黃石公兵書之地初留侯醜秦高帝在豐龍虎不起

風雲未會黃石公知天衢欲平否極 必傾秦之亡而漢  
之昌故先以興亡之符而授留侯且 曰孺子可教後得  
濟北黃石其我也故以號云夫受命 之君與佐命之臣  
將欲叙天道定人倫則必幽贊明神 協成大勳在黃帝  
氏方平蚩尤時乃玄文啓符風后行 誅然後迎日推策  
天下大治在帝堯方憂水害時乃路 出九疇禹成九功  
然後萬國底寧黎民時雍在漢祖方 征秦項時乃黃石  
後兵留侯演成然後繼嬰軹道斬羽 垓下自昔玄圖元  
命著在篆籀皆片言隱辭無益帝 載惟此三后感致神  
書文章昭明大業用興易稱人謀 鬼謀百姓與能又曰  
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蓋謂是矣凡 志不定則事不成謀  
不從則業不廣留侯不遭黃石無 以定其志高祖不獲  
留侯無以廣其業人神參并漢道 乃行不然何通降聖

賢君臣遇合上得天統下為帝師如此其盛也大曆七年予旅游次墮履之地於是鑽石勒銘揚于邳圻庶恃力違天傲功妄作之輩于以儆戒之爾銘曰  
陰陽之精不測曰神厥有黃石假形為人告暮留侯夷項滅秦跡寄穀城精還氤氲惟帝軒后肇興兵謀玄女降符實平蚩尤爰泊陶唐洪水橫流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亂秦紛如帝在草茅赫矣黃石亦命留侯丕顯有唐紹漢絕風革暴承天與軒比崇亦有反常貪亂圖功人神莫從動罔弗凶有開必先惟德乃同宜究茲道順干家邦作為紀銘永鑒無窮

長沙土風碑銘 并序

張謂

天文長沙一星在軫四星之側上為辰象下為郡縣道甲所謂沙土之地雲陽之墟可以長往可以隱居者焉

其山麓山其水湘水其畜宜馬獸其穀宜杭稻厥草惟絲簡杜若荃蘅留萸藕車出焉厥木惟喬椅桐桂檉貞松文梓生焉篠簜嬋娟於原野砥砭照耀於崖谷昔熊繹始在此地番君因之而後定王國至漢道凌遲董卓狼顧文臺以三湘之衆績著勤王梁朝覆沒侯景虎視僧辯以一州之人勲成定國桓文之舉亦何加焉至於致禮舊君請屍歸葬桓氏之子可謂忠也殞身強寇有死無辱尹氏之女可謂貞也軾鄧粲之宅足以厚儒風表古初之墳足以敦素行齊魯之俗其何遠哉巨唐八葉元聖六載正言待罪湘東郡臨江湖大抵卑濕脩短疵癘未違天常而云家有重腿之人鄉無斑白之老談者之過也地邊嶺瘴大抵炎熱寒暑晦明未愆時序而云秋有赫曦之日冬無凜冽之氣傳者之差也巴地食

象空見於圖書鵬鳥似鴉但聞於詞賦則知前古之善惡凡今之豎譽焉可爲信哉因徵故老之言用紀他山之石辭曰

舜去黃屋於焉巡游禹逢玄夷於焉滯留五嶺南指三湘北流陞聯洽浪邊遙岫嶮湘山之下青青衆草有蕙有蘭在江之島煙雨冥冥波瀾浩浩不來不擷棄捐遠道湘山之上青青衆木有栝有松在巖之麓風霜淒淒柯葉沃沃不擿不棟老朽空谷陸有玉璞水有珠胎陸侯云亡卞氏不來湘雲莽蒼湘月徘徊貞石紀事層城之隈

淮南節度使尚書左僕射崔公頌德碑銘

李華

昔在召公相武王除害去虐敷命帝廷周公佐成王卜洛定宅登頌清廟奉康王會朝豐宮克致太平惟崔公亦相玄宗保寧聖德鎮安天下輔肅宗掃除凶穢紹享天命今上振宣明威撫綏淮海惟申伯翊宣王登南邦興周室小白率諸侯征楚翟奉王職與崔公叶德同勲皆姜姓也夫議盛德論大功替大賢舉其殊倫卓然昭明不已書其細申大體也故詩陳方叔之烈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又美韓侯之封曰有倬其道韓侯受命今述崔公亦不名不備官古之制也後魏尚書亮八代至公海內首族人倫德範公少負文學重名且兼宏略揚于王庭甲科入仕歷京兆倉曹參軍再遷司勳貞外丁太夫人憂以毀聞終喪拜刑部貞外兼侍御史知劍南節度留後使逆臣起幽陵陷潼關至尊哀兆人思古公避狄之義於是帝車西南依我心膺拜中書侍郎平章

事劔南節度採訪使玄宗克讓聖子家為唐虞公出納  
王命至于朔方弼諧二聖孝慈光明自西自東殄殲元  
惡天討之師安如山行冠若相橐鼓燎無存帝曰爾圖  
實叶朕志官中書令封趙國公公拜稽首臣敢上冒以  
負天明帝遂其高俾作少師帥訓東宮兼長邦憲居守  
洛京乃傳濟王又典汾州王德日宣汾州阜安乃統江  
淮主三軍省萬人加工部尚書時征鎮之司恃勲奸令  
公獨露奏應用輟興轉吏部淮南既清軍有餘逸夷難  
江南萬里康哉六歲在鎮心馳王帳戀慕之極至于流  
涕獻章請朝帝恩降允公不俟駕建旆將馳耆耄泣請  
吏人遮道即日詣闕乞留者三百餘人公申論而行至  
于京師天子大悅曰趙國先帝元臣嘗為朕師自我不  
見于今六年有司如朕意待之如尚書左僕射遂淮南

之請所部八州人舞手蹈足秘書少監兼廬州刺史長  
樂賈深有文武才略忠于王室推心馭下嘉績昇聞戴  
公仁明思揚盛德合肥令彭城劉商先后之族臨人惠  
和一州之老幼咸曰我州我邑敷王德澤崔公封內我  
是以安其仁不銘其德不可謂華嘗忝公游咨以為頌  
夫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公入掌三公之政出踐諸  
侯之長昔鄭武公為卿士詩人賦緇衣魯僖公為周賢  
侯史克頌駟野敢附前列以書公不朽故襲大臣則上  
室尊崇美政則王命行不惟頌公尊天王也今載公朝  
覲之禮以弘大之其文曰  
思崔公出鎮之崇克孝克忠宣帝之武恢帝之功自蜀  
自朔至于秦宮出納大命決事于衷思崔公烈烈郁郁  
以邕以肅乃統淮服泊江之隩闐闐長轂霞旆霜鏃蠹

爾兇毒罔不顛覆思崔公三世元臣德綏生人乃朝于  
玉王顧殊倫且曰東南欽化如春為朕腹心寧其咏吟  
思崔公入覲于王鳶聲央央佩王以鎗秉珪奉璋公復  
下揚四牡其驤公慕彤庭涕濡于裳思崔公廬江州邑  
孰不垂泣我公之還陽和起蟄乃求樂石樂石爰立刊  
之頌之介福攸集介福攸集州人斯及

岐公淮南遺碑銘

并序

權德輿

通天下之志者在大君元臣之感會而已成天下之務  
者在知人安人之教化而已孝文御寓貞元十九祀統  
燭羣生德侔往初建用皇極澤流萬國淮南節度觀察  
使左僕射相國杜公政成入覲迺三月壬子朔登拜司  
空秉鈞居中間一歲上皇承末命越八月皇帝受神器  
弼亮三聖暮明九功當冢宰揔已之任護崇陵因山之

制盡董經費以頒地貢乃作司徒式和人則進封岐土  
命賜備厚均齊天下之政茂遂萬物之宜遵道弘化匪  
躬宣力中外之重必歸於公初公之入輔也制詔副節  
度使兵部尚書王公為左僕射代居師帥州壤卿部鰥  
孤幼艾蒙公之化也又感公之惠也深鬱陶詠歎願刻  
金石王公累章上請公輒牢讓中止至是復以邦人不  
可奪之誠達于聰明且用季孫行父請史克故事故德  
輿得類其語言而鋪其馨香云公字君卿京兆杜陵人  
不書名尊大臣也清明廉直溫毅弘重易簡之道本於  
健順忠智之謀發為事業慮善以動得時大行其初筮  
仕州府交辟韋尚書元甫實為已知始自掾吏累為命  
介盈庭闢辯積歲疑留者片言以聽斷含冤自誣具獄  
論殺者覆視而全活江介吏師以為神明由殿中侍御

史轉主客員外郎工部郎中再為撫州刺史以御史中丞領容州刺史經略使入為金部度支二郎中復兼中丞超拜戶部侍郎出為蘇州刺史屬受代者以憂闕換饒州刺史明年以御史大夫領廣州刺史嶺南節度觀察使徵為尚書左丞復以御史大夫領陝府長史陝虢都防禦觀察使歲在庚午以禮部尚書至于是邦禹貢淮海之域職方東南之奧產金三品射利萬室控荆衡以公泛通夷越之貨賄四會五達此為咽喉初公之至也歲丁驕陽人有菜色於是息浮費以悅之蠲雜征以利之夫家之稅有冒後者免其罪以購之廢居之豪有委積者盈其直以出之瀕海棄地芟芻填游一夫之勸百畝可獲終古遺利沛然嘉生成於指顧得以蕃殖先是營部未葺困倉未完介夫半寓於停祠公聚或委於

支郡公乃慮材用量事期輒中權規大壯百堵皆作三軍寧宇轄門言言夏屋耽耽可以張射侯可以容宴豆爰居爰處而武備修矣巨廩崇構翬飛雲矗縮以板幹積如京坻得蓋藏之宜挾出入之制多黍多稌而禮節行矣連營三十二積穀五十萬工以悅使人以樂成又瀦雷陂以溉穡地醜引新渠匯于河流皆省功費而弘利澤俄授左揆竟參大政加徐泗豪等州節度使先皇帝在宥天下推恩彭城顧懷舊勞復命其嗣使得以州師建節而公以二郡進律惟公鎮定一方心平德和言仁必及人言智必及事生聚教訓勤身急病視闔境如振闌之內撫編人有父母之愛因其習俗而均安之識其慘舒而導利之仕六朝而時推元老踰二紀而再掌邦賦揚美化於方志流淑聲於命書其牧臨川也地參

閩蠻人本輕惰化彼游手敏於農功堅舊防而時其蓄  
泄當大旱而俄有雲雨每歲徵令歸諸有司克變輸將  
之勤不虧公上之入因獲贏利悉賙困窮其摠司計也  
權重輕以平物力受比要以均財征厚生而不匱量入  
而有節當一人注意之重盡三接沃心之言宰司沮傷  
不得久處其鎮南海也服嶺阻深族類猜害塗巷狹陋  
燹埃接連忿捷相因鬱攸斯作公乃脩伍列闢康莊禮  
俗以阜火災自息南金象齒航海賀遷悍將反覆遠夷  
愁擾吏困沓貪商久阻絕公乃導其善利推以信誠方  
船繼至百貨錯出邕部絕徼裔人自擅誘掖招徠以威  
以懷朱崖黎民保險三代種落盤牙數犯吏禁公麾偏  
師一舉而平獷俗率化原人得職其登左轄也紀律脩  
明清萬事之本其理分陝也惠綏浹洽弘二南之化必

宿其業而脩其方宗庸大績其昭昭如是而又博極書  
術詳觀古今謀王體斷國論其言有章聽者皆竦作為  
通典以究理道上下數千百年間損益討論而折衷之  
佐王之業盡在是矣公之先在漢則建平敬侯有立宣  
之功在晉則當陽成侯決平吳之策忠力雋賢寔明而  
昌以至曾祖諱行敏皇銀青光祿大夫荆益二大都督  
府長史南陽郡公王父諱慤尚書右司負外郎麗正殿  
學士烈考諱希聖歷鴻臚卿御史中丞再為恒州刺史  
代鄴二州都督西河郡太守襄陽縣男贈尚書左僕射  
惟南陽公德化茂于列藩惟右司文雅重於中臺惟僕  
射有文武器任克揚風績其督鄴州摠節制留府數與  
虜确奮其威謀奪曠泉吞河曲城便地置新軍剖符惠  
人理行第一以先大夫代德丕烈之若是公能聿脩而



弘大之憑厚貽慶為不誣矣居鎮十三年願脩觀謁拜  
章十上西嚮涕洟上難其繼慰勉而已公以述職在於  
庶人納忠在於薦賢密疏請以王公為大詔為之貳暨  
公之至也由大司寇為大司馬以副車戎裝伏謁扣門  
禮容渥命寵耀藩服介圭得請丹轂載馳勳籍裨校乞  
留遮道初諭以溫顏終肅以軍法既告令尹之政卒獲  
子牟之心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又曰神之聽之式  
穀以汝則岐公永享鮪羞如岡如陵不待瞽史而前知  
矣惟王公師長論道如公之位阜俗撫封如公之心且  
以斯人嚮慕三歲愈甚大懼公之功德寢而不章初撫  
人廣人皆鏤堅石以據盛烈及茲而追琢者三矣古所  
謂立信讓以涖百姓則人之報禮重其在是乎銘曰  
惟天惠人惟辟奉天利建元侯于藩于宣文武社公端

誠懇矩化洽陝服聿來茲土闢我為鹵長我禾黍乃建  
營部乃新廩庾成師足食比屋安堵里閭熙熙衍沃膺  
膺十有三年慰安斯人雪泣抗章血誠上陳結戀明庭  
不私其身樹善交代如公之仁考祥視履宜錫蕃祉寅  
亮三朝是毗是倚密勿中樞矢其謀謨乃升司空亦作  
司徒九賦既平五教式敷中外之重惟公是圖彼都人  
稽合聲詩于胥篆刻彼泉斯實彼石斯泐公之德輝永  
永無極

唐文粹卷第五十五上

碑六 記碑陰附 摠六首

吳興姚

鉉

纂

貞義 溧陽瀨水貞義女碑 李白

姦雄 項籍碑 李觀

英傑 諸葛武侯廟碑 尚馳 蜀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 裴

諸葛武侯廟記 附温 刻武侯碑陰 附孫樵

溧陽瀨水貞義女碑銘 并序 李白

皇唐葉有六聖再造八極鏡照萬方幽明咸熙天秩有禮自古及今君君臣臣烈士貞女采其史傳名節尤彰可激清類俗者皆掃地而祠之蘭蒸椒粢歲祀罔缺而茲邑貞義女光靈翳然埋名古遠琬琰不刻豈前脩博達者為邦之意乎貞義女者溧陽黃山里史氏之女也以家溧陽史闕書之歲三十不移其志清英潔白事母

純孝手柔荑而不龜身激漂以自業當楚平王時王虐  
忠助讒苛虐厥政交於尚斬於奢血流于朝赤族伍氏  
怨毒於人何其深哉子胥始東奔勾吳月涉星遁或七  
日不火傷弓于飛逼迫於昭關匍匐於瀨渚捨車而徒  
告窮此女目色以臆授之壺漿今人自沉形與口滅卓  
絕千古聲凌浮雲激節必報之讎雪誠無疑之地難乎  
哉借如曹娥潛波理貫於孝道聶姊殞肆槩動於天倫  
魯姑棄子以却三軍之衆漂母進飯沒受千金之恩方  
之於此彼或異爾卒使伍君開張闔閭傾蕩鄢郢吳師  
鞭屍於楚國申胥泣血於秦庭我亡爾存亦各壯志張  
英風於古今雪大憤於天地微此女之力雖云爲忠孝  
之士亦焉能咆哮烜赫施於後世耶望其弱所愴然低  
迴而不能去每風號吳天月苦荆水響象如在精魂可

悲惜其投金有泉而刻石無主哀哉邑宰榮陽鄭公名  
晏家康成之學世子產之才琴清心閑百里大化有若  
主簿扶風竇嘉賓縣尉廣平宋陟丹陽李濟南郡陳然  
清河張昭皆有卿才霸略同事相協緬紀英淑勒銘道  
周雖陵頽海竭文或不死其辭曰

粲粲貞女孤生寒門上無所天下報母恩春風三十花  
落無言乃如之人激漂清源碧流素手縈彼潺湲求思  
不可秉節而存伍胥東奔乞食於此女分壺漿滅口而  
死聲動列國義形壯士入郢鞭屍還吳雪恥投金瀨汜  
報德稱美明明千秋如月在水

項籍碑銘并序

李觀

鋪周秦之顛亡粲乎簡冊吁可駭也惟秦失在暴惟周  
失在弱上慢下黷政無紀綱若然者神靈不得不哀世

教不得不張且天地不可以無主故帝必誕眷命不可  
以坐得故有心者經綸於是漢祖起於豐沛公起於會  
稽陳吳之徒自稱乎假王其餘揭竿而呼爭先刺秦者  
如林如藪于時亂浩浩兵憧憧風從虎雲從龍三靈昏  
而四海空公乃仗撥亂之劍希當世之功浮江而西有  
壯士八千枹鼓于舟中吁嗟乎無人維禦乎羣兇所以  
謀大業拯萬靈而爭畦雄者獨漢祖與公遂號百勝之  
師趣累郊之危活趙歇擒王離十壁愕眙一麾靡餘然  
後飄銳氣聳利鋒扼秦關怒漢先因語曰拍約則違人  
固信則自違惡取乎乃軍鴻門屠咸陽鼎峙于神州幅  
裂于四方始退與漢祖東西而王天下是知量不足謀  
不長矣然雖兵衆於漢戰捷於漢其後則有靈壁之敗  
太公虜滎陽之圍紀信焚廣武之守傷其膏長陵之役

撓其師與漢祖龍虎相逐干戈合離五年之後勝敗乃  
知是知兵之不可窮物之不可終天地否而開雲雷屯  
而通故有三將潰圍孤軍曷歸良馬在御美人在帷楚  
歌夜聞哀泣垂綏遂飲帳中申令麾下鏡分美人飈舉  
良馬晚漫漫雲茫茫失道於陰陵問津於烏江其猶魚  
遭網而游鳥嬰羅而翔終不免矣尚能合從亡之人御  
追逃之兵旗鼓指掌鵝鸛趾駸不蹙首胡不橫然始解  
馬於舟子結纓於死地痛矣夫何自慷慨斯焉之甚邪  
而曰天實亡我非戰之罪何執而不寤哉公實勇而無  
謀剛而無親忌而信讒暴而殘人是以人得蹈其資兵  
得害其身真自亡也豈天亡乎使公勇而能謀關中可  
據矣剛而能親諸將不攜矣明以察讒竒計得施矣怒  
而愛人百姓樂推矣若然則舉天下如轉圜何漢氏與

二臣能計之哉至如謀於漢者昔其臣也公實弃之兵於漢者亦其將也公不庸之故曰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噫從始而言之蓋天理有素乎故生項以靜難生漢以牧人靜難者授勇牧人者授仁不然何鴻門貼而復持成臯跳而復振入關而緩來王楚而驟歸者哉釋名曰碑悲也觀嘗尋楚漢春秋見公帳中之歌而誅之輒法然而悲爰刻石爲文多不究其終始銘曰  
姬孱而絕羸虐而滅九陽鬱結九州脆脆必生聖哲以起滅絕維漢自豐維楚自東偕伐寇戎反相戰攻戰攻不罷洎乎垓下彼衆我寡龍死于野

諸葛武侯廟碑銘并序

尚馳

漢代之季天下不得不三分蓋有由矣曹氏挾王室之威重孫氏誦父兄之餘業劉氏獨下階尺土開國於亡

命行旅之間天贊一武侯即鼎足之勢均也公諱活字孔明身長八尺嘗躬耕壠畝好為梁甫吟雖經綸之材隱括未用而寥廓之志舉措輒形既先主扶世奠民涓洵明智用謀之佐致三顧見咨當代之畫公於是輕重中下揣摩全吳定王業於曾心決神機於掌握由是身為先主所起計為先主所用自北徂南周爰執事夷險平亂靡所不之卒使劉氏以岷峨之地為已封梁益之人為已畜曹操不敢以兵強驟進孫權不敢以境闊妄動彼相之力焉屬先主創業未半中道而歿遺詔邦家之事大錄于公敕後主事公如事父至於職為臣行令如君其名近嫌也位為君事臣如父其形近猜也不然豈周公賦鷓鴣之詩成王啓金縢之誥此雖大小有異託付不殊竟能上不生疑心下不興流言苟非誠信結於人格於神移於物則莫能至是公復摠戎仗律無歲不征將繼舊邦之業用後先君之命所以南擒孟

獲而不殺志在緩戎狄矣西拔岐山而不賀志在吞河洛矣後  
木牛流馬齊人之力已紓矣制陣圖兵法敵國之軍可翫矣故  
得三關不封三邦喪氣大勳未集行師而殞戎夷野祠毗庶在  
祭遺愛所使豈求而得之噫國之將亡本必先顛且以蜀之連  
山峻極其險不為公死而平沃土富饒其利不為公死而薄甲  
兵士卒其衆不為公死而滅府藏穀帛其富不為公死而貧及  
鄧艾揚聲於前鍾會躡跡於後滅蜀三十萬戶如撓羊群劉祖  
竟不免面縛墨門身為降虜矣事歟人事歟天事遠吾不知之  
矣以人事而論使武侯常存殷若二敵國勝於朝百萬之師北  
向爭衡司馬懿復揚息而不敢戰足明中原非曹丕所有也舉  
其大略真命世之雄未可以身許小國之君延霸王之佐因  
曰才有所詣不遠前賢月向令伊呂並世而主殷周易地  
而處則太甲不放桐宮而四海咸理諸侯不誓孟津而天下大

定但為天不假年志盡矣就生居於後功績在其下耳  
然非先上之識武侯或不能輔成於王業使百代令君  
用人必由此道欲使社稷不振賢智逃於藪澤其可得  
邪公死之日遺令葬漢中宅軍前祭法曰法施於民以  
死勤事以勞定國則祀之至令官書廟食成不刊之典  
一山之內每有風行草動狀帶威神若歲大旱邦人禱  
之能為雲為雨是謂存與没人皆徇利生死古今一也  
死而不朽反貴於生銘曰

漢室大壞掃地無依人心各動天命未歸角力爭負有  
翼者飛突兀卧龍吟嘯待時一論世事超拜軍師魚水  
相得生死以之仗順收兵行權略地氣蓋全吳曾吞大  
魏國政成三人臣莫二乃建社稷興王之器既得武侯  
艱危魏都敵國未滅謀臣已殂大本去矣不降得手荒

墳四頽拱木皆枯尚餘精爽能禁樵蘇人生異代仰止  
山隅

蜀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銘

并序

裴度

度嘗讀舊史詳求往哲或秉事君之節無開國之才得  
立身之道無治人之術四者備矣兼而行之則蜀丞相  
諸葛公其人也公本系在簡策大名蓋天地不復以云  
當漢祚衰陵人心競逐取威定霸者求賢如不及藏器  
在身者擇主而後動公是時也躬耕南陽自比管樂我  
未從虎時稱卧龍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荆州平心  
與元直神交洎乎三顧而許以驅馳一言而定其機勢  
於是翼扶劉氏續承舊服結吳抗魏擁蜀稱漢刑政達  
於荒外道化行乎域中誰謂阻深殷爲強國誰爲遂脆  
勵爲勁兵則知地無常形人無常性自我而作若金在

鎔故九州之地魏有其七我無其一由僻陋而啓雄  
圖出封疆以延大敵財用足而不曰浚我以生干戈動  
而不曰殘人以逞其底定南方也不以力制而取其心  
服震懾諸夏也不敢角其勝負而止候其存亡法加於  
人也雖從死而無怨德及於人也雖弃葉而見思此所  
謂精義入神自誠而明者矣若其人存其政舉則四海  
可平五服可傾而陳壽之評未極其能事崔浩之說又  
詰其成功此皆以變詐之略論節制之師以進取之方  
語化成之道不其謬歟夫委棄荆州不能遂有三郡此  
乃務增德以吞宇宙不躋武以爭尋常及出斜谷據武  
功分兵屯田謀久駐之計與敵對壘待可勝之期雜乎  
居人如適虛邑彼則喪氣我方養威若天假之年則繼  
大漢之祀成先主之志不難矣且權傾一國聲震八紘

上下無異辭始終無愧色苟非運膺五百道冠生知曷以臻於此乎故玄德知人之明者倚仗曰魚之有水仲達姦人之雄者嗟稱曰天下奇才度每迹其行事度其遠心願奮短札以排羣議而文字豈鄙志願未果元和二年冬十月聖上以西南奧區寇亂餘孽罷吐未息汚俗未清輟我股肱為之父母乃詔相國臨淮公由秉鈞之重承推轂之寄戎軒乃降藩服乃理將明帝道陬落綏懷溥暢仁風閭閻滋殖府中無留事宇下無棄才人知嚮方我有餘地則諸葛公在昔之治與相國當今之政異代而同塵矣度謬以庸薄獲參管記隨旌旄而爰止望祠宇而修謁有儀可象以赫厥靈雖徼烈不忘而碑表未立古者或拳拳一善或師長一城尚流斯文以示來裔況如在之歎終古不紀其可闕乎乃刻貞石庶

此都之人存必拜之感云爾銘曰

昔在先主思啓疆宇擾攘靡依英雄無輔爰得武侯先定蜀土道德城池禮義干櫓煦物如春化人如神勞而不怨用之有倫柔服蠻落鋪敷渭濱攝跡畏威雜居懷仁中原旰食不測不克以待可勝允臻其極天未悔禍公命不果漢祚其亡將星中墮反旗鳴鼓猶走司馬死而可作當小天下尚父作周阿衡佐商兼齊管晏摠漢蕭張易代而生易地而理遭遇豐約亦皆然矣嗚虜竒謀奮發美志天遏吁嗟嚴立咸受謫罰聞之痛之或泣或絕其棠勿翦駢邑斯奪繇是而言殊途共轍本於忠恕孰不感悅苟非誠懇徒云固結古栢森森遺廟沈沈不殄裡祀以迄于今靡不駿奔若有照臨蜀國之風蜀人之心錦江清波玉壘峻岑入海際天知公德音



諸葛武侯廟記

呂溫

天馭漢德俾絕其紉羣生墜塗四海飛水武侯命世實  
念皇極魏姦吳輕未獲心膂南陽堅卧待時而起三顧  
雖晚羣雄粗定必也彗掃是資鼎立變化消息謀成掌  
中龍戰玄黃再得雲雨於是右揭如天之府左提用武  
之國因山分力與水合勢蟠亘萬里張爲龍形亦欲首  
吞咸鎬尾束河洛翼乎中夏飛于天衢然後魚驅勺吳  
東入晏海大勳未集天奪其魄至誠無忘炳在日月烈  
氣不散長爲風雷英雄痛心六百年矣於戲以武侯之  
才知已託國士雖狹國以勤儉富民雖寡兵以節制強  
魏武旣沒晉宣非敵而戎車荐駕不復中原或竒謀非  
長則斬將覆軍無虛舉矣或餽糧不繼則築室反耕有  
成算矣掌試念之頗賸其原夫民無歸德以爲歸撫則

思虐則忘其思也不可使忘其志也不可使思當漢道  
方休哀平無罪王莽乃欲憑威寵造符命脅之以威動  
之以神使人忘漢終不可得也及高光舊德與世衰遠  
桓靈流毒在人骨髓武侯乃欲開季世振絕緒論之不  
以本臨之不以忠使人思漢亦不可得也向使武侯奉  
先主之命告天下曰我之舉也匪私劉宗惟活元元曹  
氏利汝乎吾事之曹氏害汝乎吾除之俾虐魏偏從之  
民聳誠感動然後經武觀豐長驅義聲咸洛不足定矣  
奈何當至公之運而強人以私此猶力爭彼未心服勤  
而靡獲不亦宜哉乃知務間濟之業者未能審時定勢  
而大順人心而克觀厥成吾不信也惜其才有餘而見  
未至述于遺廟以俟通識唐貞元十四年七月二十五  
日東平呂溫記

刻武侯碑陰

孫樵

赤帝子火熾四百年天厭其熱洎獻燼矣武侯獨憤激  
不顧收死灰於蜀欲噓而再燃之艱乎爲力哉是以國  
稱用武岐雍間地不尺闊抑非智不周天意炳炳也夫  
以武侯之賢寧靡籌其不可耶蓋激備隆中以天下託  
不欲曲肱安穀終兒女子手將驅馳死備志耶由是覈  
武侯之所爲殆庶幾矣然跨西南一隅與天魏抗國提  
卒數萬綽綽乎去留無我技者是亦善爲兵矣史書以  
爲短於應變真抑武侯哉俾武侯不早入蜀地曹之君  
臣將奔走固圉之不暇鍾鄧寧能越巖懸兵決勝指取  
耶是井絡之野與武侯存亡俱矣天殲武侯其不愛劉  
愈明白矣其姜維何力焉曩蟠南陽時人不與仲毅伍  
洎受社稷寄擅刑賞柄曾心不愧畏人不疑黜何意氣

晉府

勅賜養德書院校正重刊

唐文粹卷第五十五上

唐文粹卷第五十五下碑七

增銘附

如圭

唐和麗妃神道碑

張說

唐鄖國長公主神道碑

吳興姚

鉉

筮

唐岐陽公主墓誌銘附杜牧

唐東光縣主神道碑

李華

唐和麗妃神道碑銘

并序

張說

舊史云軒轅帝宮次星具黃龍之體郊禋神祀次妃成  
玄鳥之命非聖也莫能法天非天也莫能感聖則有相  
乎坤而母乎震齊乎古而合乎天跡雖秘絕猶可測而  
言焉麗妃趙氏天水人也麗者以華美為貴妃者以配  
合為尊易云日月麗天傳稱星辰合度麗加妃號自我  
為初原夫八駿觀周肇有封姓三軍霸晉乃蕃卿族設  
寶符而開國曳珠履而承家果驗成宣之後不乏文忠

之慶堯門昭殿何代無人暨乎紫氣上通瑤臺獨立楚  
宮選美納良袂於神雲漢掖求才進團扇於明月故坐  
而論教則比位三司動而具瞻則儀刑六列者矣先將  
軍以恩澤授職太夫人以有禮封鄭流車躍馬豈無甲  
觀之親湫宅閑門不有椒房之勢探風揆化憂國如家  
故聖人有以尚其德也躬親繭館義形熊檻退席以愛  
禮膠木以廣恩望古難臻之地必為常踐之域故聖人  
有以嘉其志也懸象告診經時寢疾在蒙被之辰荅還  
輦之問生可損於浮假心獨係於玄真神往上清願承  
恩而入道形歸下土期去禮而薄葬茲顏同氣奚敢為  
言皇上閔而許之咨嗟不已開元十四年春秋三十有  
四七月十四日薨於春華殿殯於龍興觀之精屋示以  
出家從道例也命河南尹監護河南今副焉喪葬務約

成遺語也二十六日窆於故都之後邨山之陽孺慕承  
華悽涼薄室列薤歌於東路迴容衛於北山壽堂一閑  
兮九聖等人代同悲兮脩短間月帔雲衣祿以神仙之  
服上方陶篋旒於造化之初此皆聖主之曲成賢妃之  
本志何必雲陽山下別起通靈之臺未央宮中虛立致  
神之帳若夫易名之典考行是存帝謚曰和禮之貴也  
氣之和者生萬物聲之和者孕八音魂而有知感聖恩  
乎有詔史臣恭銘內職事出彤管辭無華飾寫樂池之  
未傷寄瑤山之罔極銘曰

帝妃佐后實掌陰教八月選才千金聘貌禮獻絲繭詩  
修澣濯婦政可尊嬪風胥效皎皎漢女為皇降靈娥娥  
邦媛順道之經結以印綬華光後庭帶之弓韞朗潤前  
星退迹潛運夙承嘉獎謙苦中京崎嶇上黨金鏡開日

明珠耀掌心方樂於時秦魂奄悲於化往紫雲衣兮霓裳送美人兮北邙白壤宮兮青松苑去君恩兮日遠秋風急兮霜天草木黃兮野田滅香容於空柳留畫像於甘泉春秋以麗和之二字獨襲美於千年

鄔國長公主神道碑銘

并序

張說

臣聞堯有娥英承九族之敦序舜有宵燭動百里之光耀大聖之後天必縱之積善之家神所慶矣豈惟上帝之女雲漢爲靈平王之孫肅雍其德連華前志世有其人皇唐鄔國長公主者睿宗之第七女也母曰崔國妃構累聖而成門合濟美而爲室蘊乾坤之純粹演日月之清明神媛誕靈常言所絕免懷之歲天奪聖善不食三日哀此成人文母流胎教之慈曾子得生知之孝由是宮闈延矚邦國遠聞及乎王笄耀首油駢在馭錫之

美地邑以荆山求之令族續于薛氏爾其君翫圖史動脩法度服其澣濯恭儉之教興鼓其琴瑟敬讓之風被其行已也安親惠下之謂仁敬宗好合之謂義降貴接卑之謂禮恕情周物之謂智推心而行罔不該備其理家也侍膳饗餼之均和主饋醴醢之品齊絲竹五音之微靡纂組九華之縟麗經目所涉莫不精詣每至三元上賀五日中叅進對詳華折旋舒婉故以式瞻貴理儀軌通門如千花之汎惠風百卉之涵膏露窈窕之儀克舉蕃衍之福大來有男子四女子五瑤碧生階芝蘭滿室也習禮明詩日漸庭闈之訓銀章女綬地連恩澤之侯自先朝徹宸之辰迄今公主成笄之日外降過制內疾餘哀手寫金字梵經三部躬繡綵線佛二鋪貝葉真偈現心相於銀鈎蓮華妙容呈意生於玉指孝思惟則

道遠乎哉開元繼明推恩由已進封郾國長公主食邑  
一千二百戶田賦廣而彌儉禮秩尊而益恭其後君子  
晨歌天人晝哭未亡為稱生意盡矣撫視遺孤將守栢  
舟之誓志期剝落未從禁死之游朝制斷恩改降鄭氏  
陵谷可移隋和之德不昧寒暑有遷松筠之性如一均  
養七子麻廕二宗分陰之室忘亡滎陽之黨相慶旣而  
善福虛應寢疾彌留盡國醫之伎遠方畢至供御府之  
藥中使指望命之必至不可枝也堂邑山林忽焉瘁色  
平陽歌舞適足愁人開元十三年二月庚午薨於河南  
縣之脩業里春秋三十有七震悼紫庭哀傷未卹傾家  
若墜舉國同悲有詔光祿卿孟溫禮監護喪葬京兆尹  
能延休副焉窀穸之禮一如涼國公主故事夏四月恩  
旨陪葬於橋陵不祔不從古之道也皇上念同氣之故

美感閩川之末謝根 棟華之半缺悲瑶草之先化乃命  
國史昭銘懿迹降息禮於雲露寫哀辭於金石水非湘  
渚還起帝子之祠山 是洛陽即封天妹之塚銘曰帝系  
白雲仙源紫氣漲家成國承天作貴赫赫聖祖曰文曰  
武皇皇睿宗一變萬邦挺生淑媛慈和孝恭清臚如神  
蛾眉無雙卹第立官湯沐建封爰及笄總禮施環珮鳴  
鳳獻祥乘龍擇對帝唐降文天乙歸妹珠玉過庭蘋蘩  
正內蛟門早閨龍湖忽上無地何載無天何仰金殿書  
經華絲繡像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孰是言歸良人未違  
銀爐煙斷羅幕霜飛懇願毀形託身壞衣不諒人只改  
嬪他士稟命曰從從人曰順息媯繩楚懷羸霸晉反經  
合權與道同韻燠休二室均歡等潤四海謚清九族和  
平萬物向榮衆鷗未成心戀盛明形隨落英祖載鼎城

歸窆咸京挽歌駮聲鹵簿凶行哀哀聖情惻惻同生橋  
山片石千秋令名

唐故岐陽公主墓誌銘

杜牧

憲宗皇帝即位八年出嫡女冊封岐陽公主下嫁于今  
工部尚書判度支杜公琮始憲宗時宰相權德輿有壻  
獨孤郁為翰林學士帝愛其材因命宰相曰我嫡女既  
笄可嫁德輿得壻獨孤我豈不得邪可求其比後丞相  
吉甫進言曰前所奉詔臣謹搜其人因名我烈祖司徒  
岐公曰有孫兒琮年始弱冠德行文學秀朗嚴整臣嘗  
為司徒吏執其家事官族世婚習尚守治臣一皆恃度  
疑琮可以奉詔帝即召尚書見與語大悅受殿中少監  
服章金紫以元和八年某月日主下嫁于杜氏上御正  
殿禮畢由西朝堂出節幡鼓鐸儀物畢備引就昌化里

賜第上御延喜樓駐止王輪尚書及賓侍酒食金帛奏  
內樂降嬪御送行賜第堂有四廡績祿藻櫺丹白其壁  
泝龍首水為沼主外族因請願以尚父汾陽王大通理  
亭沼為主別館當其時隆貴顯榮莫與為比主實憲宗  
皇帝嫡女穆宗皇帝母妹敬守皇帝今天子親姑尚父  
汾陽王子儀外曾孫太皇太后始以正妃事憲宗以太  
后太皇太后愛養三朝九四十年德厚慈恕化充六宮  
主以一女之愛降于杜氏逮事舅姑杜氏大族其他宜  
為婦禮者不翅數十人主卑委怡順奉上撫下終日惕  
惕屏息拜起一同家人禮度二十餘年人未嘗以絲髮  
間指為貴驕始與尚書合謀曰上所賜及婢奴卒不肯  
窮屈奏請納之上嘉歡許可因錫其直悉自市寒賤可  
制指者自是閉門落然不聞人聲尚書讀書考今古治

亂主職婦事承奉天族時歲獻饋吉凶賻助必親自經  
手池塞館後闢球場種樹不數年措紳間雜然稱尚書  
有賢婦尚書旋出爲澧州刺史主後尚書行郡縣聞主  
且至殺牛羊大爲數百人供具主至從不二十人六七  
婢乘驢闕葺約所至不得肉食驛吏立門外昇飯食以  
返不數日間聞于京師衆譁說以爲異事尚書在澧州  
三年主始入後出中間不識刺史廳屏尚書治澧州考  
治行爲天下第一後爲大司徒京兆尹鳳翔節度使朝  
廷屈指比數以爲凡有中外重難非尚書不可主賢益  
彰雖至宮闈貴號亦加尊敬姑涼國太夫人寢疾比喪  
及葬主奉養蚤夜不解帶親自嘗藥粥飯不經心手一  
不以進旣而哭泣哀號感動他人尚書後爲忠武軍節  
度使所治許州創爲節度府五十年南迫於蔡蔡屋室

卑庫主居無正堂處東支屋一恬然六年許軍強雄且撐  
劇寇自始多用武臣治各出已部曲家人庇政施法習  
爲循常有司用此邊障遠地擲置不問民亦甘心尚書  
再治之老民相率兩走闕下遮丞相馬叩頭乞留請樹  
生祠及詔追去攀緣攜扶哭於道路尚書治外主治內  
尚書所至必稱前前爲名公偉人主實有內助焉穆宗  
以太皇太后敬主尤爲親信俯首益卑車服侍使愈自  
貶抑覲謁溫清外口不言他事訖穆宗朝人不以親貴  
稱當貞元時德宗行姑息之政王武俊王士真張孝忠  
子聯爲國壻憲宗初寵于頓來朝以其子配以長女皆  
挾恩佩勢聚少俠狗馬爲事日截馳道縱擊平人豪取  
民物官不敢問戚里相尚不以爲窮弱自主降于尚書  
壁絕外之初怒中笑後皆敬畏累聖亦指示主德以誠



警之至于今以主尚書顯重於中外戚里亦皆自檢劔隨短長爲善於是舊俗滅不復有尚書自許秦急追詔主有疾小愈強不肯留曰去朝與慶宮縱死於道吾無恨以開成二年十一月某日薨於汝州長橋驛享年若干上廢朝三日其年十二月某日主喪至京師比及葬兩宮弔問相繼於道開成三年某月日上御正殿詔丞相嗣復攝中書令正衙宣無諡曰在淑大長公主某年某月日祔葬于萬年縣洪原鄉少陵原尚書先塋禮也生男二人長曰輔九年十歲次曰揚十始二歲女二人某於尚書爲從父弟得以實銘銘曰

章武皇帝唐中興主刑于正妃教及嫡女婉婉帝子下嫁時賢影逐響各隨順纏綿杜氏大族枝蔓蟬聯上有舅姑高堂儼然螭綬龜章玉佩金軒養色悅意侍後承

前人不我貴我敬我虔始終盡禮大小周旋餘二十年誰興間言貴不召驕富不期後是此四者倏相首尾自古名士或泥於此孰謂帝子超脫擺弃婦職是勤天言是指地荒館侈屏外不履淑德柔風天下傾耳宜乎壽考歸女婚子不錫全祉孰提神紀幽石有誌顯筆有史流于千祀

唐故東光縣主神道碑銘 并序

李華

先朝宗室之望曰紀王太宗第十子也惟帝旋母師曰東光縣主紀王第三女也自天降祐生有令德年八歲王不豫循環左右不食累日王撫首諭焉爲之進膳縣主察起居未復憂色如初動於神祇王疾用間周文樂正之養不過焉至若天人之秀元氣之純積於中文於外其容可知也孝以奉親慈以臨下尊師傅服斝濯其

德可知也禮傳爲簪珥詩書爲珮玉原心而顧身體訓而成教其言可知也降尊而處下推泰而從約繡繪之妙適飲膳之和其功可知也年十八受封邑王擇聞喜公以妻之間喜有王佐之材委會蕃邸縣主以皇孫之貴和鳴侯家陰德莫違燭十動邦教養先姑如寧膝下奉君子如見大賓以徽柔睦姊姒以莊敬端幼賤鵲巢之化存焉太后臨朝諸武庫司政魯衛之國翦焉丘墟紀王流竄巴濮薨於道路縣主承訊崩心嘔血每一發聲飛鳥哀鳴草木無色外除之後衣裳無純綵杯圈無其食耳不聽聲音不加飾自朝廷達於寓內罔不哀之太后復辟中宗出震日昇暘谷天下文明雷破羣陰品物咸遂以王懿親盛德詔有司備禮物陪葬昭陵聞喜公時爲孝義令詔書至河縣主聞之嘔血而絕絕而復蘇

告諸子曰家國再造寃酷獲申爲我謝中外親親下見先主瞑目無恨言未畢而薨春秋十五有四時神龍元年二月二十二日有司以聞中宗震悼召聞喜公問公悉以對上歔歔久之殿省垂泣六宮悽愴乃下詔褒美史官撰德弔祭賙贈禮過其備矣深於春秋者歎曰孝之至不忘其親忠之至乃心王室自古賢士大夫莫能備舉惟縣主有焉紀王之陷非罪也泣血以終哀中宗之撫輿運也則感深而殞絕忠孝兩極首其人倫使百代之下聞其風者有以勸焉其爲不匱遠矣嗚呼天輔善人眞其有後男十人女十人四子至大夫曰邁曰邁邁仁則踐修孝惟明發少子德位兼盛曰迥今河南尹兼東都留守上柱國祿益厚而慕益深不逮劬勞之報故也銜涕投簡而命下吏敬銘三章式表幽宅其

文曰

肅雍王門天帝之孫因心則孝懷盛敬尊配美良士如  
賓禮存泣血終身豈惟霜露慶集家國魂清塚墓壽絕  
哀歡事高湘素天作邛山萬化攸歸地閉金印泉深袞  
衣國風悽愴彤管無輝

晉府

勅賜養德書院校正重刊

唐文粹卷第五十五下

